民國叢書

第三編

·18·

社會科學總論類

嶺表紀蠻　劉錫蕃著

疍民的研究　陳序經著

涼山夷家　林耀華著

上海書店

蛋民的研究

陳序經著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31722·3)

文史叢書 蜑民的研究一冊

定價國幣叁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陳序經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目錄

疍民的研究

第一章 疍民的起源

一

關於疍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約有三十餘種。爲着研究上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三十餘種傳說或學說，概括爲下列六類：

一、是從疍民的體格或疍民所有艇舶的形狀說明其來源的；

二、是從疍民的疍字解釋其來源的；

三、是以爲疍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

四、是以爲疍民乃來自某一地方的；

五、是以爲疍民乃始於某一時代的；

六、是以爲疍民乃始於某種民族的別名或其支流的。

我們願意承認這個分類，並非一個精確的分類，因爲有些關於疍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是

同時屬於上面所舉出的二類或三類者。比方，有一個傳說或學說以為蜑民乃起源自某一時代的某一地方的某種民族。而且所謂時代地方與民族都有了密切的關係。我們若以這個學說或傳說的三種要素——時代、地方、與民族——分開為三種類別，以說明其來源，自然會失去了這種傳說或學說的數個意義。因此之故，我們以蜑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概括為六類，不外是將某種傳說或學說之注重於某一方面者，而列入某種類別。比方某種傳說或學說，對於蜑民的起源雖不限於時代方面，然其主要點是偏於時代方面的，故列入時代類。總之，分類固是為着研究學問與解釋現象上的方便，然我們也不能為着分類而失卻某種傳說或學說的數個意義。

二

專從蜑民的體格方面而說明蜑民來源的人們，以為蜑民而特別是蜑婦臀部圓大像蜑，故曰蜑民。這種說法，本來是過於簡單而且含着一種蔑視與譏笑的態度，很難置信。

原來蜑民世居艇舶，艇舶裏的地方狹小，起立行走的機會很少，他們一切的日常工作，甚至有時搖艇，皆坐而為之。而脚的運動甚少，移動多用臀部，也許經時既久，臀部較為發育。然若因此而鄙為像蜑，故曰蜑民，則陸居之人之有同此體態者，也可以叫做蜑民了，這豈不是滑稽之至。何況蜑民之中，也非人人具有這種體態，所以持此理由以說明蜑民的起源，除了像上面所說是含着蔑視與譏笑的態度外，實沒有什麼研究的價值。事實上，要是這樣傳說是對

的，那末我們也用不着把它來研究了。

從疍民的艇船的形狀而說明其來源的人們，以爲疍艇像疍之半剖形，上蓋以篷，又像其他之一半，故曰疍艇。因爲艇形如疍，故艇家也叫疍家。屈大均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疍家艇條云：

> 諸疍以艇爲家，是曰疍家。

雖不明言其艇如疍，是曰疍家，然語氣頗近此說。清乾隆年間，沈復著浮生六記裏說（卷四）

> ……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疍而加篷焉。

他也許相信艇形如疍，所以叫做疍艇。英人鄧寧氏(C. T. Downing)在其所著番鬼在中國一書裏(The Fan-Oui in China, 1833)也有這種意見。（參看 Vol. I. P. 27）。此外，如英國兵欽(J. E. Bingham)所著遠征中國記 (Narrative of the Expedetion to China, 1842)也持此說（參看 Vol. II. P. 270）。

以艇人的艇船的形狀像疍，而叫艇人爲疍民的傳說，照我們的意見，只是說明疍民之所以叫做疍民的由來，並沒有說明疍民本身的起源。照這個傳說看來，(一)疍民於未用如疍的艇之前并非叫做疍民。(二)艇民之艇不像疍者也非疍民。可是事實上，據可靠的史書記載，唐以前的疍民，不但沒有像疍的艇，而且並非水居。同時，照我現在所知的疍艇種類繁多，並非通通像疍。於是可見以疍艇像疍而說明疍民起源的傳說，不能置信。

三

從疍字的解釋以說明疍民的來源的有好幾種。現在略述於后：

第一種說法是以疍家乃艇家之轉音。許予一先生在貢獻旬刊第四卷第六期發表一篇短篇文章，名曰疍家考（五十頁）力主此說，今把他的幾段話抄錄於下：

考疍家亦稱艇家。艇者，亦爲說文新附字之一，小舟也，從舟，廷聲。徐鉉音徒鼎切，讀如「Ting」今粵讀爲「Tang」，蓋古音之遺也。是猶庭之音爲「Tang」，青之音爲「Chang」也。至如廣東香山縣土音，沙廷，地廷之廷，皆讀爲「Tang」，是亦古之遺音也。詩衛風碩人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倩韻盼(Pan)，是知倩之古音必爲(Chan)也。今人謂好爲盞(Chan)蓋卽此字之譌。然而倩從青聲，是從青聲(Chang)之倩，轉爲盞(Chan)也，此因Chang失其文意(Final)g耳。猶是從廷聲(Tang)之艇，轉爲疍矣。故疍實爲艇之轉音，而疍家則爲艇家之譌。疍之入聲則爲帶，帶者舟之古音也。故詩大雅公劉「何以舟之」傳云：「舟，帶也。」是舟乃疍之轉音，然疍乃艇之轉音，是舟卽艇也。」無怪說文無艇字矣。總之，艇家疍家，皆爲舟家之譌，而舟乃疍之轉，疍乃艇之轉也。

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月刊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發表唐代疍族考上篇一

文對於許先生以蜑乃艇之轉音，曾作下面的批評：

「許君似於古音訓釋仍有未達，姑無論上例音釋是否合理，然卽就蜑族史實言之，亦已足證蜑爲艇訛一說，不足依據。按蜑族原亦陸居，移棲水面，意乃五代後事，唐人著作無蜑人浮生江海之記錄也。艇家一詞，乃彼族一部分人移棲水面後所被稱者，未得以水居後起名詞，逆繩蜑昔陸居原名也。卽謂艇蜑有音轉關係，然此亦只能謂艇家一詞，原自蜑家一詞所演出，必不能謂蜑家反爲艇家之訛。」

我們認爲羅先生以唐以前無蜑人浮生江海而乃陸居的史實以批評許先生的蜑家爲艇家之訛的意見，很爲合理。可是羅先生以爲艇家一詞，乃彼族（蜑族）一部分人移水面後所被稱者，故艇家一詞，原自蜑家所演出，也有商榷之處。照羅先生的理論，艇家乃蜑家的一部分，而且蜑家又先於艇家。考說文雖只有蜑字而無艇字，然這裏只能證明蜑字是先於艇字，並非一定證明水居的蜑字是先於艇。且照事實來說，艇之存在，應當先於蜑之水居，蓋蜑之水居，必賴於艇，始較近理。至謂艇家乃蜑家的一部分，恐怕也非事實。考廣州所謂艇如艇仔，並無一定是指着蜑艇，蓋蜑艇以外，還有別種艇也。又照瓊音廈門潮州音艇仔（小艇也）的仔，是從K音，艇家的家也從K音，故艇仔與艇家有同音關係。然在瓊州一般人所謂艇仔或艇家之於蜑家，沒有關係。可知水居蜑家固是艇家，而艇家卻未必是蜑家。

第二種解釋，以爲蜑字本作但，與下方言考引淮南子卷十七說林訓：「使但吹竽，使氏厭

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無其君形者也。」謂疍戶與蜑戶同本作但，後世改作蜑，柳柳州乃作疍。辭源蜑戶條亦云：「蜑戶亦作疍戶，本作但，南蠻之一種。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吳高梓先生在社會學界第四卷有一篇福州疍民調查的文章，也說此處（淮南子）的但和疍無異。（頁一四二）辭源與吳先生不過是逃吳下方言考的意見。此外羅香林先生唐代疍族考上篇（頁二十六）曾有同樣的意見，他的理論，可於下面一段話裏見之：

吾考呂氏春秋十四，孝行覽遇合篇載，越王不善五聲故事。謂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不謬，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按籟為簫類，樂器古制比竹為簫，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越王不善聞籟以不習吹也。此與不知吹之但微有關涉，蓋余最近考證，疍族原即越族遺裔。越王不習聞籟，似當時越族風氣使然，但不善竽，意亦不習吹也。但越不習吹，如此暗似謂但為疍之別屬，殊可能也。

羅先生不相信王念孫在讀書雜誌謂但為但譔之說，而同意於吳下方言考。但是羅先生上面所解釋疍與但的關係，太過勉強。高誘以但乃古時不知吹之人，並不一定證明但乃越族。考但說文訓為拙，廣雅釋詁訓為鈍，鈍拙之人，不知吹，較為近理。故王念孫之說，固未可盡非。又據晉書樂志有所謂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絃管作使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尤好之。自晉以來，乃不復傳。然而但歌之別於疍歌，極為顯明。此外尚有但姓者，宋之但忠，明之但

想，然但爲特別的種族，而和疍有關係，均未見於史書。說文但疍二字均有，可知但疍未必相同，就使疍本作但而言之成理，我們對於疍族的起源還是沒有明確的認識；反之卻使我們對於研究這個問題別生枝節，因爲但爲種族之說，尚未成立故也。

第三種解釋以爲疍與但同音，故謂疍就是但。劉錫蕃先生著嶺表紀蠻，頗主此說。他說：

> 今吾桂三江及黔南一帶尚有所謂但族者，但與疍同音，是必在陸爲但在水爲疍；最先原爲一族，其後逃竄分離，因而發生字異耳。（頁二五）

關係但族之見於著作者很少，嘉慶廣西通志列傳二十四諸蠻二（卷二百七十九）有一段很短的記載：

> 但人居山谷，稱山禾，日暮始舂，無隔宿之炊，單衣不利於寒，長袴不利於走，較諸蠻最爲怯弱，懷遠縣有此種。

但人居山谷，與其說和疍人有關係，不如說是和傜僮諸族有關係。且但之歷史，據我們所知者，似不若疍之久遠。常璩華陽國志已有關於疍的記錄，又疍在唐以前多居陸。劉先生所謂在陸爲但，在水爲疍之說，更難成立。若謂但與疍同音，故有密切之關係，則與其說疍乃但之轉音，不如說但乃疍之轉音，較爲近理。然這種說法，只能說明但之來源，並非疍之來源。

第四種解釋以爲疍或即蜑之俗字。鈕樹玉說文新附考證卷六，疍字條云：

> 疍疑蜑之俗字，玉篇但有蜒，以然切，訓蚰蜒，（本方言及釋名郭注）蓋延之俗字。（漢

書司馬相如傳宛蜒，揚雄傳作宛延）廣韻上聲二十三旱，蜑南方夷，徒旱切。按附書地理志長沙郡雒有夷蜒名莫徭，據吳志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云云。竊疑蜑名或本此，故附志稱夷蜑也。

這種解釋，太過勉強，鈕氏自己也不過疑蜑乃亶之俗字而未敢確言。其實蜑字與亶字的關係尙未確定，何況從蜑字與亶字而再推到蜑族與亶洲的關係。至於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之說，似乎近於荒誕，不可輕信。羅香林先生在唐代蜑族考上篇，以爲亶洲即今臺灣琉球地，其人即所謂東鯷人，而與蜑人不無相當關係。他說：

夫東鯷臺俗，與太蜑皆舌頭音，字雖不同，而皆一聲之轉。鈕氏疑蜑爲亶，誠所謂讀書得間者也。臺灣與閩僅隔一衣帶水，與會稽亦相近，閩越盛時，其人乘風浮海，往來移殖，自以爲意想中事。故連氏開闢記亦云或曰楚滅越，越之子孫遷於閩，流落海上，或居澎湖。越族遺裔已多稱蜑，則臺灣越裔之稱鯷人，假稱居地曰亶洲，曰臺灣，亦意中事也。

這種解釋，比之鈕氏的解釋，未必較好，而且羅先生所謂自爲意中事等詞句，正像鈕氏所謂蜑疑爲亶之俗字的疑字沒有什麽分別。故我們對於這種主張，用不着多事批評。

第五種解釋是福建蜑戶俗稱科題。（或曰曲蹄）科題的意義，羅香林先生在上面所舉那篇文裏，曾有下面一段話：

按科題或曲蹄，方音同讀題。蹄磨韻見卷一十二齊杜奚切，舌頭音也。古音脂微齊與灰皆同部，今日齊部屬字，古音有收音ㄝ，於是題蹄二字則讀如ㄉㄝ，此與安南細甸撣人之自稱爲ㄉㄝ，及古臺灣土著之稱蠻人正相符合，以知曲蹄之蹄，與科題之題，其實皆胥字音轉也。

福建蛋戶俗稱科題，或稱曲蹄，又稱裸蹄。吳高梓先生在福建蛋民調查一文裏說：

科題二字，本身毫無意義，不過普通福州人都稱蛋民爲科題，所以只要是福州人，一聽到科題二字，沒有不知道這是指福州的蛋民而言。據我個人的觀察看來，科題二字或是裸蹄二字的轉音，裸蹄與科題字音頗相近，或者科題就是裸蹄的轉音，也說不定。福州蛋民無論男女，全是裸蹄露脚的，裸蹄的名稱，亦許就由這緣故產生出來。

關於曲蹄的解釋吳先生說：

曲蹄二字，按閩音與科題郭倪（按福建蛋戶亦曰郭倪）都很相近，科題二字也可以說是曲蹄的轉音，這是因爲正與以前已經說過的科題二字沒有意義的。福州的蛋民，所以也稱做曲蹄的緣故，大概因爲蛋民所居住的地方，不過是小舟，他們的工作和睡臥的地方，都是在舟上，他們的空間是非常狹小的，所以他們的行動，飲食臥起等多須屈膝。他們在舟上的行動，多半是不自由的，雖然他們自己——因爲習慣和環境使然——並不覺得不自由。換一句話來說，他們在舟上動作時，他們的身體無形中要受空間的裁制，

曲蹄駝背，乃是蜑民所常有的現象，這個或者就是曲蹄名稱的緣起。

我們以為吳先生的解釋，也許未必盡然；然比之羅先生的解釋，較為清楚，較為切實。原來蜑民之裸跣曲蹄乃蜑民的一種普通現象，不僅福州為然，典籍中之載蜑民跣足者，也並不少。然而這種解釋，只是說明蜑民之所以叫做科題的原因，並沒有給我們以蜑民的起源的暗示。

羅先生還舉出浙江的惰民，列子卷下，湯問第五裏所說的楚南炎人，以及山海經第六海外南經所說的載國之於蜑民有了關係。這種關係，似不外是像羅先生所說的，乃意中事一樣。我們可以不必多事討論，就使他們之於蜑民有了像羅先生所說的關係，我們對於蜑民起源的問題，還未得到相當的認識。

第六種解釋是以為蜑字是鯤字的轉音，周覺校本章氏新方言的補篇裏說：

粵語呼卵曰旦，此不識其本字，乃有臆造蜑字以當之者。不知卵字古讀如關如管，其古文關作丱，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所引說文可證。禮記內則卵醬，鄭讀為鯤，鯤，魚子也，鯤丱聲同。……今人遂無有知卵之字本丱，其音讀如關如管如鯤者矣。段氏說文解字辯之甚精，觀此之今語之旦，即丱之轉音矣，又可悟今人呼水居之民曰蜑民者，蓋即丱民，亦即鯤民，因其水居，故以此賤名名之。

這當然是含有蔑視的態度，我們知道蜑民二字是陸上人所稱者，蜑民自己不但少用這個名

稱，而且很不願意聽聞人家叫他們做疍民，正像蠻夷番鬼一般名詞，是我們給予別人的。事實上他們自己不但不會叫做蠻夷番鬼，而且當我們做蠻夷番鬼。疍人從來被人鄙視，故以䱇的賤名名之，也並非絕對沒有可能。但是我們已經說過，疍蠻之見於史書的，爲時甚久，唐前的疍民的記錄。既並不言及疍乃水居，則周氏所謂因疍民之水居，故以小魚的䱇的名稱來加諸疍民，是不合歷史事實的了。

第七種解釋，是以爲蛇龍疍諸字乃同一音，所以疍字也許就是蛇龍之轉音。劉大白先生爲鍾敬文先生做疍歌序的附記中有云：（看白屋說詩頁二九〇）

> 蛇本作它，古音作佗，是D發音，龍從童聲，古音也是D發音。蛇龍和疍都是一音之轉，所以疍人也許本來叫做蛇人或龍人；後來音轉爲疍才相沿稱爲疍人。

劉先生在這段話要不過說明疍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究竟疍音是由蛇龍轉變而來，還是蛇龍音是由疍轉變而來，還是一個問題；就算疍是蛇龍的轉音，我們從劉先生的解釋，也不過是知道這個疍字的來源，而非疍民的來源。因爲所謂疍民本來是叫做蛇人、龍人，還是神話；這一點我們當於下面再討論。不但這樣，疍人不僅是叫做蛇人龍人，而且有人叫他們做鯨鯢族，獺族的；若專從音韻方面來考證，那麼一般人以爲鯨鯢族獺族與疍民的關係，又怎麼樣解釋呢？

注重疍字的解釋，以說明疍民的起源的，也許還有好多，這裏所提出討論的，不過略舉其

要者。我們以為從這一點來考證蛋民的來源，雖非沒有價值，可是專從這一點來着想，也許有時會有太過穿鑿附會之嫌，要是同聲卽稱同類，恐怕也許生出指鹿為馬的弊病。我們在上面所舉出的例子，好像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的意見是：要想知道蛋民的來源，特別要從歷史上的記錄蛋民的文化與體質方面多做些工夫。此外加以音韻或其他的工具，才能得到相當的認識。

四

我們現在可以把一般以為蛋民乃由某種動物而來的傳說，略為敍述。

第一種傳說以為蛋民是龍種。南海鄺露著赤雅上編蜑人一節裏有云：

> 蛋人神宮畫蛇以祭，自云龍種，浮家泛宅，或住水滸，或住水瀾，捕魚而食，不事耕種，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龍所在，自稱龍神，籍稱龍戶，莫登庸其產也。

照這段話看起來，蛋民出自龍種的傳說，乃蛋民自己承認的。其不出自蛋民自云而以為他們是龍戶者，如圖書集成廣州雜錄（卷一千三百十四）亦言及之：

> 蛋戶以舟楫為宅，捕魚為業，或編蓬瀕水為居，又曰龍戶。

吳震方著嶺南雜記卻不肯定的說蛋人是龍戶，且看他說：

> 蛋戶其種未詳何出，或云卽龍戶，以船為家，以漁為業，見水色則知有龍。

此外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圖書集成廣州府風俗志俗考說蠻類均有下面一段記錄：

蜑辨水色則知有龍，故曰龍戶。

這是明顯的指出因爲他們能辨水色，而知有龍，所以叫做龍戶。對於這一點，說得最清楚的是田汝成和屈大均。田氏在其炎徼紀聞裏說：

蜑人或編篷水滸，謂之水蜑；以釣魚爲業，辨水色性，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蜑家艇條云：

（蜑）昔時稱爲龍戶者，以其入水，輒繡面文身，以象蛟龍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

於是可知蜑人之所以稱爲龍人或龍戶，未必就證明他們是出自龍種，而是因爲他們是像龍子知龍居而已。鄺露以爲他們自稱龍種，也許未必盡然。

第二種傳說以爲蜑民來自蛇種。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述潮州志云：

潮州蜑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像可見。

圖書集成潮州府雜錄之五，（卷一千三百四十二）曾有同樣的記述。李調元粵風蜑歌題後註解也說：

蜑有三種，蠔蜑，木蜑，魚蜑。寓瀕江者乃魚蜑，未詳所始；或曰蛇種，故祀蛇於神宮

也。

咸豐興寧縣志卻云：

> 所奉蜑家宮肖神像，旁為蛇，每五月五日，享神而載之競渡以為禮。

我們以為要是因為蜑民祀蛇而遂謂其為蛇種，那麼像一般在南洋祀虎的人，也可以叫做虎種了。但是事實上卻不是這樣，因為南洋的土人，和中國人之祀虎，是由於畏懼老虎，故尊崇而祀之，希望其不為人害，並非以為他們的祖宗是虎，故加以崇拜。同樣祀蛇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從前的南方，尚未開闢，毒蛇猛獸，屢為人害，由畏懼而尊崇，歷時既久，淺人不察，以為來自蛇種，也未可知。總之，祀蛇的原因也許很多，然若謂祀蛇即為蛇種，殊難相信。

第三種傳說，以為蜑民是鯨鯢的種族。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人語蜑家條云：

> 蜑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

李調元在其南越筆記也有同樣的詞句。蜑民所以叫做鯨鯢之族，大約是因為水居，而且像屈大均所說，其性嗜殺，猶如鯨鯢之在水裏，殘殺其他的動物一樣，故以此名加之。這個傳說，當然也含有蔑視的態度，非一般蜑民所樂聞，可以不必多談。

第四種傳說以為蜑民是獺家。屈大均在同書同處曾說蜑民：

> 今止名獺家，女為獺而男為龍，以其皆非人類也。

這恐怕是為鄙薄蜑人的人所捏造，而其原因，大約不外是像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蠻人條裏

所云：

蜑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無一縷，眞類獺然。

東莞鄧淳所編的嶺南叢述蜑人條裏所抄述周氏這段話。其意不外是以爲蜑人冬夏無一縷，好像獺一樣，於是一般鄙薄蜑人的人，遂說他們是獺。這種揑造，於蜑人的起源上，當然是沒有關係。

最後還有人以爲他們是蛟種的。鄧淳嶺南叢述，屈大均廣東新語均有提及。我們以爲這也是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不過提起蛟字，我聯想到梁任昉述異記和鄺露赤雅卷上，皆有所謂鮫人的記載。他說：

在海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能泣珠。

水居的人類，據我們所知的，只有蜑民，這裏所說鮫人水居的鮫字，恐怕就是傳說中所謂蜑人乃蛟族的蛟之轉。又所謂其眼能泣珠，大約是從蜑人下海能見物，和採珠的事實推衍而來。蓋最初沉海採珠的工作，差不多是蜑民特有的工作。至說鮫人不廢織績，也合事實，蓋從前蜑人的衣服，多須自己織績。

考舊本述異記是梁任昉所撰，惟其中有北齊武成河淸年事，故著作的時代尚有問題。不過假定這本書爲梁齊間的著作，同時假使鮫人就是蜑人，則蜑人水居之歷史卻在唐代以前，這一點使我們對於蜑民水居的歷史的認識上，有了一種新的發見。可是對於蜑民的起源的問題上，

卻沒有什麼關係。

事實上，以蜑民爲某種動物的族類，而謂其來自某族，只能當作神話來看，不能當作事實來研究。本來在初民的社會裏，圖騰制度很爲普遍，某一種族，每每自託爲某種獸物而來，因而崇拜這種獸物。蜑民而自稱爲龍爲蛇，固非不可能，無奈這些名稱都非蜑民自稱，而乃從來歧視他們的人們所給予的。其與初民社會裏的圖騰制度，顯有很大的分別。

就使我們同意鄺露所說，蜑人出自龍種，而承認蜑民也有圖騰制度的存在，但我們對於以圖騰制度來解釋某種民族的起源，也不能得到一種滿意的回答。因爲圖騰制度的本身，就是神話的反影，初民知識太淺，而迷信過深，對於一切的事實，缺少研究和探求的精神，故相信其祖宗爲某種動物者，從我們的眼光來看，當然是不可靠的。

五

以蜑民的來源是自某一地方的，也有數種傳說或學說。第一種以爲蜑民乃來自福建，這也許因爲有一部分像海豐一帶的蜑民，多能操福佬話，和能用福佬話來唱歌謠。但是專把這個理由來解釋蜑民來自福建，當然不對；因爲蜑民能操別的言語的很多，比方在廣西西江一帶的蜑民的言語，是在客話粵話僮話之間，在廣州者，除廣州話外，別的言語多都不能說，其在瓊州者，則雜以客黎音。故因某一地方的言語是近於福佬，而謂其來自福建，似未能輕信。

第二種傳說以為蜑民實係廣州南岸的陸上居民，因為某年江水汎濫，他們的一切財產都付諸東流，他們沒法來納稅，請求免稅一年，第一年曾得到政府的允許，到了第二年，他們同樣的沒錢來納稅，可是政府此次硬要他們繳納，結果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以蛋代錢。這樣的相沿下去，以至一班新的政府人員，不准他們以蛋代稅，他們沒有法子，每於政府人員收稅的時候，遷移下艇他去以避。政府見了他逃避不納稅，下令沒收他們岸上的土地，同時不准他們再登岸居住。他們從此飄流江海，而蜑民這個名詞，從此也把來給予他們。

這個傳說在一般的廣州人都能樂道，雖則各人所言者有了多少的差異，大體上總是這樣。這也許是一般沒有法子去說明他們的來源，而見他們是叫做蜑民，便想出一個和蛋有了關係的故事來解釋罷。在過去的著作裏，既沒有這種傳說的記載，而史籍所載的蜑民事實，又沒有對於這個蜑字的解釋，而且蜑民的陸居歷史，見於史書者甚早，而其地點並不只在廣州，故這種傳說也不可信。

第三種傳說以為蜑民本是南雄北江一帶的富有的居民。某一年因為盜賊和兵災的壓迫，那個地方的居民，無論貧富，都不能在那邊過活。一般貧窮的居民，攜妻負子，徒步沿着北江而南下，以至珠江的下流，斬荊棘、闢田園、便成為今日的人烟稠密的陸地居民。因為他們是富有之家，人人都遷移金錢財產至舟裏，沿江而下。因為家素富有，從來不做苦工，耕種他們已不願意，而且也非所素習。現在要他們去開闢這荒蕪的處女地，更不容易。結果是他們同守舟

中，坐住江山，到了財盡產無的時候，只好以艇爲業，捕魚爲生。後來人口日增，分佈日廣，便成爲今日之蜑民。

廣州的人熟悉這個傳說的也在不少，蜑民自己也有談及者。余前在西江遇一年紀約五十的蜑民，詢其來源，皆以此相告，他講這段故事時，大有今昔之感，而幾至淚下。

第四種傳說和第三種所說的地點也是南雄，不過僅限於南雄的珠璣巷，而其故事卻和上面不同。這種傳說的例子，最好是一位姓梁的蜑民的族譜裏所敍述的故事。這本族譜是我們從廣州嶺南大學對面的沙南一位姓梁的借來的。族譜是新做的而且是用已經印成的族譜塡寫的。裏面有一篇家譜序云：

余始祖於珠璣，人於大澍。

關於他們因何從珠璣巷移來廣州一帶，譜序裏面有一段很詳細的記載。今錄之於下：

元祐（宋哲宗年號）間，以黨人貶粵東南雄府，遂卜居珠璣巷石井頭仁厚里而家焉。其後嫡裔紹爲廣東提幹，掛冠示從，而占籍焉，是粵東之有梁姓，實始於此矣。當宋南渡，咸淳甲戌，有宮人蘇代，貌美性淫，貪私無已。一夕王幸宮，失調雅樂，上怒，命下冷宮，時宮法不嚴，妃已潛逃別處，自揆不可復回，扮游婦混雜京省，蹤跡漂泊，所遇輒投。時有富人黃貯萬，係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人，爲備船運上京至關口市下灣泊船隻，備牲酬福，時妃歌舞近前，似有獻媚之態，萬見其美，稍以意挑之，卽下船

與言，娓娓不已，願托以終身之事，爲因載而歸。後皇上行刺，復取蘇妃，而不知妃逃亡久矣。皇怒，勅兵部尚書張欽命行文各省緝訪，經年無踪，乃復奏皇上准歇不行，不知爲所遇之女子，即蘇妃，已張姓，立爲寵嬪，因其家人劉壯反主走出，揚洩敝根，傳從京省，兵部等官知此，恐皇上咎，因乃訴稱民諱法作孽，會同五府六部文武官僚並俺前因，密行計議，欲芟洗其地，以滅踪跡。僞稱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有賊作亂，流害居民，旨奏皇上，以南雄府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擇地建築與良民，平寇寨所，聚兵鎮守，庶國泰民安。時（梁）悅叔諱郡字喬輝現在京都職任兵部職方主事，聞獲聲息，遂遣人密報，未有日部文行知。飭令照議嚴行遷徙。時，始興郡牛田坊五十六邨，居民億萬之衆，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璣巷石井頭仁厚里居民九十七家恍密相通，透閑集議，曰自我祖傳，聞南方烟瘴地，土廣人稀，必有好處，大家向南而往遇有江山融結田野寬平之處，衆相開闢住址，朝夕相見，仍如今日之故鄉也。

這處所敍的是否爲蛋民的南遷的事實，當然可疑，而且據家譜所述，他們本居山東鄆州須城，元祐間始遷移來粵，可知本非住珠璣巷，但是多數的蛋民，據吾們調查所得，都說是由珠璣巷來的，珠璣巷本爲廣東望族聚會之地，屈大均廣東新語云：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符祥（按符祥乃開封）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以至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

故鄉之思也。

原來蜑民沒有機會受教育，識字者很少，祖宗之過三代者，多已忘記。以我們調查所得，已故的祖父，甚至父母的情形，也有未知或忘記者。故假託名門，虛報望族者，比比皆是。他們來自珠璣巷，或像第三種傳說所謂來自富貴之門，恐怕也是假託罷。

第四種解釋以爲蜑民是從海島而來的，而所謂海島有的以爲是臺灣，有的以爲是海南，更有的以爲是南洋羣島。以蜑民來自臺灣的人，大概以爲蜑民就是從前的蜑家賊，他們屢在廣東沿海一帶爲患，而其巢穴乃在臺灣。此外又如認爲羅香林疑古之亶州是今之臺灣，而亶人或即蜑字之轉音，亦同此說，這一點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再述。

以蜑民來自海南的傳說的多以爲蜑與苗黎同祖，至說他們來自南洋的理論，是見得蜑民所住的水欄或水棚，正像南洋的水邊居民的水棚一樣。又很小的蜑家小孩，已能游泳，好像在暹羅各處的小孩之善於泅水。此外據說蜑民的體質亦有多與南洋土人的體質相同，故謂蜑民來自南洋。

除此以外，蜑民自己多謂來自南海的官窰地方者，又有謂來自東莞來自清遠等處。然而這些傳說，大概是指着某一部分的來源，而非整個蜑民的來源。

這數種傳說，像來自臺灣、海南、南洋、官窰、東莞、清遠等，當然是值得把來研究的。

可是事實上所指示於我們者，蜑民所佔的區域，是古代的巴蜀即今四川境內。晉常璩華陽國志

有好幾處說及這點。此外、唐李延壽的北史及令狐德棻的周書也載及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討伐三峽的蠻蜑。於是可知蜑民在歷史上所佔據的地方，多不在閩廣海島一帶。

六

從時代上說明蜑民的源始的，也有數說。第一說以爲他們是李自成的舊部。李自成敗後，他們流入福建，飄流水上，而成爲蜑民。第二說以爲他們是元的後裔，元亡後他們爲漢人所排擠與虐待，流居水上。又有以爲他們是元亡後的色目人，也是遭漢人排擠與虐待，而移居水面。這兩說我們當於下面再述。

第三說以爲蜑民是宋代的遺民，這一說所根據的史實是宋末陳宜中張世傑修海舟奉帝昰及衞王昺太妃等的記載。又史載張世傑奉其主帝昺移駐崖山時，官民二十餘萬，多居舟中，後來世傑兵敗，陸秀夫負其主衞王昺赴海死，這些居住舟中的官民，皆是對於宋室很盡忠的，宋室既覆，他們當然有不少人不願失節事元，飄流江海，而成爲蜑民。

上面三種傳說，當然不能置信。蜑民之歷史，遠在隋晉以前，而其水居則在宋代。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中已言之甚詳。故謂蜑民始於明末元末及宋末之說，均是無稽之談。雖則我們對於宋元的遺民，是否曾與原有蜑民混雜而成爲今日之所謂蜑民的問題，無不有研究之價值。此外據吳高梓先生說，在福建好多人以爲蜑民是始於唐末五代之時。他們以爲當王審知入閩後，原

有的士人，皆被驅逐入水，遂成後來的蜑民。然此亦不過一種傳說。沒有確實證據。

比較普通的傳說是以爲蜑民乃晉盧循的黨徒與後裔。考盧循事蹟，見於晉書列傳七十（卷一百）循與妻兄孫恩，當時稱爲海盜，橫行於東南沿海一帶，孫恩事蹟亦見於晉書列傳七十孫恩傳云：

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天下無復事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慼乃赴海自沉。……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盧循傳也云：

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因自蔡州南走，復據潯陽。（劉）單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道覆（徐）保始興固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諭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從者。……有云，官尙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從這裏看起來，盧循既已把他的妻子鴆死，而同黨又盡獲，則所謂蜑民乃盧循後裔黨徒或遺種，已不合理。又列傳所載，戰事多非海戰，也沒有確定的記載其逃避江海。故傳說蜑民乃

盧循遺種，甚為可疑。考這種傳說之見於著作者，有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零八，廣州府風俗志，今摘錄於下：

俚俗有三，曰蜑戶——又曰龍戶，卽今蜑家。編在河泊所者曰盧亭，在州城東南百里，以採蠔蠣為業……相傳為盧循遺種，故名曰馬人，本林邑蠻，隨漢將援來者。

這段話本來就不清楚，既說蜑相傳為盧循遺種，又接着說故名馬人，本林邑蠻隨馬援來者。按盧循乃漢種，而林邑蠻乃為人們所目為別於漢種的蠻、夷，安能相混為一談。又馬援是漢時人，而盧循為晉人，兩者前後相差了好多年。若謂蜑人乃馬人而隨馬援而來，則蜑之歷史遠在盧循之先，這麼一來，蜑為盧循遺種之說，不攻自破。若謂蜑人為盧循遺種，則所謂蜑卽馬人，本林邑蠻之隨馬援來者之說，也不攻而自破。根本上我以為這段記載，已經糊塗，故這裏所說蜑相傳為盧循遺種，便不能使人沒有懷疑。

此外，鄧淳嶺南叢述盧亭條云：

大奚山三十六嶼，在莞邑海中，水邊巖穴，多居蜑蠻種類。或傳係晉海盜盧循遺種，今名盧亭，亦曰盧餘。似人非人，獸形鴃舌，椎髻裸體，出沒波濤，有類水獺；往往持魚與漁人換米，或迫之則投水中，能伏水三四日不死，如復如舊。率食生物，以魚髓為糇飧，其捕魚使人張罾，則數人下水，引羣魚入罾內，既入引繩示之則舉罾並其人以上。正德中，其人入水時，偶值颶風不能起，潛游數月，至香山見罾以為己物，乃坐其中；

爲人所獲，執以赴官，或譏之曰此盧亭也。初獲言語不通，久之，曉漢語，詢之信然。

這也像說疍民就是盧亭，而爲盧循的遺種。然所謂「或傳係晉海盜盧循遺種。」並非肯定的詞句。又鄧氏所記者，乃東莞疍蠻，也許東莞疍民皆是盧亭，故謂盧亭疍民乃盧循遺種，且標題爲盧亭，或者是專指東莞的疍民之名盧亭者而言。此外在同書疍人條內，鄧氏明明白白的說盧亭爲疍之一種：

廣州有疍一種，名曰盧亭，善水戰。

這種善水戰的盧亭，宋周去非嶺外代答疍蠻條，已先鄧氏言之，和上面言語特殊，生食裸體的盧亭，當然不同。是則不但盧亭乃疍之一種，盧亭本身也有數種了。故謂疍乃盧循遺種，未必是指明所有的疍，而乃專指盧亭而言。鄧氏還於上面所抄疍人條幾句話後，接着即說：

秦時居睢將五軍臨粵肆行殘暴，粵人不服，多逃入叢薄，與魚鼈同，即叢薄之遺民也。

關於疍民與居睢的關係，我們當於下面再述，惟這裏所說的盧亭，或一般普通的疍人，乃盧循的遺種的傳說，我們從此可以見得一般的著述家對於疍民的起源的傳說的本身，已弄得不清不楚，他們當然談不到傳說的眞僞的問題了。

其實，盧亭是不是疍民，還是一個問題。唐劉恂嶺表錄異，亦有關於盧亭的記載，他說：

盧亭者、盧循前據廣州既敗，餘黨奔入海島野居，惟食蠔蠣，壘殼爲牆壁。

劉氏這本書是記載嶺南人物很早的著作，他的書裏既找不出關於疍民的記載，而這裏雖說

盧亭是盧循之黨，並非水居，而乃弃入海島而野居；且壘蠔蠣之殼爲牆壁，顯明其和舟居的蜑民不同。若謂唐代蜑民尚未水居，故盧亭尚未謂之蜑民，亦不合於史實，蓋在唐以前固早已有了蜑民。

我們考晉書盧循傳與劉恂嶺表錄異均未有盧循遺種水居之記載。這種記載之見於著作較早的，是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所述後山叢談一段話：

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從舟逃居水上，久之，無所得衣食，生子皆赤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爲充食，其人能於水中伏三四月不死，盡化爲魚類也。

其明白的說盧亭與蜑不同的，如顧氏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裏云：

盧亭亦曰盧餘，在廣州城東南百里，以藤蠣爲業。……相傳爲盧循遺種，故名裸體，能伏水中數月，此其異於蜑而類於魚者也。（顧氏作盧循，蓋如煜洋防輯要作盧循）。

總而言之，蜑民的來源，並非盧循之後，無庸置議。我們不嫌繁瑣而詳加引論，不外是想指明各家對於盧亭的傳說的記載的差異之點，不但繁多，而且互相衝突，使我們不但對於盧循和蜑民的關係難於相信，就是盧亭是不是蜑民，也成爲一個尚須加以考證的問題。

第五說以爲蜑民是秦使尉屠睢殺西甌王，越人不願事秦，故逃入叢薄，蜑人就是這些越人的遺種。這個傳說之見於著作者很多，而特別是粵東府志縣志，上面所舉出鄧淳嶺南叢述那段話，也本此說。顧炎武在其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廣東四博羅縣條有下面一段話：

蜑其來莫可考，按秦始皇使尉屠睢通五軍監祿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用。意者，此卽叢薄中之遺民耶？

又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述惠州志，其詞略異：

蜑其種不可志，考之秦始皇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河通道，殺西甌王，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用，意者，此卽叢薄之遺民耳。

上面所錄鄧淳嶺南叢述的所載這段故事的詞句，稍有出入，而且比顧氏所述的爲簡略。又鄧書乃道光年出版，恐也是由顧氏或各府各縣志抄述而來。此外，方賓齋輿地叢鈔，番禺縣志及各處所記載的與顧氏所抄述的，大致相同。

太平寰宇記說：「蠻休爲西甌」。那麼蜑之發源地點，乃在廣西。考華陽國志、北史、周書諸書所載，蜑民廣佈於四川三峽。歷史記載，未有言及蜑民來自廣西者。反之，一般傳說及據我個人的詢問，廣西諸蜑民多云來自廣東。故謂蜑民爲西甌越人之遺民，未可輕信。

不但這樣，在秦的時代，版圖固然是擴充到南越，可是南越的地方之爲越人所經營的，還是很小的部分。晉永嘉以後而特別是南宋以後，漢人多向南遷移，這些地方才逐漸的發達起來。至於廣西就是到了現在，還是人煙稀少。若說是在秦的時代，因爲屠睢殺了西甌王，所以越人就要皆逃入叢薄，與禽獸魚鱉雜處，那是很沒有道理的。又秦的享祚，不過十餘年，所謂莫肯爲秦用，而至其子子孫孫都處叢薄，以至變爲蜑民，更沒有道理；何況越王尉佗服文帝書

裏明明白白的說：

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

可知西甌的越人並不像傳說所說，皆逃入叢薄，就算屠睢殺西甌王時，他們皆逃入叢薄，則秦室亡後，他們也已重回故鄉，否則呂后文帝時代，安再有西甌半羸之衆。而南面稱王的史實？這樣看起來，蜑民爲屠睢所征伐而逃避的遺民，恐怕也是無稽之談了。

最有趣的是屠睢和盧循的故事，有些人竟混雜起來而成爲蜑民起源的傳說。上面所舉出的鄧淳之記載，關於蜑民起源的傳說，好像有了這種的趨向，然其最顯明的是前香港教會史長(archdeacon)格來氏(J. H. Gray)。他在其所著中國(China)一書裏曾談及這個問題。他說蜑民溯源於 Loo Tsun。這個名英文譯名，好像是指盧循。然盧循與屠睢聲音頗近，故此二人之故事，多所混雜。他說這故事的時代，是西歷紀元前二百年左右，這明明是指着屠睢，但他又以爲這個故事的主角 Loo Tsun，是河南島的南口(Nemkow)（廣州對面）一個鄉長，從這個故事的地點來看，好像是指着盧循，雖則盧循並非河南島的南口的鄉長。他又以爲 Loo Tsun 是秦的將軍，（按秦與晉的聲音也相近，也許是他弄錯了）這又好像指着屠睢。但他又說 Loo Tsun 因爲自己勢力澎漲，乃反中央，其後被政府打敗了，其後遂流居艇船，這又好像是指盧循。

這些不清不楚的記載，使我們對於蜑民在時代上的源始，不易索摸。同時我們也可以明白

關於蜑民起源的各種傳說，愈傳則愈複雜，愈含混，而且傳說也因此而愈增，而其結果愈不容易研究。

第六說以爲蜑民是范蠡的後裔，這個傳說是根據范蠡與西施隱居五湖的故事推衍而來。考史記卷四十一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范蠡於勾踐既霸，范蠡知其能與同患難不可與共安樂，遂辭越王而去。史記且云：

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居無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間行至於陶，……於是自稱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

俗人徒見史記所載乘舟浮海，遂以爲與蜑民有關係，而演出蜑民乃范蠡之後裔，殊不知這裏所說不過是乘舟赴齊而從事耕畜，並非水居。至說與西施隱居五湖事，大約也是後人之好事者，串成賢臣美人，當成眷屬的把戲，似難置信。

第六種傳說以爲蜑人也是黃帝的子孫，這也恐怕是假託罷。又上面所說的蜑民，梁氏族譜序裏有云其祖宗：

溯而上之，乃出於帝顓頊高陽氏之裔孫大業也。

這恐怕也不外是從其他的梁氏族譜抄過來的。

照上面看起來，從時代上面說明疍民的始源的傳說，差不多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了。從李自成的黨徒，以至黃帝的子孫的傳說，大都是近於假託，沒有史實的證明。假使我們承認疍民是中國來源的土人，而別於所謂來自西方的漢人，則疍民在時代上的始源，恐怕遠比之黃帝為先。這個懷疑，從一方面看起來，自然沒有史實的證明，可是從別方面看起來，卻比了上面所述那幾種傳說，並沒有不合理之處。

七

以疍民為某種民族的別名或支派的也有數說。第一說以為疍乃色目人。據云元時民族分為三階級。第一級為蒙古人，第二級為色目人，第三級為漢人。蒙古人征服漢人以後，恐漢人反叛，故對待漢人特別殘酷與刻薄，同時又縱色目人監督漢人，而色目人也借勢欺辱漢人。因此之故，漢人對色目人恨之刺骨，元亡後，漢人乃逐之江海中，不准登岸，而成為疍人。

第二說以為疍民乃蒙古人，這種傳說，多為福建人所稱道，盛敍功氏著福建一瞥，曾有關於這傳說的記載。他說：

福建的疍戶的祖先，是蒙古族。元代成吉思汗統一中國時，蒙古人移殖於各省，後來元亡明興，蒙古人遭漢人的驅逐殺戮，黃河以北的，都逃回內蒙古，惟黃河以南的，則不能逃回，殺戮較多，一部分則逃於水上，過水上生活；後來又禁止與漢族通婚，生活極

爲艱苦。

上面二種傳說，我們已經說過，不足置信。因爲在時代上看來，蜑民之歷史遠在漢晉，而水居蜑民之記載，已見於宋，而且元泰定元年，曾有詔罷廣州福建等處採珠蜑戶爲民，三年八月又諭廣州蜑戶使復業。那麼謂蜑人乃色目人或蒙古人，顯乃附會假託之詞。

第三說以爲蜑民本是漢族。上面所謂蜑民，乃盧循遺種，宋代遺民或是廣州河畔的居民，因避稅而海居，以至梁氏家譜等，均可以說是屬於這一說。但是這些傳說，仍難置信，上面已經說過，無容再述。此外主張此說者像白月恆最近著民國地誌種族篇云：

> 蜑族亦爲漢人之一派，一般漢人多賤視之。

蜑民是乃漢人，當然有討論之價值，但從歷史上的記載來看，蜑乃列爲蠻人之一，故謂蜑乃漢人之說，似難成立。惟現代所有的蜑民，是含了不少的漢人的成分，這是沒有可疑的。一方面因爲多數的蜑民喜歡購買陸上窮苦的人子女以爲子女，一方面亦有不少的陸上人因爲職業的關係，而移居水上，逐漸同化於蜑民。但是這種混合而特別是後一種的事實，於蜑民起源的問題上，有無關係是不容易明白的。

第四說以爲蜑家乃客家。照這種傳說，客人乃由北方遷來南方的，當他們南遷的時候，因爲肥美的地方大都已經有人居住，他們有的留住於山嶺之傍，有的飄於河海之上；近山嶺的叫做客家，住水面的叫做蜑家。這種傳說，沒有史實的證明，也不易相信。蜑家在廣東各處之說

客家話者雖不少，然這也許是這些說客家話者，是由贛江上游移住他處的。蜑家之在某一地方者，多說這個地方的方言。考從前贛江上游蜑家頗多，現在則已大大減少，也許這些蜑民移居別處，雖不得不說其所移住的地方的言語，而其原說之客話，或尚有留存者，乃理所當然。

第五說以爲蜑民是蠻族。常璩華陽國志、齊書南蠻傳，李延壽北史蠻獠傳，令狐德棻周書，樊綽蠻書第十，周去非嶺外代答蜑蠻條，陸鳳藻小知錄四裔，鄺淳嶺南叢述諸蠻條，以及各省府縣志，及其他好多著作，均以爲蜑乃蠻之一種或蠻之別名。

又如（第六說）王桐齡先生著中國民族之研究一文裏，（見社會學界第一卷）以爲蜑乃苗族。他說：

> 黃色人種下了帕米爾高原以後，便分道往東南東北兩方面進行。那往東南方面進行的有三族，歷史家稱他們爲南三系。……南三系中第一族搬到中國中部南部……就是揚子江流域七省，西江流域五省。……同印度支那半島，……就是越南暹羅等地，歷史家稱他們爲交趾民族。現在四川南部的僚，貴州的苗，廣西湖南的猺，雲南的倮，廣東的蜑，同暹羅越南境的人，皆屬於此族。因爲中國唐虞時代，他們曾創立過大國與漢族對抗，那國名叫三苗，所以歷史家就稱他們爲苗族。

這裏所說的苗的意義很廣，和上面蠻沒有什麼分別。我們以爲謂蜑爲蠻種，或爲苗種，均嫌太過空泛。因爲一般人所謂蠻和王先生所謂苗，乃指漢族以外一切的南中國以至安南暹羅的

民族而言。事實上，南中國及安南、暹羅的民族，種類之繁，不勝枚舉。同時，這些各種民族之起源的問題，尚有待於一般人類學者的研究。若徒然以中國人素來的誇大蔑視的態度，以為中國人以外的人類，都是蠻夷的偏見，而籠統的說其他的民族，像蜑民等都是蠻種，那是失了研究的態度。事實上所謂蠻或所謂苗，（照王先生的說法）的內部的民族的差異之點，比之苗或蠻之於漢人的差異，恐怕厲害得多。比方安南人或是蜑人之於漢人大致沒有什麼差別，然安南人或蜑人之於暹羅人的差別。卻顯而易見。這不只仍從其文化方面來看，就是從其體質方面來看，也是這樣。這樣看起來，籠統的根據了中國人從來的誇大和蔑視的態度來說明蜑民的來源，是要重新的用為研究而研究的精神來改變一下。

第七說以為蜑民乃林邑蠻。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零八，廣州府部彙考十，廣州俗考三六云：

俚俗有三，曰蜑戶……本林邑蠻。

近人相信這一說的很不少，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民俗週刊七十六期蜑家一文便是一個例。然我們讀晉書卷九十七，四夷列傳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三千里，……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住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鬭，便山習水，不困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婿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

帽合從如升棚。……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

根據這段話裏所說，除習水徒跣頗近蜑民外，餘皆少有相同。按馬援鑄柱之地，雖是南越，然所謂以黑色爲美，與著迦盤衣的事實來看，卻又似印度人之一種，與今南洋人所叫爲古冷黑人之以黑爲美者無異。又據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列傳云：林邑人嫁女時，女家請一波羅門，送女至男家，且皆奉佛，更證其與蜑民少有關係。且隋書南蠻傳已有蜑族的記載，然並不言及蜑與林邑的關係，則蜑爲林邑族之說，殊難相信。

第八說以爲蜑民乃馬人。上面所舉圖書集成同處有蜑戶名曰馬人的詞句。關於馬人，鄺露赤雅卷上云：

> 馬人本林邑蠻，深目猳鼻，散居峒落，獻歲至軍府聽令，不與傜僮同羣。韓退之詩，「衙前龍戶集，上日馬人來」僉曰：伏波遺種也。

韓退之所謂龍戶，雖似和蜑有關係，而毛奇齡西河合集蠻司合誌卷十五，且謂退之所謂龍戶卽蜑人。然鄺露並未明言其和蜑人有關係。馬人既是林邑蠻，則蜑人乃林邑蠻之說，既難相信，蜑乃馬人之說，也不足信。又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云：

> 馬人本林邑蠻，隨馬援流寓銅柱後隨討來附者也。始十戶，後孳衍至三百，皆姓馬，其人深目猳喙，散居峒落中，獻歲時至軍府聽令，傜僮不與同羣，自爲一種，今亦不可復辨矣。

鄺露與顧氏書，均未說明與蜑有關，圖書集成乃在二氏書之後，其所載似本由鄺、顧二氏書抄襲而來，卻謂蜑乃馬人，殊爲可疑。

第九說以爲蜑或爲烏蠻種。陶宗儀輟耕錄卷十有司名採珠的人曰烏蜑戶，及關於廣東烏蜑戶的記載。鄺露赤雅云：

烏蠻古損子產國，即烏滸蠻也，生首子輒解而食之……漢建武間，除蠻，遂散處山谷，其風不改。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也有同樣的記載，惟顧氏則不言明烏蠻稱古損子產國。關於古損子產國，顧氏另有記載。其足令我們注意的，爲下面一段話：

其國（即古損子產國）有烏蠻灘焉，其後國廢，於漢建武中，民各爲族。常取翠羽採珠爲產，又能織斑布可以爲帷幔。以鼻飲水，口中進啜如故，當交廣之界，恢出道伺候二州行旅，有單途獨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也。

顧氏記載古損子產國人採珠事，與輟耕錄所記烏蜑戶採珠事似有關係。又據其所述烏蠻灘與漢建武間伐敗古損子產國的事情來看，則古損子產國似即鄺露所說的烏蠻國，故烏蠻也許就是烏蜑蠻。

按唐書南蠻列傳有云：南詔爲烏蠻別種，近來且有人以爲南詔爲蜑族所建之說。然烏蠻的事蹟，唐書南蠻傳（卷二百二十二）沒有記載，故烏蠻就是烏蜑蠻之說，尚有待於考證。而且

就使爲烏蜑蠻之別種，我們於蜑民起源的問題，還未能得到一個滿意的解決，蓋蜑民是否皆即烏蜑蠻，還要加以討論，換句話來說，採珠的烏蜑蠻，固然是蜑之一種，然蜑民固未必皆是烏蜑蠻，使蜑民而通通是叫做烏蜑蠻，則何不直叫做蜑民，而要加上一個烏字？

第十說以爲蜑民乃越種，隋書卷八十二，列傳四十七謂蜑爲古之百越種。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廣東四博羅縣條，與卷一百零四，廣東八惠州志，以爲蜑人爲越人之遺民。因秦始皇使尉屠睢臨越肆行殘暴，殺西甌王，越人不服，逃入叢薄，後變爲蜑。此外主張此說的如羅汝楠中國近世輿圖說卷十七，謂「沿海蜑戶……昔人稱爲百越，非盡也」又如仇池石編羊城古鈔裏說：

今粵人大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淸淑之氣。其眞斷髮文身越人，則今之傜、僮，平、黎、俍、黎、岐、蜑諸族是也。

仇氏這一段話，大約是由屈大均廣東新語眞粵人條脫胎而來。他好像是把粵人與越人分開來講，正像現在一般人所謂粵人，大概乃指由北南遷的漢種，而越人乃指着原住中國南部粵地的土人，本來粵與越是相通，故一般人之說諸南蠻或蜑人爲粵人時，實乃指原在住中國南部粵地的土人。鄧淳嶺南叢述蜑人條所云秦時屠睢將五軍臨粵，肆行殘暴，粵人不服的粵人，就是越人，而別於漢族的越人。又如黃培堃、岑錫祥合編的廣東鄉土地理教科書裏謂：

若舟居之蜑族亦粵族。

這裏所謂的粵族，也是指着越族，而最近羅香林先生的唐代蜑族考上篇，也主此說。

本來蜑民水居，而越人善於水，如淮南子所謂越人便於舟，也許兩者有了關係。不過越人善水之說，於漢初已傳，而唐以前關於蜑民記載，既沒有水居的痕跡，也沒有善水的指示。故因越人善水，而謂爲與蜑有關係，太過勉強。且善水之人固不限於越人，近海居民，如南洋羣島的土人，均善沒水。那麼照此類推，南洋諸民族，也與蜑民有關係了。這當然是不合理的。又我們知道善於水，便於舟，乃習慣使然，並非生而就會的。山居之人，若移水居，學而時習之，也必善於水，便於舟。反之，現在閩、廣、蜑民之不會游水者，數目也不算少，故因越人善水、便舟，而謂爲蜑人之祖先，亦未可輕信。

又所謂越族的範圍很廣，支流又多，史記西南夷傳有載東越南越的分別，東越據史記東越列傳云：

> 閩、越（集解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也）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後也。

而在越王勾踐世家又說：

>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這段記載，本身就不大清楚，所謂文身斷髮固是近於原來的土人，或越人，但越人既爲勾

踐之後，而勾踐的祖先又爲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則東越人本是中國漢族了。

又史記東越列傳索隱解說：

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旻。

這又和上面所說蜑乃蛇種好像有了關係。然東越或閩越旣爲勾踐之後，漢族之裔，則索隱所說，閩越蛇種又是無稽之談。

至於南越的種族，古書所載，含糊之處，亦在不少。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說：

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姓趙姓。

索隱云：「眞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臧勵龢等編中國地名大辭典正定條云：

眞定、本正定郡，春秋晉地，戰國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高祖置恆山郡，後改曰常山郡，又分置眞定國。

這麽一來，越王趙佗也非南越人，而是晉趙人了。然而在越王趙佗上文帝書，又明白的自認他是蠻夷，所以他說：「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他且說：

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

據此則不但趙佗自己是蠻夷，所謂越王勾踐之後的東閩越，也似蠻夷，而和西甌人相類了。

所謂越族的本身，專就史記所載，已有使人懷疑之處，那麽蜑民爲越種之說，當然是要發

生問題的。

而且除了上面所說的浙越、閩越、廣越之外，還有揚越（江西）和駱越（安南），古人謂爲百越。在地理上所佔的範圍旣廣，在種族上，其類別必繁，是有可能性的。比方、現在的安南人亦曰越人，然在安南本部的民族，已有不少的差異，那麽以蜑人爲百越遺族，也似太過空泛。

其實、古人所謂百越，所佔據的地方，就是現在各種別於漢族的各種民族，如苗，如黎，如傜僮，和歷史上所記載的如林邑如烏蠻等好多種民族所居的地方。若謂蜑爲越種，則諸蠻皆可謂爲越族，其結果是以爲蜑之於其他的蠻民同爲一種了。這種說法與謂蜑爲苗族遺種，恐怕沒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羅香林先生也主此說，他在唐代蜑族考一文，也很明白的承認這個問題並不簡單，而他所謂蜑族乃越族苗裔，也不過是一種臆說假定，所以他說：

> 茲所比證，不敢謂已爲定論，然較之前人臆說，微近實際。處此文獻不足，考核未週之會，爲求增進研究趣味，自無妨假定蜑民爲越族苗裔，以爲續求證佐之依據，此則區區立言微意也。

總而言之，蜑民究竟是那一種民族的別名或支流？這個問題，是和一個民族的本身的來源，和這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係的問題，有了密切關係的。在蜑民的文獻缺乏和研究的工作

尙未萌芽的目前，我們不但對於疍民的本身上，要特別努力從事研究，還要從一般民族之和疍民之有關係者，加做點文獻考證及實地調查的工作。

第十一說以爲疍民是傜種。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的解放疍民的論示中曾說：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別有一種，名曰疍戶卽傜蠻之類。

又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也說：

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傜，自云其祖先有功，常免傜役，故以爲名。

按傜與猺本相通，傜族之傜，本作傜也卽莫傜。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有一段關於莫傜的記載云：

莫傜者，自荆南五溪而來，居嶺海間，號曰山民，盖槃瓠之遺種，本傜僮之類，而無酋長，隨溪谷羣處。斫山爲業，有採捕而無賦役，自爲生理，不屬於官，亦不屬於峒首，故名莫傜也。嶺南海北人呼爲白衣山子，廉欽邇來，亦有墾田輸稅於官，願入編戶，盖教化之漸也。

雍正旣謂疍爲傜蠻之類，隋書也有疍名爲莫傜的記載，而顧炎武也記載莫傜爲傜僮之類，又所言來自荆南，無賦役，與隋書地理志所說相合。顧氏又謂莫傜隨谷羣處，業有採捕斫山木，與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謂的木疍相似。至捕魚爲業，更和疍相似，那麼疍爲傜族，固有研究的價值了。

然而我們在顧氏同書卷一百廣東四傳瑤條項內，又有關於傜的記載云：

傜本槃瓠種，地界湖、蜀、溪峒間，即長沙、黔中、五溪蠻，後滋蔓，綿亘數十里。南粵在在皆有，至宋始稱蠻傜其在邑者，俱來自別境。……粵人以山林中結竹木障覆居息為巢，故稱傜。

傜的名目既至宋代而由粵人始這樣的稱呼，那麼傜可以說是由莫傜或莫徭而來。換言之，傜實為蛋之支流，而不能謂蛋為傜之支流。蓋莫傜或蛋，於隋時已有，而傜則好幾百年後才有。況顧氏所記傜之地方來源，本為隋書地理志、北史列蠻僚條，周書列傳蠻類，與華陽國志巴志所載，蛋民所佔據的地方。

又顧氏以為莫傜之在嶺南海北，人呼為白衣山子，與蛋又似有別。照顧氏述晉書陶璜傳嶺南皆時已有蛋民，要是莫傜為蛋，何不就叫做蛋，而名為白衣山子。且宋代周去非嶺外代答裏已說廣東欽州有蛋，可知蛋在欽州歷史較久，與顧氏謂欽廉邇來亦有白衣山子，當不相同。

因此，謂蛋來自傜之說，難於成立，何況隋書謂長沙蠻蜒，名曰莫傜，顯明指示莫傜乃蛋之別名，也許乃蛋之一種。不過要是我們相信傜族乃蛋之別種，則我們對於蛋的過去歷史，以至其起源上，也有了不少的暗示，正像我們上面所說，要知蛋民的來源，對於和蛋有關係的民族的來源，也應該知道。

本篇的旨趣，不過是想將各種關於蜑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加以解釋，可是在上面我們不但是專事解釋而且將各種學說或傳說之史實與常識之不相符合的地方，指明出來，而其結果是根據我們上面所說的話，沒有一種關于蜑民起源的傳說或學說能夠給我們以一個合理或滿意的解答。也許讀者忍不住的要發問：

那麼，蜑民究竟是怎樣的來源呢？

我以為要想對這個問題得到一個合理或滿意的解答，至少要對於下面三種工作加以努力。

第一：我們對於過去關于蜑民的文獻記載，要加以系統的整理和深刻的批判研究。

第二：我們對於蜑民的文化上要加以實地的調查。

第三：我們對於蜑民的體質上要加以科學的測驗。

原來蜑民自己既少有教育，對於自己過去的事蹟，既沒有記載留傳，而又被人蔑視為賤種，結果關於他們的記載，寥若晨星；而這些稀少零碎的記載，有的太過於神秘，如說他們的祖先是蛇或是龍，有的只知謾罵，如說他們是鯢或是獺。有的經過加一次的抄襲，卻加多一點的錯誤，如圖書集成謂蜑為馬人，好像是從鄺露赤雅和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裏抄出來，可是在這兩本書裏卻沒有蜑乃馬人的痕跡。此外關於蜑民的風俗習慣，種種記載，不但語焉未

詳，而且有了不少言過其實。故我們目下要先設法把已往的文獻盡量的找出，關於蛋民的記載，加以整理然後嚴格的批評一下，以求記載的眞實。

又過去對於蛋民的記載既少，他們的文化的眞相我們還沒有相當的認識。今後應當實地的調查他們的文化，而特別是他們自己固有的特殊文化的留痕，然後把這些研究的結果和其他的所謂蠻夷種的文化或漢族的文化，比較起來，看看他們的文化究竟是和那種的文化較爲類似，較爲相近，而有密切的關係。

最後，我們應當從體質人類學來研究他們的體質，而找出他們的體質上一種固有或特殊的普遍的標準。然後以這個標準來和其他的民族比較起來，看看他們的體質，究竟是和那種民族，有較密切的關係。

也許我們做了上面所說的工夫以後，我們對於蛋民的起源的問題，尙未得到正確的解答。一來因爲也許歷史上的記載就不過是我們現在所已知到的材料；二來也許他們的文化和體質因爲經過這麼久的歷史，已與他種民族的文化混合而沒有法子去找出他們一個固有的普遍的標準。然而探求學問的精神，是不應當因此而退縮的，而且在我們尙沒有做過研究工夫之前，我們更不應當因此而中輟。何況就我們從來對於蛋民的研究，已經忽略，我們應當努力去了解他們；就使我們對於蛋民起源這個問題，沒有正確的認識，我們至少對於他們的現在的情形，總會了解不少。

因為我們對於蜑民的認識尚少，我們現在對於蜑民起源的問題，當然沒有法子去得到滿意與合理的解答。但是從我們上面所研究的結果，我們也得了不少的暗示。這些暗示雖不是嚴格的說明蜑民的起源，然對於研究蜑民起源的問題，也有了密切的關係，故不妨略為說明於下。

第一蜑民的體格雖有特殊之處，然以為其形像蜑而乃叫做蜑民是不可信的。至於以為他們的艇船似蛋，故曰蜑民也難相信。

第二，從蜑民的蜑字來解釋他們的來源，雖未可盡非，然諸說不但多是勉強，而且有時會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橫生枝節。

第三，以蜑民由某種動物而來，只是初民的圖騰制度的痕跡，而近於迷信，不能當作事實來看。

第四，從地理上看起來，蜑民最初是分佈於四川三峽之間，惟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晉書陶璜上疏，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已有不少蜑民。

第五，從時代上來看，蜑民在漢時已有。

第四第五兩項所指的蜑民，是陸居的蜑民，至於水居蜑民，好像是晉以後纔有的。在這裏當然發生一個問題，這就是水居的蜑民，是不是陸居的蜑民移居水面呢？要是，那麼他們為什麼和怎麼樣的跑到水上居住？同時為什麼現在只有福建、廣東、廣西三省纔有蜑民，而四川等處，卻又沒有呢？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要是水居蜑民，不是陸居蜑民移住水面的，那麼除了

這兩者的陸居水居的差異外，他們又有什麽差異？同時除了同叫做蛋民外，還有什麽相同的呢？又水居蛋民是從何處而來？始於何時？這些問題，均要特別加以研究。

其實、蛋民乃漢族之說，固很少有人主張，蛋民乃別的種類的別名或其支派之說，據我們上面所說，也缺乏確實的證據。我們以爲蛋民的歷史，據常璩的華陽國志既在晉初，據宋王讜的唐語林卷七又以爲「諸葛武侯相蜀，制蠻蜑、侵漢界。」則假設蛋民爲本來一種獨立的民族，也無不可。蓋巴蜀西南一帶在漢代尙爲非漢族的人們所居住，中國人對於這些民族，很少認識，對於他們的歷史及來源，更無所知。然「蛋」民既每與「蠻」族並稱，則在當時人數之多，勢力之大，可以想見。要不是這樣，爲什麽人們不謂蠻而必特別的名之爲蛋呢？於是可知所謂蛋族的歷史，必比史書所載者，較爲久遠，而其來源，也許不但先於漢族，或且較先於其所謂蠻、苗諸族也。

第二章　蜑民在地理上的分佈

一

蜑民在地理上的分佈，大略可從兩方面來講：一是歷史上的分佈，一是最近來的分佈。

據晉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巴志所載，關於蜑民地理的分佈的大概，有如：

其地（指巴）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屬有濮、賨、苴、共、奴、儴、夷、蜑之蠻。

又云：

吳平巴東後，……置南浦，晉太康初，將巫、北井、遝、建平、但五縣，去洛二千五百里，東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奴儴夷蜑之蠻民。

又云：

涪陵郡巴之南部，從枳南入折丹涪水，本與楚商於之地接。……東接巴東，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戇勇，多儴、蜑之民。

又云：

涪陵縣，……丹興縣，……漢平縣，萬寧縣，……漢髮縣，……諸縣北有儴、蜑。

華陽國志第二卷，漢志裏，他又舉蜀郡廣都縣有蜑民。然而所謂巴地、巴東、涪陵、廣都諸處，卽今之四川境內及雲南貴州之北境。除四川及這些地方以外，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述晉書陶璜上疏云：

晉時，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蜑雜居。

按今存晉書卷五十七，列傳第二十七，陶璜傳，沒有「皆蠻蜑雜居」句，其述陶璜上疏，僅有下面一段：

上言曰：（指璜）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

惟又接着云：

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惟以採珠爲業。

採珠之業，據史書所載，多爲蜑民所專，然決不能因其採珠而遂謂爲蜑民。顧炎武所述陶璜上書有「皆蠻蜑雜居」句，未知從何而來。使顧氏所述而真確，那麼晉時不但是四川一帶有蜑民，廣東也已有蜑民。且陶璜上書先於常璩華陽國志之作，故陶璜南征交趾事，常璩曾記其大略（卷四南中志）。由此觀之，廣東的蜑民的歷史之見於史書者，還比四川的蜑民爲早。或者廣東的蜑民與四川的蜑民有別，也未可知。然而在晉的時代，蜑民在地理上的分佈之廣，已

可概見。又廣州南岸周旋的地方，河流交錯，廣東的蛋民是否已經水居，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在北史（列傳八十三）及周書（列傳四十一）裏載：「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漸得北遷，佔據三峽文州一帶。」按這裏所謂蠻之中，本乃包括蛋民，故「蠻蛋」二字並用。三峽在四川湖北之間。北史與周書有（蛋蠻）「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水路，至有假道者」等語。這樣看起來，不但四川有蛋民，湖北也有許多蛋民了。又按文州乃甘肅地，然則蛋民所居住的範圍，也許擴張到甘肅了。

大約晉朝永嘉以後，以至隋代，蛋民在地理上所分佈的領域甚廣。北至甘肅，南至廣東，西至四川之西，東至湖北。自然的，這些地方除了蛋民以外，尚有其他民族或蠻族，並且和漢族雜處，故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傳云：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㐌。

而且在隋的時代，在湖南一帶，也有蛋民。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云：

長沙郡，又雜有夷蜑。

在唐代，蛋民在地理上的分佈之見於史書者，（參看僖宗本紀、李德裕傳。）仍在四川之南部。韓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有「林蠻洞蛋，守條死要」之句。按房啓經略容州，而容州據說即今廣西容縣。然則唐時廣西也好像有蛋民了。

唐代兵威較盛，版圖較廣，故四川兩湖的疍民，或被政府之征伐，或同化於漢族。此外，也許有了不少向南遷移，其結果是：在宋代的疍民所聚居的地方，多在兩廣一帶。同時關於疍民的記載，多稱他們爲水居民族。例如：周去非嶺外代答所謂「以舟爲室，視水如陸，浮生海上者，疍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蠻所謂「疍，海上水居蠻也」。陳師道後山叢談所謂「二廣舟居，謂之疍人」。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五十七嶺南道所謂「疍戶生在江海」。他如馮應榴蘇文忠詩合註卷三十九，述南江張詩所謂「浦浦移家疍子船」，及追餞正輔至博羅詩所謂「艤舟疍戶龍岡窟」，均是以水居爲疍民的特點。

按上面所舉宋代各種著作之記載疍民水居者，以太平寰宇記較早。此書成於宋太平興國年間（約西曆九七八年間）去唐僖宗令四川節度使高駢討伐四川疍蠻，不過一百年。疍戶生在江海的記載既若是之早，那麼疍戶之水居的歷史，必定較早。陳師道與周去非的著作，雖比樂氏的書爲遲，然一則謂「舟居謂之疍」，一則謂「疍視水如陸」，均是說明疍民的特點是水居，於是更可證明疍之水居的歷史，必有非他們所能考者。在上面已說及顧炎武所述晉陶璜上疏，有「廣州南岸皆蠻疍雜居」的話。也許這時的疍民已有水居的。後來因漢族南遷，在陸者或被迫而水居，或同化於漢族，相沿至唐之晚年，宋之初年，所有疍民，皆是水居。且顧炎武在同書同處，述「疍戶以舟楫爲宅，……自唐以來，計丁輸課於官」，然則疍民好像是在唐時，已經水居了。

宋朝以後的蜑民，據我們目下所能從文獻中找出的證據，大部分都是水居的。如元史安南傳所謂：「市蜑船百斛者千艘」。明設河泊所，蜑民歸該所管理。此後水居遂爲蜑民之所以別於他種民族的特點。然陸居蜑民之見於著作者也不少。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八裏曾說：「或登陸附籍」。鄧淳嶺南叢述蜑人條謂「廣州城西的周墩林墩是蜑民村」。此外，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八十瓊州府部彙考八風俗條，也說在瓊山縣有：

民居近海者，與蜑雜處。

在文昌縣有：

無黎而有蜑。蜑世漁戶也。茅簷覆地。

在萬州有：

蜑人隸州者，若新澤、東澳等處，茅屋居海濱。

在陵水縣有：

蜑民世居保平港，大蜑港，望樓里，瀕海諸處。……間有種山園，置產，養牛，耕種。

這些記載，都是指明他們是陸居的。自然的，這些陸居的蜑民也許並非世居陸上，而乃由水居而移到陸上，正如顧炎武所謂「登陸附籍」一樣。

事實上，我們以爲最初的蜑民，大概多是或全是陸居，除非我們相信他們是鯨鯢之族，那麼他們的祖宗斷不會是從水裏跑出來。不過因爲他們的水居的歷史久遠，人們遂叫他們爲水居

民族吧了。至於鄧淳嶺南叢述盧亭條，以爲東莞的大奚山三十六嶼，有疍名爲盧亭，能伏水三四日，或且有些記載，以爲能伏水三四月，恐怕都是荒誕之談罷。

二

上面是說歷史上的疍民的地理分佈。我們現在可以略談他們在最近來的地理上的分佈的大槪。

明末清初之關於疍民的記載，多只說及廣東的疍民。雍正解放疍民的諭示，也不過是說：『上諭、閩粵東地方……別有一種名曰疍戶』，而不言其他處的疍民。我們以爲這也許是因爲廣東的疍戶較他處的疍民特別的多。未必是說除了廣東以外，別的地方，完全沒有疍民。比方清中葉的廣西通志已有關於疍民的記載。那麼疍民之在廣西的歷史，必定頗久。何況上面已經說過，韓愈所謂『林蠻洞疍』，大概是指着廣西的容州的疍民。此外，福建的疍民據說是元敗後的蒙古人之流居江海者。這雖不足置信，但是疍民在福建的歷史，遠在雍正之前。比方元泰定元年曾有詔能福建等處採珠疍戶爲民。也許那個時候，他們人數不若今日之多，故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疍民的分佈的區域，不出廣東、廣西、福建三省。而疍民最多的地方，又要算廣東。廣西的疍民，他們很多告訴我們是來自廣東。福建疍民也有相信是來自廣

東。關於福建疍民來自廣東之說，似有相當理由。因爲據歷史上的記載，江西以東的浙江、福建，並沒有疍民的足跡。若說他們從長沙一帶，經過江西和福建之西而來，更不容易。故福建疍民大概是由水道而來的。但是水道當以從廣東的潮州、汕頭一帶而到廈門與閩江，較爲可靠。原來從晉至唐，四川三峽和長江上游，均有陸居疍民，他們被迫而沿着長江以下，然後沿海而到福建，固非絕對沒有可能。不過他們若由這一條水道而來，則長江一帶以至浙江沿海的寧波各處，也應有他們的足跡。現在不但寧波錢塘一帶沒有疍民，就是和福建毗連的浙江沿海一帶如甌江至溫州等處，也沒有疍民。於是可知從水道方面來看，福建疍民是由廣東遷移去的，較爲合理。

至於廣西的疍民來自廣東之說，就未免有問題了。我們可以相信在珠江的上游，好多疍民是由廣東沿着西江而到梧州，然後分散於大江及北江各處。但是假使韓愈所謂的「林蠻洞疍」是指着廣西容州的疍民，那麼廣西沒有水居的疍民以前，或者除了水居疍民之外，還有陸居疍民。這麼一來，除非廣西的陸上疍民完全同化於他種民族，或是完全消滅，則他們應當尙必有遺存在陸上，或是遷移到水上的。但現在廣西陸上沒有疍民，那麼陸上疍民之移居水上，乃意中事。而且據我們調查所得的結果，在柳州一帶的疍民，其勇悍的性情，和一般山居陸居的其他民族，很多類似。此外、體態言語，也有雷同之點，而與梧州大江一帶的疍民有別。又史書記載四川之南部與雲南貴州的北境，曾有過很多疍民，則他們由這些地方南遷而來桂，也非無

豬之誤。所以謂廣西蜑民有一部分是來自廣東，固無可疑，若謂通通是來自廣東，卻有商榷之餘地。

至於廣東的蜑民是從何處而來的？也是一個値得研究的問題。要是顧炎武所述晉時陶璜上書有廣州南岸有「蠻蜑雜居」果屬確實，則廣東的蜑民的歷史不但久遠，而且也許他們就是廣東原有的居民之一種。可是現在所有的蜑民，是否皆是原來的廣東土著之一種，又是一個問題。隋書地理志下謂，「長沙有蜑名莫傜」。據說莫傜曾南遷來廣東各處。但莫傜或傜種之於廣東的蜑民，又有很多不同之點。關於這一點，我在上一章蜑民的起源一文，已經說及，不必再述。

總而言之，我們對於這些問題，尚難解決，只好暫置不問。現在且略述目下在廣東、廣西、福建三省境的蜑民的地理分佈的概況。

據我們所知的，現在不但是在中國只有這三省有了所謂蜑民，就是在世界上，也只有這三省有了所謂蜑民。在這三省之中，蜑民最多的，又要算廣東。

廣東的蜑民的地理分佈，大概可分爲三方面來敍述。第一是珠江流域。第二是沿海一帶。第三是韓江流域。珠江流域的範圍很廣。若以廣州爲中心，則西有西江，東有東江，南出海而到香港澳門的大江，北有北江。在這一個區域裏，蜑民最多的地方是番禺、南海、三水、順德、香山、新會、東莞各縣的珠江主流及支流。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在這些地方，凡是有河流

小溪之處，都可以見到蜑民的踪跡。事實上，在好多小河細流，而特別是在城市小鎮以至鄉村的河面，多爲蜑民的艇船所遍佈。

除舊屬廣州府區域的珠江主流或支流外，蜑民較多的地方，是由廣州沿着西江而到梧州一帶。凡是由廣州乘輪船到梧州的人，總能看見得凡是輪船停泊的商埠，城鎮，其中較大的像容奇、馬寧、九江、三水、河口、肇慶、六步、悅城、六都、德慶、都城、封川的蜑民的人口，爲數很多。就是沿西江一帶的小市鎮，以至鄉村，也每見蜑民艇船的踪跡。此外蜑民的漁艇貨船之來往於河面者，在在皆有。又西江尙有不少支流，如由南江口逐流而上，也有蜑民的踪跡。其實，凡是水路所能通的地方，都差不多可以找到蜑艇蜑民。

北江方面，自三水河口直上，一路都可以見到蜑民。而其最多的，是淸遠和韶州兩個地方。東江由廣州東往，經過石龍惠州等處，以石龍較多。舊惠州府所屬各縣的河流，也有了不少蜑民，可是在惠州城左近，卻不甚多。大約是因爲這些地方河流淺急，故蜑民無多。所以連了最有名的惠州的西湖裏，也找不到蜑民的住家艇。

由廣州到香港或澳門的大河裏，河身較大，風浪有時也很厲害，所以由廣州乘輪到香港或澳門的人，也許見不到蜑民聚集之所，然在河的兩旁，則仍有不少的蜑民。

沿海一帶，從東部的汕頭至西部的北海，以及海南島的沿海一帶，都有蜑民，從前欽廉和惠州屬的海岸的蜑民很多，現在要以香港澳門一帶爲最多。次爲惠州的海岸，再次則瓊雷各

說。從惠州屬海豐、陸豐、惠陽各處的蜑民的概況，年來在報章中，時有記載，他們的環境似最為惡劣。香港澳門，接近洋場，故其環境較好。此外瓊崖環海如舖前、清瀾等處，均有不少的蜑民，然也很窮。

從前韓江上游，蜑民很多，可是近年以來，大為減少。其原因未得而知。也許一方面因為韓江年來日見淺急，一方面因為客家及潮州人口日增，蜑民所賴以為生的漁業與搖舟，均為他們所爭奪，故現在在韓江、江口、汕頭等處的艇船，大概總是客家艇船。

在廣西，從梧州經過南寧的大江，或從梧州到柳州的北江，均有蜑民踪跡，而以梧州最多，次為柳州與南寧。

至於福建，則沿海一帶與閩江，均有蜑民，而以福州為最多。

蜑民浮生水面，萍踪多不固定。由一個地方移到別個地方的，屢見不鮮。其原因大概是為了生活與經濟所驅使。而且同在一個城裏的河面，他們每每因為入息的多少而變換地方。據我調查所知，這種的例子很多。比方、在廣州的東堤，有了一家蜑民，父母、子女、媳婦六人，本來是在東堤的，可是後來見得河南（廣州對面）怡樂村過河的人客較多，他們立刻移居怡樂村的左近，雖則這個地方，比之東堤很為偏僻。又如在白鶴洞碼頭，從前有了不少的蜑艇，可是後來因為由白鶴洞到沙面，有了電船行駛，他們又分散到河南花地等地。此外由一個城市移到別個城市的也很多。在梧州一家蜑民告訴我，他們本是住在廣州，常常載貨到梧州，後來因

爲運鹽的生意不好，而且艇船歷時太久，要造同樣的新艇船，又爲能力所限，結果只得把舊的艇船出賣，再造兩隻較小的渡河小艇。因此他們就不得不在梧州生活。

除此以外，凡是一個新開的地方，往往有別處的蜑民移居到那裏去。香港附近的青山，就是一個例子。十四年前，我曾到過青山。在那個時候，青山上，只有一個和尚寺和一座尼姑庵，別有一位在香港的富家太太，築了一間房子在尼姑庵的旁邊，以便有時到來這裏享清淨的空氣。當時我們想找一隻蜑家漁艇，也不容易。可是十年之後，環境已大不相同了。蜑民的艇，貨船，鹽船的數目，不但有了數十艘，就是專爲搖渡過海的蜑艇也有十多艘。其原因是自從九龍直有長途汽車路通到新市元朗以後，青山旁邊，也有了十餘間小商店。而且青山寺庵變爲香港附近的名勝，往來的人，逐漸增多。我在該處住過兩個夏天，每次約有月餘之久，對於蜑民曾做過詳細調查。據他們說，大多數是來自香港。本來從香港到青山，小火輪船也要二小時，他們搖小艇，順風順水，至少要四小時，可是一聽到青山過海的客多艇少，他們來青山的便日多一日。因爲遷移的時候尙短，他們的親戚朋友之在香港者，若有婚姻喪祭，他們多不辭勞苦，不怕風浪，每每回去香港，小住數天，然後回來。要是你們問他們年紀較大的人是那裏人，他們必告訴你道：「我們是香港人」。要是你們問着小孩子，他們也許會說道：「我們是青山人」。

此外有些蜑民一年會住兩三個地方的。比方，近年在瓊州東北的青瀾港，每年春夏兩季，

好多蜑家漁艇，多從萬州陵水一帶隨南風而來淸瀾，他們在淸瀾海傍，有些插木爲柱，以茅爲瓦，有些仍住艇上。到了秋冬兩季，他們又隨北風而南返萬州陵水。他們秋去春來，正像春去秋來的燕子一樣，一年要住兩個地方。

最後也有些蜑民，是終歲來往各處而沒有一定停泊的處所的。這一種的蜑艇大概是接運或租給人家運載各種貨物。要到什麽地方，完全由他人作主。今日租給這個人到某處，明日也許租給別個人到別一個地方。

因爲了他們的萍踪無定，他們在地理上的分佈，隨時可以變更。「四海爲家」這句話，好像是專爲着蜑民而詠的。

第三章　蜑民的人口

蜑民人口，究竟多少，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述晉陶璜上疏云：

　　廣州南岸周旋六十餘里，不賓服者，五萬餘戶，皆蠻蜑雜處。

所謂五萬戶中的蠻蜑雜處之中，蜑民有多少？無從而知。周書和北史均載陸騰於天和年間，攻破水邏城的蠻蜑，斬首萬餘級，虜獲萬餘口。唐代四川一帶的蠻蜑爲患，政府要派大兵征伐，始能克服。我們從這些記載，大概可以明白蜑民在地理上的分佈上。既如上面所說之廣，則人口的數目，當然必定不少了。

到了唐代，蜑民計丁輸課於官，可惜當時關於蜑民丁口的記載，我們沒有法子考查出來。又如陶宗儀輟耕錄卷十載元仁宗登極時，特旨赦免烏蜑戶，令廣東帥府具烏蜑戶的籍貫姓名。至洪武初，又編戶立里長。但是這些記載，均沒有詳言他們的戶口人丁多少。

到了約百年前，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雜錄中 (Chinese Repository Vol. I p. 160) 述及廣州的蜑艇共有四萬之多。我們知道廣州在近百年以來，發展得很快，蜑民人口也增加了好幾倍。比方東堤一帶，二十年前就沒有多少蜑民艇舶，現在增加至少四五十倍。要是約在百年前已有

了還麽多艇船，那麽現在應該加得很多了。可是據民國二十一年廣州市公安局的報告：廣州只有兩萬餘艘蜑艇。艇船多，則人口多；艇船少，則人口少，這是必然的。若說差不多百年以前的艇船還多過現在的艇船一倍，無論是誰都難相信。於是我們可以明白假使公安局的艇船統計是確實的，那麽中國雜錄的統計必定錯誤。假使後者確實，則前者必又錯誤，二者必居其一。事實上我們認爲廣州市公安局的統計固未免太少。中國雜錄的統計又嫌太多。關於廣州公安局的統計，我們下面當加以討論。關於中國雜錄的統計，我們懷疑所謂四萬，也許是印刷上的錯誤，而實是四千。因爲就使當時有了四千，約百年後，增到數萬，也算合理。假使我們以四萬艇船爲標準，則每艇平均五人至七人，那麽，差不多一百年前，單就廣州的蜑民人口而言；已有二十萬以上。就是以四千艘船舶來計算，人口總數，也在二萬以上。此外，各處蜑民尙多，總共起來，這個數目必定不少。

最近來關於兩廣福建蜑民人口的估量，也可以說是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爲總數約有兩百萬。梁任公近著第一輯說閩、粵蜑民，殆不下百萬。郎擎霄先生在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一號，發表中國南方民族源流考一文裏，以爲梁任公先生所估量的數目「蓋非虛語」。羅香林先生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出版的民俗週刊第七十六期蜑家一文裏，卻說：「梁啓超說他們（蜑民）尙達百萬」這是不可靠的，而據他自己的估量，其數目「大概亦總在三四十萬以上」。

在廣州一位在海關裏供過三十年職的外國人告訴我們：單在廣州已有五十萬蜑民，而南中

國基督教艇船傳道會的特杜(Miss Drew)女士，在她所著的南中國艇船傳道會報告的小册子裏又說，廣州蛋民約有三十萬。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廣州市政府人口調查委員會編印的廣州市二十一年人口調查報告書裏說：廣州的蛋民約有十萬。至於廣州市公安局歷年的人口調查報告，又以為廣州蛋民約有六萬。

我們看了上面的各種不同的人口統計，也許不免會墜入五里霧中。因為不但一般沒有做過實地調查的統計相差很遠，就是做過實地調查的如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和廣州市公安局兩者的統計，也相差得很多。

在廣州市一市的蛋民人口統計數字，已有六萬至五十萬之間的差異，那麼以兩廣福建三省所有的蛋民來估量，而有三四十萬與兩百萬的差異，當然不算做什麼希奇的了。

我們為了得到一種比較合理而近於實際的統計，在過去的數年間，曾到過珠江流域及沿海一帶做過好幾次的初步觀察。在幾個地方，如廣東的三水，肇慶，都城，德慶，以及廣西的梧州，都用過不少時間從事人口調查。最先我們統計某地方艇船的種類及其數目，然後計算某種艇船中所有的人數，最後取得每艘艇船中的平均人數，再以這個平均數為標準，而估計某地方的蛋民人數。據我們觀察的結果：珠江流域及廣東沿海一帶的蛋民，不會少過一百萬。福建閩江及沿海各處的蛋民尚不在內。而尤以廣州及廣州附近沿江一帶的縣份如番禺，南海，順德，香山，新會，三水，及東莞等為最多。其他福建各處的蛋民，我們目下雖然沒有法子知道他們

人口的確實數目，然略就年來我們在各處所作的初步觀察，兩廣福建的蜑民總數，大概當在一百萬到兩百萬之間。

廣州一市蜑民的數目，前人的估計，既有五十萬與六萬以上的不同，究竟那一個統計較爲準確？廣州蜑民人口的調查工作，從來是由公安局辦理，此外市政府在伍朝樞及林雲陔兩任內均有組織委員會試查一次。可惜這兩次的調查，都因好多原因而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市政府再組織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調查廣州的陸上及水上居民。民國二十二年春調查工作完畢，刊行廣州市二十一年人口調查報告一書。我們現在根據廣州公安局及廣州市二十一年調查人口委員會兩種調查的報告，研究廣州蜑民的人數。

據廣州公安局民國十七年至二十一年的統計：歷年廣州市河面的船戶人口如下：

年次	戶數	人口數		
		男	女	合計
十七年	一九、三三二	三〇、一二〇	三一、八二四	六一、九四四
十八年	一五、七一七	二五、八三六	二三、六一四	四九、四五〇
十九年	九、一七一	一四、四九一	一六、三四六	三〇、八三七

二十年	一八、三〇八	三九、七三八	三一、二〇一	六〇、八三九
二十一年	一八、六二一	三一、七五六	三三、九九六	六五、七五二

從這個表看起來，除了民國十八年，民國十九年的人口比較特別少外，其餘三年相差尚少。我們曾詢過公安局裏的負責人員，爲什麽民國十九年蜑戶人口特別少？他們的回答是：多數的蜑戶遷到別的地方去。然而這個解釋當然不大可靠。因爲要是民國十九年的蜑戶與十七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的蜑戶比較起來少了一半以上，那麽十九年的廣州河面必定有了不少的空位。可是事實上這五年中的蜑戶之充滿河面，年年都沒有什麽差異。又據我們到河面各處詢問各蜑戶，在過去五年中是否有一二年在他們所停泊的地方蜑船減少一半以上？據他們的報告：五年以來蜑船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日日增加。我們承認他們的報告並非做過精確的統計，然而相差的數目，既是這麽多，可知公安局的統計是不可靠的。

原來公安局的報告表是根據蜑戶到局自報而製成的。一般的人們，覺得要向政府機關報告戶口，是一件很不願意的事，何况素來畏懼政府的蜑民？同時，陸上居民，因爲產業在固定的地方，不能逃避，或隱瞞政府機關，故不得不到公安局報告，可是蜑民萍踪無定，就使公安局派人到各處強迫登記，他們也可逃避，何况全要他們自願來局？更何况報告登記是要繳納登記費？所以這樣的統計是絕對不正確的。

又根據上面的表中二十一年的戶數共有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一戶，這是廣州市公安局總局的報告，總局的報告，本來是根據各分局的報告。然據我們到管理水上居民的四個分局所抄出民國二十一年的艇戶統計，將各統計合計起來的總數又和總局的總數不同。現在我們將從四分局所得的統計列為兩表：

廣州市水上警察四分局船戶統計（第壹表）

船戶類別	簡稱	海珠分局	鵝潭分局	花地分局	南石頭分局	每類總數
四柱大艇	柱	一、九七八	一、二八九	八一〇	六一一	四、六八八
沙艇	沙	一、五九八	四七八	三九	四五	二、一六〇
貨船	貨	二、一七六	一、五二八	四六五	九〇九	五、〇七八
柴船	柴	二六七	三九四	六一	三〇	七五二
橫水渡	橫	四五二	五六	三	〇	五一一
捕漁艇	漁	二五三	五三九	九四	三三〇	一、二一六
孖舲艇	孖	一五	七九	六六	二〇〇	三六〇
運糞艇	糞	一三六	八六	一	〇	二二三

鄉艇	鄉	一七八	二一九	一八〇	三〇五	八八二
沙泥艇	泥	一七八	一七六	一二二	七三	四四九
運屎艇	屎	三〇	一	〇	一七〇	二〇一
運鹽艇	鹽	一六五	一〇〇	四	〇	二六九
西瓜扁	扁	〇	四三	二三	〇	六六
娼妓艇	娼	二〇	一三	〇	〇	三三
輪船	輪	一七	一	〇	二	二〇
河頭船	河	八七	〇	〇	〇	八七
裝灰船	灰	〇	〇	二一	二〇	四一
戀艇	鄉	三〇	八	一	〇	三九
廚艇	廚	二三	一二	七	〇	四二
柴洞艇	柴	二六	一五	〇	〇	四一
洋舨	洋	二五	七三	〇	〇	九八
車渡	車	一〇	一五	〇	〇	二五

廣州市水上警察四分局船戶統計（第貳表）

船類						
垃圾船	垃	二七	三〇	〇	〇	五七
樓船	樓	〇	四	〇	〇	四
電船	電	一九	五	〇	一九	四三
戲船	戲	〇	二五	〇	〇	二五
運煤船	煤	三九	〇	二〇	〇	五九
運棺船	棺	一六	〇	〇	〇	一六
菜艇	菜	三	〇	〇	〇	三
蜆艇	蜆	六〇	〇	〇	〇	六〇
米艀	靜	〇	六七	〇	一〇七	一七四
福音船	福	〇	二	〇	〇	二
總數		七、八二八	五、二五八	一、八一七	二、八二一	一七、七二四
百分比		四四·一七	二九·六六	一〇·二五	一五·九二	一〇〇

船戶類別	簡稱	數口	百分比
四柱大廳、	柱	四、六八八	二六・四五〇
沙艇	沙	二、一六〇	一二・一八六
貨船	貨	五、〇七八	二八・六五〇
紫船	紫	七五二	四・二四二
橫水渡	橫	五一一	二・八八三
捕漁艇	漁	一、二一六	六・八六〇
孖舲艇	孖	三六〇	二・〇三一
運糞艇	糞	二二三	一・二五八
鄉艇	鄉	八八二	四・九七六
裝泥船	泥	四四九	二・五三三
運尿艇	尿	二〇一	一・一三四
運鹽船	鹽	二六九	一・五一七
四瓜扁	扁	六六	・三七二

娼妓艇	娼	三三	.一八六
輪船	輪	二〇	.一一二
河頭船	河	八七	.四九八
搬灰船	灰	四一	.二三一
鄉渡	渡	三九	.二二〇
蔚艇	蔚	四二	.二三六
紫洞艇	紫	四一	.二三一
洋舨	洋	九八	.五五二
車渡	車	二五	.一四一
垃圾船	垃	五七	.三二一
樓船	樓	四	.〇二三
電船	電	四三	.二四
戲船	戲	二五	.一四一
運煤船	煤	五九	.三三二

運棺船	棺	一六	·〇九〇
茶艇	茶	三	·〇一六
蜆艇	蜆	六〇	·三三八
米艀	艀	一七四	·九八七
[illegible]艼船	[illegible]	二	·〇一一
(三十二類)		一七、七二四	一〇〇、〇〇〇

總局統計的總數爲一八、三〇八，四分局的總數却爲一七、七二四。前者比後者多了五百八十六艘艇；那就可以明白政府機關的統計，確有不少令人難以索解之處。

不但這樣，據民國二十一年廣州市人口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參看第三表)船戶總數爲二〇、一六五，比公安局總局的總數竟多了一千八百五十七戶，比四分局的統計總數多了二千四百四十三戶；這又可見各種統計的差異之甚。

再就公安局二十一年所報告各種艇戶的數目(第二表)和人口調查委員會所報告各種艇戶的數目(第三表)來比較，亦有差異。人口調查委員會各種艇戶統計表如下：

廣州市水上各區各類船戶調查統計(第三表)

戶類＼區別	花地	海珠	鵝潭	南石	合計
貨艇	六〇八	三、二一八	二、八七四	一、〇三一	七、七三一
沙艇	一九四	一、九九三	一、一二一	二九八	三、六〇六
大罾艇	二八五	一、五一一	一、二三三	五六四	三、五九三
橫水渡	二四	五一五	八五	三八	六六三
餐業艇	六六	二二四	二一九	一〇一	六一〇
漁艇	三八	一六九	二九六	一〇一	六〇四
挖沙艇	六	一八九	一二一	五六	三六八
孖舲艇	二二	一一〇	一三三	一六	二八一
渡船	三八	一三	八一	一〇〇	二三二
田料船	一九	一〇四	七二	一一	二〇六
郵艇	二四	八七	二七	四	一四二
妓艇	〇	六三	六三	〇	一二六

火輪艇	〇	九八	三	二五	一二六
杉竹排	六	三〇	三六	一一	八三
絮洞艇	〇	二九	二一	〇	五〇
洋舢艇	七	一二	二一	二	四二
電船	〇	五	二五	二	三〇
檯船	〇	一二	四	二	一三
水寮	五〇	五六六	四四六	一二五	一、一八七
其他	三〇	二四九	一八三	六	四六八
合計	一、四一七	九、一九三	七、〇六二	二、四九三	二〇、一六五

上表與第二表對照觀之：貨艇一類，人口調查委員會的報告比較公安局的報告多了二千六百五十三艘，沙艇多了一千四百四十六艘，橫水渡多了一百五十二艘，妓艇多了九十三艘，輪船多了一百零六艘，廚艇多了一百艘，樓船多了九艘，此外還有他種艇舶數目的增減，尚不計算。

貨艇時時移動，相差二千餘艘，還可以說得過去；至於沙艇、橫水渡、妓艇、廚艇等比較

固定，常常停泊廣州河面，很少他去，而在同一年間，兩者調查的數目，竟差異如此，公安局的統計之不可靠，是很顯明的了。

現在再來檢討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的統計。在還沒有說到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關於蛋民人口的統計之前，讓我們先把該會的組織及工作概況作一個簡單的敍述。

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廣州市長劉紀文氏以廣州爲革命策源地，中外觀瞻所繫，而全市人口，向無詳確之統計，故凡百設施，罔資準據，於是飭令社會局長戀菊似氏擬具調查人口辦法，社會局奉令後即草擬大綱，簽呈政府。六月十六日在市行政會議決通過，隨即組織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專案辦理。並定於同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全市各校高初中學生，約一萬五千餘人，與該會派出的巡視員協同警兵分任前往各區住戶分派表格，十月二十三日收表。因該會前早有通告，各舖戶市民都能按期把表格填就繳交，工作進行，非常順利。

該會調查水上蛋民時，爲了避免他們對於調查人口發生懷疑起見，在未開始調查水上蛋民以前，曾發出告水上居民書，解釋調查的用意。

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所發出的填報表共分七種：甲、住戶，乙、商店，丙、公共處所，丁、船戶，戊、外僑，己、監獄，庚、無住所。當然，水居市民所填報的表是丁、船戶用的那一種。表中先開列區別，灣泊地，和船艇種類。其次，是姓名，家庭身份，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和教育程度等。

在那七種表中所開列的項目，大致相同，但有幾項爲船戶表裏所沒有的。那就是下列的幾項：

1.「出生年月日」

這個項目，是調查出生的確實日期。關係至爲重大，理應列入船戶的表中。因爲一切選舉權，被選舉權等等之有無，都是嚴格地根據出生年月日而確定的，然而船戶調查表竟缺乏了這個項目，那就等於不承認告水上居民書裏所說的話了。

2.「籍貫」

蛋民是逐水而居的民族，爲着生活關係，到處飄泊，他們沒有固定的地址。因此我們如欲調查蛋民的籍貫，好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然而他們世代相傳的籍貫總是有的，有些往往有很清楚的譜系，所以也應有詳細調查的必要，調查表中缺乏了籍貫的調查，不能不算是一個缺點。

3.「出生地」

這也許因爲委員會以爲他們的出世，是多在廣州河面，故不列爲表格，然事實上却有了不少蛋民是從各處遷來的。我們爲了澈底的明瞭蛋民歷來遷移狀況起見，亦同樣有調查他們出生地的必要。

4.「服務地點」

陸居的市民，有些是在公共機關服務，有些是在商店或工廠裏傭工；可是蛋民的工作地點就只有在水上，本可以不問而知的；但蛋民之中亦有一些在陸上擔負起驗或其他的工作，故亦有調查之必要。

5.「宗教」

蛋民並非完全沒有宗教的。他們也有信奉佛教，或基督教的。調查表裏竟沒有列入這個項目，這是沒有理由的。

此外如「居住本市年數」「現在或他往」「有否廢疾」等項均不列入，這都使我們難於明瞭蛋民的現狀。這恐怕還是出於政府蔑視蛋民的心理，所以這次蛋民的人口調查，多少總是有些缺點的。

現在我們進一步來研究這次調查蛋民人口的實際情形。

廣州市調查人口委員會把廣州市內陸居的人口調查完竣後，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便繼續調查水上蛋民的人口，因為水上情形和陸上情形不同，故特別委託廣東民船工會幫助調查。每隊並由調查人口委員會派出職員一二人擔任指導。至於每隊的調查人員，都由民船工會派出。其中一部分是該會的會員，一部分是聘請來的。每天出發調查的人員，約有一百至二百人左右。

調查劃分為三區，共計十隊。（一）海珠區五隊，其範圍由海珠島以東至嶺南大學一帶。（二）鵝潭區兩隊，其範圍由海珠島以西至白鵝潭一帶。（三）南石區三隊，其範圍由白鵝潭至南

石頭一帶。到了十四日，經過了十二天的時日，水上蜑民的調查工作，才算完竣。

這次調查的結果，全市水陸蜑民共計一十萬零一千二百三十六人，而水上蜑民卻佔了九萬二千零一十六人。水上蜑民的人口列表如下：

廣州市船戶男女人口統計

區別＼性別	男	女	總數
花地	二、四九二	二、一九二	四、六八四
海珠	二一、八三五	一九、八九一	四一、七二六
鵝潭	一七、七一一	一五、五四〇	三三、二五一
南石	六、七〇三	五、六五二	一二、三五五
總數	四八、七四一	四三、二七五	九二、〇一六

全廣州市男女人口總數，爲一百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三人。而蜑民所麕集的地方：花地，海珠，白鵝潭，南石頭四區，水陸蜑民共有一十萬零一千二百三十六人，佔全市人口約百分之十。這就是說一百個廣州市民中有十個是蜑民。蜑民人口有這樣多的數目，他們之在經濟上，

教育上，治安上，交通上對於整個廣州市面都有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決不能忽略的。

廣州市的蜑民人口，在一十萬零一千二百三十六人當中，水居者佔九萬二千零一十六人。以水陸蜑民總數減去水上蜑民之數，得陸居蜑民人口之數爲九千二百二十人。

在全市蜑民總數之中，各區之水陸蜑民男女人數可得下表：

廣州市蜑民戶數及人口總數統計

類別／區別	戶數	人口		
		男	女	合計
花地	二、二一九	六、〇九九	三、七九四	九、八九三
海珠	九、三二二	二三、八三一	二〇、三四八	四四、一七九
芳澤	七、〇六四	一七、七九〇	一五、五四〇	三三、三三〇
南石	二、四九四	八、一八二	五、六五二	一三、八三四
總數	二一、〇九九	五五、九〇二	四五、三三四	一〇一、二三六

在上面二一〇九九戶數的當中，船戶佔了最大部份。而在陸上住戶，商店，公共處所，外僑較少。各種蜑戶統計如下表：

廣州市疍民各類戶數分配統計

區別	住戶	商店	公共處所	船戶	外僑	總計
花地	四四五	三四二	一五	一、四一七	—	二、二一九
海珠	九三	—	六	九、一九三	三〇	九、三二二
鵝潭	—	—	一	七、〇六二	一	七、〇六四
南石	—	—	一	二、四九三	—	二、四九四
總數	五三八	三四二	二三	二〇、一六五	三一	二一、〇九九

關於廣州疍民男女年齡的統計。先將疍民年齡分為五個項目，一歲至五歲為第一項，六歲至十二歲為第二項，十三歲至二十歲為第三項，二十一歲至五十歲為第四項，五十一歲以上為第五項，其餘未詳的，統歸入第六項。各項年齡得如下表：

廣州市水上四區居民男女年齡分類統計

類別	性別	花地	海珠	鵝潭	南石	總數
一歲至五歲	男	三六六	一、六六三	一、三二八	五一一	三、八六八
	女	三九三	二、二〇八	一、三二二	七八七	四、七一〇
	合計	七五九	三、八七一	二、六五〇	一、二九八	八、五七八

	六至十二歲			十三至二十歲			二十一至五十歲			五十歲以上			未詳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六七四	六〇七	一、二八一	一、一二五	六三八	一、七六三	三、三〇三	一、六六四	四、九六七	六一七	四八五	一、一〇二	一四	七	二一
	三、〇五二	二、八八三	五、九三五	三、三〇一	四、六〇三	七、九〇四	一三、五五六	八、五六六	二二、一二二	二、二五八	二、〇八七	四、三四五	一	一	二
	二、三三七	二、一四一	四、四七八	三、四四〇	三、八〇六	七、二四六	九、一〇五	六、〇七八	一五、一八三	一、五八〇	二、一九三	三、七七三	〇	〇	〇
	九五七	九〇二	一、八五九	一、三五七	一、〇六七	二、四二四	四、八〇〇	二、四四二	七、二四二	五四一	四四八	九八九	一六	六	二二
	七、〇二〇	六、五三三	一三、五五三	九、二二三	一〇、一一四	一九、三三七	三〇、七六四	一八、七五〇	四九、五一四	四、九九六	五、二一三	一〇、二〇九	三一	一四	四五

四區合計	
男	六、〇九九	二三、八三一	一七、七九〇	八、一八二	五五、九〇二
女	三、七九四	二〇、三四八	一五、五四〇	五、六五二	四五、三三四
總數	九、八九三	四四、一七九	三三、三三〇	一三、八三四	一〇一、二三六

上表是把四區的水陸蛋民人口總數統計的。男女年齡的分配，在一十萬零一千二百三十六人當中，有五萬五千九百零二是男人，有四萬五千三百三十四是女人，而男多於女有一萬零五百六十八人。以年齡來說，男女人口佔最多數的一項是由二十一歲至五十歲，計有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四人。其次是由十三歲至二十歲，計有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七人。和這個數目差不多的是由六歲至十二歲的一項，計有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三人。佔最少數的一項，除了未詳的不計外，是由一歲至五歲的兒童，只有八千五百七十八人。可是五十歲以上老人卻有一萬零二百零九人；老年還比嬰孩多了一千六百三十一人。

蛋民婚姻統計，亦可得下表：

廣州市水上四區居民男女婚姻狀況分類統計

類別／區別	已婚	未婚	失婚	未詳	各區合計
花地	四、五七三	四、六五五	三八九	二七六	九、八九三

海珠	二一、一七七	二〇、四五〇	一、九四九	六〇三	四四、一七九
鷄潭	一五、五七二	一五、五四五	七九九	一、四一四	三三、三三〇
南石	六、二九七	六、九三四	四一六	一八七	一三、八三四
總數	四七、六一九	四七、五八四	三、五五三	二、四八〇	一〇一、二三六

上表是把四區的蜑民男女婚姻狀況，來作分類的統計，在十萬零一千二百三十六人當中，已婚的人佔最多，計有四萬七千六百一十九人，其次爲未婚的人，有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人；其餘失婚的有三千五百五十三人；未詳的卻有二千四百八十人。把已婚的和失婚的合計起來，已佔了全數過半；況且在未婚的一項中，也許將來都走入結婚一途；這可見蜑民結婚率是很高的。

蜑民的教育情形，這裏也有一個統計，如下表：

廣州市水上四區居民男女教育分類統計

類別	性別＼區別	花地	海珠	鷄潭	南石	總計
不識字者	男	二、二五六	一〇、〇七二	一一、三〇八	四、一〇八	二七、七四四
	女	二、六二一	一三、〇二二	一〇、二四〇	三、四六五	二九、三四八
	合計	四、八七七	二三、〇九四	二一、五四八	七、五七三	五七、〇九二

識字者			初等教育程度			中等教育程度			高等教育程度			科舉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男	女	合計
四八〇	九五	三七五	二、三八三	一七六	二、五五九	二四八	一九	二六七	一〇	三	一三	二	〇	二
三、二四二	一三七	三、三七九	三、二五五	一四二	三、三九七	六七〇	七四	七四四	五一七	一二二	六三九	〇	〇	〇
一、七八五	六七	一、八五二	一、一五三	八一	一、二三四	一一九	三	一二二	八	〇	八	〇	〇	〇
一、〇二三	二一	一、〇四四	一八〇五	二三	八二八	一四	一	一五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六、五三〇	三二〇	六、八五〇	七、五九六	四二二	八、〇一八	一、〇五一	九七	一、一四八	五三五	一二五	六六〇	一	〇	二

水　計 男	水　計 女	水　計 合計	四區總計
七二〇	八八〇	一、六〇〇	九、八九二
六、〇七五	六、八五一	一二、九二六	四四、一七九
三、四一七	五、一四九	八、五六六	三三、三三〇
二、二三二	二、一四二	四、三七四	一三、八三四
一二、四四四	一五、〇二二	二七、四六六	一〇一、二三六

上面的統計表，把水上四區的疍民男女分爲不識字者，識字者。而教育程度則分爲初等，中等和高等。不識字的人比識字的多了一萬零一百四十二人。男女比較，不識字的女人比男人多了一千六百零四人；而識字的女人卻比男人少得多。其原因是疍民的婦女差不多通通都要操作度活，她們爲生活所迫，很少有受教育的機會。而疍民之能受到初等教育的，已算是萬幸，遑論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所以從上表看來，受中等教育的比受初等教育的人少，而受高等教育的比受初等及中等教育的人更少。同時這個統計表中，所有的人口數目是包括了水陸居民而言，受中等及高等教育的陸上人是不是眞正的疍民，還有疑問。所以照我們的推測，以爲花地區科舉一項裏面的兩個男人似乎不是疍民。其原因是在前淸科舉時代，疍民是沒有享受應試的權利的。

這裏讓我們再來看看那水上四區船戶男女職業的分類統計。表中共分作小舨艇，鄉艇，住戶艇，娼妓艇，小艇，營業艇，運貨艇，鄉渡，省港船，漁業艇，電船，渡客船，輪船十三

項。此外，還有其他和未詳兩項。列表如下：

廣州市水上四區居民男女職業分類統計

職業 / 區別 / 性別	小瓜艇		搭艇		住戶艇		娼妓艇		小艇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花地	七七	七五	五一	二九	一五六	二六九	四六	一	二一六	二一五
海珠	四五九	八二二	五六厶	二三六	九七六	一、五七三	一〇八	三五二	五二六	一、七一四
鵝潭	三〇六	二〇一	三九一	六二	二、〇二〇	二、二三八	七八	三三五	一、〇五九	六四九
南石	八四	七九	二一	二〇	一、一〇六	七九〇	九五	二一	三四一	四八九
總計	九二六	一、一七七	一、〇三四	三四七	四、二五八	四、八七〇	三二七	七〇九	二、一四二	三、〇六五

漁業艇	男	五八	五〇三	二一三	五六	八三〇
	女	二一	五二五	一九五	一八	七五九
運貨艇	男	九七三	八、〇九〇	八四二七	三、〇九二	一〇、五八二
	女	六二一	五、一七九	六、六一八	二、〇二〇	一四、四二八
鄉渡	男	〇	一、〇四六	二七七	二〇	一、二四三
	女	七	一二四	五五	二一	二〇七
省港船	男	〇	一、〇二六	二四	一〇	一、〇六〇
	女	〇	〇	〇	一二	一二
漁業艇	男	五七	四二四	九四八	一六七	一、五九六
	女	三八	八四六	三三六	一五一	一、三七一
電船	男	〇	六九	七四	六	一四九
	女	〇	〇	三	二	五
渡客船	男	五八七	五、九三八	三、〇五六	一、六二九	一一、二一〇
	女	七九〇	七、四〇四	四、〇九九	一、五三一	一三、八二四

輪船 男	輪船 女	其他 男	其他 女	未詳 男	未詳 女	四總合計
○	○	九一	一三	一八○	一一三	四、六八四
一、一八九	一○一	三二七	四八	五八六	九六七	四一、七二六
二一四	四	一六九	三九	四五五	七一六	三三、二五一
○	一	二七	一九	四六	四八○	一二、三五五
一、四○三	一○六	六一四	一一九	一、二六七	二、二七六	九二、○一六

上表是把水上的蛋民人口來做分類的統計，即在九萬二千零一十六人當中，除了住戶艇，小艇兩項不能看作職業艇外，運貨艇最多，佔三萬五千零一十人。其次渡客船佔二萬五千零三十四人，漁業艇佔二千九百六十七人。其餘小販艇爲二千一百零三人。在鄉渡操作的有一千五百五十人，在輪船的有一千五百零九人，在鄉艇的有一千三百八十一人，在省港船的有一千零七十二人。在娼妓艇的有七百零九人。在電船操作的最少，只有一百五十四人。

此外，還有籍貫和宗教的兩個分類統計，可是這兩個表都是單指陸居的九千二百二十二的蛋民而言，不能代表蛋民的實際情形，茲從略。

上面所述廣州人口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各種統計，因爲艇船的移動，蛋民對於人口調查的畏

忌，以及調查人員的缺乏經驗，都不能說毫無遺漏，不過，他們費了不少的人力與財力，所得的結果無論如何是會比公安局的報告，爲確實的。

但是我們對於廣州市人口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還是不能完全同意，這裏讓我們再把人口調查委員會關於廣州市水居四區的蛋民人口統計重述如下：

花地區	四六八四人
海珠區	四一七二六人
鵝潭區	三三二五一人
南石區	一二三五五人
總數	九二〇一六人

把這個統計和公安局同年所報告的數目（六五，七五二人）來比較，相差多了二萬六千二百六十四人。若從每艇的人數看來，則公安局所調查的一萬八千六百二十一艘艇，人口是六萬五千七百五十二人，平均起來每艘艇約有三個半人。而人口調查委員會調查的二萬零一百六十五艘艇，人口九萬二千零一十六人，平均計算約有四個半；可知若以每一艘艇來算，後者每艇人數多過前者每艇一個人。

但照我們的估量，公安局的統計，平均每艇三個半人，人口調查委員會所統計的每艇平均四個半人，都不算多。我們曾經把各類艇船上每艇的平均人數調查一遍，結果如表：

廣州市蜑船種類與每艇平均人數分類統計表

艇舶種類	每艇平均人數	艇舶種類	每艇平均人數
疏艇	八	紫洞艇	一三
四柱大艇	四	沙泥艇	六
貨艇	一八	柴艇	一〇
橫水渡	四	油魚艇	四
孖舲艇	四	尿糞艇	二
茶艇	五	蜆艇	五
紗艇	一〇	煤艇	一〇
運棺艇	四	垃圾艇	五
樓船	八	洋舨	四
車渡	一〇	鹽艇	一六
蚊艇	六	灰艇	五
四瓜桶	九	米舴	一〇
(種類二十四)	一七〇		

上表每艇的平均人數拿來與廣州市公安局水上四分局調查所得的各類船戶總數，統計起來，那麼全市各類船戶人口總數，應如下表：

廣州市水上各類船戶人口總數表（一）

船戶類別	每類船戶艇數	每艇平均人數	每類船戶人口總數
四柱大廳	四、六八八	四	一八、七五二
沙艇	二、一六〇	六	一二、九六〇
貨船	五、〇七八	八	四〇、六二四
柴船	七五二	一〇	七、五二〇
橫水渡	五一一	四	二、〇四四
捕魚船	一、二一六	四	四、八六四
孖舲艇	三六〇	四	一、四四〇
糞艇	二二三	二	四四六
鄉艇	八八二	一二	一〇、五八四
裝泥艇	四四九	六	二、六九四

運尿艇	二〇一	二	四〇二
躉舦	二六九	一六	四、三〇四
西瓜扁	六六	九	五九四
妓艇	三三	六	一九八
輪船	二〇	一〇	一〇〇
河頭船	八七	四	三四八
蜆灰船	四一	五	四〇五
[illegible]渡	三九	一二	四六八
駁艇	四二	八	三三六
紫洞艇	四一	一三	五三三
[illegible]紅	九八	四	三九二
[illegible]渡	二五	一〇	二五〇
垃圾船	五七	五	二八五
樓船	四	八	三二

電船	四三	四	一七二
數船	二五	一四	三五〇
煤船	五九	一〇	五九〇
棺船	一六	四	六四
菜艇	三	五	一五
蜆艇	六〇	五	三〇〇
米艀	一七四	一〇	一、七四〇
福音艇	二	二	四
合計	一七、七二四	—	一二三、九一〇

其次，再拿來與廣州市人口調查委員會調查所得的各類船戶總數，統計起來，全市各類船戶人口總數又得下表：

廣州市水上各類船戶人口總數表（二）

船戶類別	每類船戶總數	每艇平均人數	每類船戶人口總數
貨艇	七、七三一	八	六一、八四八

沙艇	三、六〇六	六	二一、六三六
大䑸艇	三、五九三	四	一四、三七二
横水渡	六六三	四	二、六五二
罾業艇	六一〇	四	二、四四〇
漁艇	六〇四	四	二、四一六
挖沙艇	三六八	一〇	三、六八〇
孖舲艇	二八一	四	一、一二四
渡船	二三二	三	六九六
田料船	二〇六	四	八二四
蝦艇	一四二	八	一、一三六
妓艇	一二六	六	七五六
火輪艇	一二六	一〇	一、二六〇
杉竹排	八三	二	一六六
紫洞艇	五〇	一三	六五〇

洋舢舨	四二	四	一六八
電船	三〇	四	一二〇
樓船	一三	八	一〇四
水寮	一、一八七	八	九、四九六
其他	四六八	二	九三六
合計	二〇、一六五	—	一一六、四八〇

根據表（一），全市船戶人口總數爲十二萬三千九百一十八人，表（二）爲十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人。若把這兩個數目平均起來，則全廣州市的蜑民人口總數，至少有十二萬零一百九十五人。以二萬艘艇船計算，平均每艇人數爲六人，均較公安局及人口調查委員會所得的平均人數爲多。同時各類艇上的兒童及在陸上工作的蜑民還沒有計算在內。這樣看來，廣州全市的蜑民，當在十二萬以上；何況廣州全市各類艇船總數，像我們上面所說，尙不止人口調查委員會及公安局所統計的數目？

由此可見廣州市公安局及人口調查委員所調查的水上蜑民人口，都不正確。雖然我們承認我們所估計的數量，也不能算是絕對正確，但經過了一番研究，和實地調查相比較，所得的結果，當然是較爲可靠與合理的。所以我們相信廣州市蜑民的人數，決不像公安局及人口調查委

員會的統計，更不像普通一般人所臆度的數目。總之，據我們綜合各方面的研究結果統計起來，廣州市的蛋民人口，當在十五萬左右。

第四章 蜑民與政府

關於蜑民和政府的關係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幾方面來討論。從常璩的華陽國志巴志裏，我們找出下面的一段話：

涪陵郡……多儀蜑之民。縣邑阿黨，鬬訟必死。……漢時赤甲軍，嘗取其民。蜀丞相亮，亦發其勁卒三千人，爲連弩士，遂移家漢中。

又同書蜀志說：

蜀郡……廣都縣……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爲巴郡太守，甚著德惠。辰卒，官郡儀民北送及墓，儀蜑鼓刀辟踊感動路人。

這兩段話，都是說明蜑民和政府的關係，雖則前者是說蜑民被壓迫而移居，後者是說他們因受德政而感動。我們於此，可以明白在漢時，政府之於蜑民，已用過兩種方法來治理：一是武力的征服，一是德惠的柔化。同時，我們也可以知道，在漢時的蜑民，並不像後來的人們之只爲野性難馴，而加以「蜑家賊」的名號。他們本是良民，政府苟能設法來導化，他們是不會反叛作亂的。

但是自漢末三國以來，大約因爲王室政權日衰，未遑顧及他們，同時也許因爲地方官吏壓

迫他們，使他們無路可逃，故不能不反抗。關於晉民反叛，和政府討伐事略，晉李延壽撰北史卷九十五列傳第八十三蠻僚條，及唐令狐德棻撰周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四十一蠻類均有差不多同樣的記載。今摘錄周書的一段話於後，以示其概。（周書雖被人稱為「文而不實」，然這段記載似比較北史簡明）

蠻者，盤瓠之後，族類蕃衍，散處江淮之間，汝豫之郡。憑險作梗，世為寇亂。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武成初，文州蠻叛，州選軍討定之。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趙剛等，總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於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為其聲援。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乃遣開府王亮率眾渡江，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並生口三千人，降其部眾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險，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賨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騰被甲先登，眾軍繼進，備經危阻，累月乃得舊路。且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犂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犂等，結為父子，

又多遺其金帛，伯珍等悅，遂爲鄉導，水邏側又有石勝城者，亦是險要，令賢使兄子龍眞攻之，勝又密誘龍眞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龍眞大悅，密遣其子詣勝，勝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旣深，仍請立效，乃謂勝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勝許以三百兵助之，旣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眞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並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參看同書卷二十八列傳二十陸騰傳。）

這段話裏所說的蠻，也許未必完全是蜑，然而所謂「蠻蜑以爲峭絕」，「蠻蜑望見，輒大號哭」，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蜑民被過陸騰征伐，至少是表示蜑和其他種蠻族雜處。同時，冉令賢和其種族，也許都是蜑族，不然，蜑民何苦幫助他們而反抗政府，而致被戮的數目到這麼多。

我們從上面那段話裏，還得到一個暗示：就是，這些蜑民，不但要費了政府不少的力量，才能蕩平，事實上，他們自己好像成立過「國家」，有過軍事與政府的組織。而且這個軍事政府的組織，也許很爲完備，所謂「僭稱王侯」，「增浚城池」，「置立十城」，「遣帥調兵」，「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通通都是說明他們是一個有軍事與政府組織的民族。而且以當時稱爲第一流將才的陸騰，也要用欺騙奸詐的手段，始能克服他們，可知在蠻蜑所統治下的軍旅政府。必定是與一般所謂烏合之衆，所可同日而語的。

又唐書卷十九僖宗本紀說：

> 乾符元年，……南詔蠻寇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西川節度使高駢奏，奉勅抽發長武、鄜州、河東等道兵士創南行營者，伏以西川新軍舊軍，差到已衆，況蠻蜑小醜，必可枝梧。今以道路崎嶇，館驛窮困，更有軍頓，立見流移。所謂望一處完全而百處俱破，且兵不在衆，而在於和。……詔答曰：蠻蜑如尙憑陵，須倍兵禦敵，若已奔逃，卽要併力追擒，方藉北軍助平南寇。……

同書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傳說：

> 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數年之內，夜犬不驚，創痏之民，粗以完復。

羅香林先生在其唐代蜑族考上篇裏（參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月刊二卷三期），曾引這兩段話，來證明唐代的南詔，是蜑族所建國。這種臆說，是否確實，我們未敢遽詞。就使是確實，也不算得希罕。蓋北史周書已明白的說蠻蜑曾有軍事政治的組織。但是我們所要注意的，是蠻蜑的勢力，既是那麼大，要使政府要調動大員，四處合兵抵禦，則不但他們是政府的一種重要障礙物，而且暗示他們必定有過強有力的政府和軍事的組織。

大概自漢到唐，蜑民之在四川三峽一帶的，人數必不爲少。同時，他們的勢力，有時澎漲，有時衰落，在澎漲的時代，政府要用了不少的兵力，始能征服。惟唐代政府兵威較強，版

圖擴張也較大，也許他們有的被迫他徙，有的逐漸同化，其結果是在這些地方的蜑民，逐漸消滅，故在宋代的文獻之記載蜑民事蹟者，差不多完全限於廣東一帶，和水居的蜑民、而且從宋以後，志書文獻之記載關於蜑民者，據我們所知的，皆謂蜑民爲水居種族。

上面是從蜑民之反叛，而致政府征伐，與蜑民自己之軍事政治組織方面，來說明蜑民之於政治的關係，我們現在再從政府對於統治蜑民的機關的設立，及其組織的概略來考察蜑民與政府的關係。

據我們目下所知道的，統治蜑民的較早的機關，是明洪武所設立的河泊所，其職務是掌收漁課，在明代河泊所多設立於大河以南、河北聽說只有鹽山縣一處。（在今河北省。）蜑民因爲水居，而且大都捕魚爲業，故歸該所管理。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裏說：

> 蜑戶，……洪武初，編戶立里長。

此外，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十四廣州部雜錄，陸鳳藻輯小知錄卷三四裔，番禺縣志與專縣志等，均有同樣的記載。可知政府對於蜑民的管理，已有一定的計劃，而且編戶，立里長，使治理上，負責有人。明代河泊所的設立，乃掌收漁課，並非專爲管理蜑民，故除廣東外，他處也有河泊所。到了清代，大概僅有廣東設立這種機關，其主要原因也許是爲着管理這些蜑民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廣東四述博羅縣蜑民謂「隸河泊所」。光緒七年的惠州府志卷三十五云：

晉……籍隸河泊所，有長有民。

又說：

蛋人團籍歸善，有河泊所，有蛋戶。

又說：

興寧有蛋戶，河泊所則正統中知縣宋孟德奏革，以其人附貫六都籍，立其中首甲以領之矣。（參看咸豐興寧縣志）

可知廣東各處之有蛋民者，多有河泊所。然有蛋民而無河泊所者也不少，如惠州府志謂海豐、河源、龍川等縣均無。

河泊所設官二人，以掌收漁課。官名據王亦鶴先生（按王先生乃光緒年間河泊所所長王勳先生之弟）云，是叫做大使。王先生且曾告我道：

清代沿前朝官制，廣東南海番禺河泊所大使二人，掌收漁課，及道光十二年，奉敕裁去一員，合併兩縣爲一員。

在河泊所管理之下的蛋民，分爲蛋戶。番禺縣志及鄧淳嶺南叢述謂蛋戶又分爲下面諸類：

有大罾，小罾，手罾，罾門，竹箔，簍箔，大箔，小箔，大河箔，小河箔，背風箔，方網，輳網，竹篣，布篣，魚籃，蟹籃，大罟，竹箕等戶，一十九色。

現在這些名目，已少存在，惟這些名目的起源，必定很早。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

卷四廣東八云：「廣中醫門……多爲世家所執」等語，可知「醫門」的名詞，流行很早。河泊所在光緒末年尙存。王勳先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尙爲該所大使。到了光緒三十年左右，廣東當局設水巡總局於廣州河裏的海珠島上。民國初年，廣州警察制度改爲區制，全市共分爲十二區，其中一區爲水上警區。區之下又分爲一、二、三、四分處。近來廣州警察制度，又從區制改爲局制。全市有公安局一，別有分局二十九。蜑民歸於海珠、鵝潭、花地、南石頭四分局。因爲海珠分局較大，尙有分局，如二沙頭分局。

因爲蜑民是居在水上，所以公安局的地點，設備和人員的訓練，均和陸上公安局有點不同。這幾個局的地點，位於河邊，且多搭棚，棚伸出河面。巡查多用小輪船，或小艇。局內人員，須長於游泳與搖艇。

據我們在民國二十二年的調查，關於廣州管理蜑民的公安局的各分局的人員警士及其職務的分配，和其所管理水居人民的數目，大略如下二表：

各區警長與警士職務分配表（一）

職別	警長的職務		警士的職務					總數
區別	勤務	合計	站崗	特務	內勤	預備	合計	
花地	六	六	八一	○	六	六	九三	九九

海珠	一二	一二	一〇八	六	一二	七	一三三	一四五
鷄潭	六	六	三〇	八	六	二	四六	五二
南石頭	六	六	三〇	〇	六	三	三九	四五
總數	三〇	三〇	二四九	一四	三〇	一八	三一一	三四一

各區警士及每警所管人數分配表（二）

區別	警士	人口	每警所管人數
花地	九三	九、八九三	一〇六・三八
海珠	一三三	四四、二五四	三三二・七三
鷄潭	四六	三三、三三一	七二四・五四
南石頭	三九	一八、八三四	四八二・一五
合計	三一一	一〇六、三一二	（平均）四一一・四五

這個表是完全根據公安局各分局的報告而造成。表（一）沒有可討論的地方。表（二）卻有說明的必要：第一公安局的人口報告，很不準確，故表中每一警士所管理的人數，當有疑問。第二，花地、海珠間各局有管理其附近陸居人民的，故這些分局，不能謂爲絕對的水上公

安分局。又水上居民，亦有非疍民者，數目雖不多，然這些分局，也非完全爲疍民而設。這幾點，我們在上章討論人口問題中已經說及，這裏不必多說。

事實上，從公安局看來，本無所謂疍民和非疍民的差別，也無所謂陸上居民與水上居民的不同。在法律上，這些分別更是沒有什麼意義。不過因爲水上治安的管理和設備之於陸上的管理和設備，有了不同，又因水上居民，差不多完全是疍民，而我們的研究對象，又是疍民，故略爲敍述。此外有些疍民之居於陸者，自然而然的受陸上公安局的管理，其和一般陸上居民，並沒有什麼分別。

除公安局外，疍民還受管於別一政府機關，這就是廣州從前的航政局，現在改稱港務局。港務局名義上所管理的是交通，該局平常也巡艇巡查，然事實上，巡艇大概是催繳交通費，而交通的管理，卻是由公安局代行。

上面所說的是廣州公安局及港務局之於疍民的關係，在廣西像梧州的疍民，也是由這兩個機關管理，雖則廣西仍然沿用航政局的名稱。其他各處之沒有航政局或港務局的，則由公安局完全負責管理。至停泊於鄉村之疍民，多由鄉團或村中的自治機關管理。

在這裏，我們可以順提及公安局及航政局的職權上的關係。在職務上，公安局所管理的是治安，而航政局或港務局所管理的是交通，可是在實際上，二者都有很密切的關係。據我們從廣州公安局所調查的結果，公安局年來所受理關於疍民的案件，至少十分之五是屬於艇船相撞

的事情，可是這些事情的發生，卻是因交通上的擁擠或不遵守交通規則所致。嚴格來說，要由港務局來辦理，可是實際上是公安局辦理。同時蜑民向航政局或港務局繳納的交通費，卻比向公安局所繳的多好幾倍。在梧州我們聽說這兩個機關，因爲爭執這筆較大的收入，而發生職權上的糾紛。至於蜑民方面，因爲公安局的關係較深，且其歷史較久，對於公安局的費用的繳納，極爲願意。有不少蜑民告訴我們，公安局對於他們負了很大的保護責任，繳納公安費用，是很應當的。但是航政局或港務局，他們卻看作一個只會白收稅款的機關。

現在，我們再進而敍述政府對於解放蜑民，與蜑民參加政治的運動的概略。

原來蜑民在歷史上既被稱爲蠻夷盜賊，在視蠻夷爲禽獸的傳統思想之下的中國人，對於他們只有盡壓迫之能事，遑言解放。人們不但不允蜑民們讀書考試，而且不准他們陸居。不但不准他們陸居，甚至他們穿絲綢也不許可。所以怪不得有些人說：「蜑民是天下最可憐的人了」。

然而人類思想觀念是隨時代而變化的。所以在千餘年或二千年的重重壓迫之下的蜑民，到了現在，居然也會談起參政的問題，發起參政運動，企圖得到參政的權利，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據我們所知的，在歷史上較早對於蜑民加以注意，而命令解放的，是淸代的世宗。他在雍正七年五月二十八（一七二九）曾下過下面一篇諭令：

上諭：聞粵東地方，四民之外，別有一種名曰蜑戶，卽係蠻之類。以船爲家，以捕魚爲

業，通省河道俱有蜑船，生齒繁多，不可計數。粵民視蜑民為卑賤之流，不容上岸居住，蜑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民之樂，深可憫惻。蜑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摒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著該督撫等轉飭有司，通行曉諭，凡無力之蜑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蜑民，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以副朕一視同仁之至意。（參看雍正硃諭）

雍正是有清一代在行政上比較負責任的君主，他對於當時的民情時俗的認識，較為深刻。所以他之憫憐這般蜑民，也許是體恤下民的一種表示，然而同時他之所以解放這所謂「卑賤之流」，也可以說是有了不少種族的背景。原來中國人之鄙視漢族以外的民族的觀念之深，是用不着我們申說的。滿清本是東胡，入關以後，雖以武力統治漢族，然漢族之看不起他們，是處處可見到的。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用不着說，就是一般庸儒平民也有了這種思想。滿清政府，為了要打破漢族的種族偏見，故對於這般所謂「卑賤之流」的蜑民不能不加以同情，而副他所謂「一視同仁之意」。這是我們研究雍正之所以解放蜑民的諭示，應當注意的一個要點。

又從皇朝通考裏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乾隆三十六年，廣東之疍戶，浙江之九姓漁戶，及各省凡有似此者，悉令該地方查照雍正元年山西樂戶成案辦理，令改業爲良。

雍正、乾隆的諭令，雖不能使一般人民與官吏消滅其從來蔑視疍民的態度，可是在表面上，地方政府及志書記載，己不叫疍民爲「賤種」。比方同治十年所修的番禺縣志說：

諸疍……俾歲計戶稽船，徵其魚課，亦皆以民視之矣。

這與雍正所謂「疍戶本屬良民，……與齊民一體」的意旨，大致相同。民國成立，以五族共和爲口號，以人民平等爲原則，疍民當然不能算作例外，所以從政府的立場來看，疍民之於其他人民，當然沒有尊卑之別。

民國二年間，廣州西水汎濫，市民之受水災害的很多，在黃州河裏的疍民曾救了不少市民的生命，故不但一般市民，對於疍民的態度，爲之大變，聽說政府對他們，也特別獎勉。

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廣州市政府所設立的調查人口委員會曾發表一篇告水上居民書，今抄錄於后：

親愛的水居市民，本市這次舉行大規模的人口調查，已於十月二十三日在陸上舉行了。陸居的市民，現已調查完竣，現定十一月二日，再來開始調查水居的人口。關於調查人口的意義，本會早已盡量宣傳，諒大衆都曉得了。不過我們還要水上居民注意和認識的，就是這次調查人口，在政府方面是要替人民謀利益，是想把地方自治來完成。我們

如果懷疑到政府是在人抽稅等等的誤會，那實在是庸人自擾。在人民方面我們更要認識填報人口之後，我們才能獲得市籍；有了市籍，才有市民資格，才能受政府一切法律保障，和受到市民一切的權利。水上的市民們！來啊！忠實的填報人口，你們才能獲得法律保障和市民權利。

這篇文告，目的固是勸疍民忠實的填報人口，然實際上是顯明的承認水上居民——疍民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與陸上居民的絕對平等。而且在這篇文告裏，政府已避免了「疍民」這兩個字，而代之以「水上居民」。可知從政府的立場來看，過去所謂蜑疍的鄙視態度，已經完全消除。又所謂「水上的市民們」這句話，也表示政府並不當他們作一種特別的民衆；而當做市民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以爲無論這篇文告裏所說的話，是否能夠實行，然在理論上，政府當局承認疍民的法律和政治的地位之和其他市民平等，是無可懷疑的了。

上面是說政府承認疍民在法律和政治上和其他國民處於平等的地位，實際上疍民爲政府服務以及參加政治的運動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政府正式承認疍民地位，與「齊民一體」，據我們所知的，雖不過是二百年前，然疍民之服務於政府的歷史，好像較爲久遠，雖則這只限於某一方面或少數的人們。比方屈大均在其廣東新語人語類說：

疍人則編以甲册，假以水利，每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審川使守，略仿洪武初以疍

人稱水軍之制，擇其二三知勇者爲大長，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羽翼。

據說明洪武間，珠江的蜑民，每每流爲盜賊，騷擾居民，弄到政府方面的哨船水軍，常常也沒有辦法來征服他們，政府乃採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編蜑民萬餘人爲水軍，一方面可以減少他們的騷擾，一方面可以使他們控制他們的同族，因此，蜑民遂有服務於政府者，且有當隊長大長及其他的官職。

這樣看來，蜑民之服務於政府，好像是始於明初，然我們從周去非嶺外代答蠻人條又找得下面的一段話：

廣州有蠻人一種，名曰盧停，善水戰。

廣州在宋代，在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位置，已很重要，這些善水戰的盧停，若非爲政府服務，而爲海盜，必不能在廣州居住，若在廣州居住，而善水戰，也許是幫助過政府或服務於政府，始能見其所長，所以蜑民之服務於政府水軍的歷史，也許是在明以前。其實，在隋時，蜑民好像已在政府服務，隋書卷三十一地理志下云：

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

所謂先祖有功，而免徭役，也許是在政府服務過，而佔有相當的位置，這麼一來，蜑民之實際服務於政府或者參加政治工作，也許在隋代或隋代以前了。

總而言之，政府在軍事上之得力於蜑民的歷史，大約是在明初以前，不過到了明洪武間，始正式編爲水軍，此外又別設河泊所，立里長，以資管理。

在武官方面，蜑民曾有過地位，已如上說；至於文官方面，蜑民在雍正以前，也似有過地位。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云：

廣（州）中近年亦漸知書（指蜑民），或發陸附籍，與良民同編。亦有取科第者矣，然罾門多爲勢家所奪。

讀書是科第的基礎，做官是科第的目的，能夠登科第，則做官是無大問題的。蜑民既亦有取科第的，那麼蜑民之可以進仕途，當無疑義。又謂「罾門多爲勢家所奪」，又好像是證明明代清代的蜑民，本有科第名額，不過他們勢力不大，連至這些名額，也爲陸上有勢的人所奪。

我們從這些記載來看，大致可以證明蜑民正像雍正所謂「本是良民」。同時也好像指明政府從來之對他們，也並沒有禁止過他們讀書，登陸，應試；然習俗相傳，他們不能讀書，不能登陸，不准應試，甚至不准穿絲綢，大約是由於陸上一般人民，及土豪勢家所做出來；積之既久，遂以此爲政府所令，或且假託政府禁止之名，以行其私。蜑民勢力薄弱，難於抵抗，結果是愈迫愈甚，而他們在政治上在社會上也完全沒有地位。

所以若據顧氏所言，則雍正以前，蜑民固亦有登陸讀書應試甚至爲仕者，雍正諭示所謂「不容登岸居住」的話，大概指着那般土豪勢家而言。何況據史書所載，蜑民本乃陸居，而頭

炎武曾引晉書陶璜上疏，以為廣州南岸，在晉代也有數萬「蠻蜑雜處」，於是可知蜑民大概乃因被迫而水居的。

不但如此，蜑民之應與齊民一體，雖已經雍正諭示，然在滿清時代，蜑民之被陸上人壓迫之厲害，比之雍正以前，恐怕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然在此種壓迫之下，蜑民之讀書與移居陸地者，也非沒有，比方番禺縣志云：

諸蜑亦漸知書，有居陸成村者，廣州西周墩林墩是也。

實際上，既有蜑民陸居讀書，則身入仕途，理所宜有，惟常人之所以以為他們沒有參加政府工作，而史籍也沒有記載者，恐怕不外由於蜑民陸居之後，因恐怕受人壓迫而不敢自認其為蜑民，同時或由於已和陸上居民同化之後，不易認識其為蜑民罷了。

總之，我們以為所謂政府禁止蜑民參加政治之說，頗難置信。

最近來，廣州市調查人口，辦理地方自治，對於蜑民的參加政治，曾特別加以勉勵。這一點已見於上面所抄錄的調查人口委員會的告水上居民書裏，此外，前幾年又有蜑民要求選舉權的運動。廣州民國日報曾以「蜑民爭選舉權」為標題，並略記其事如下：

本市去年辦理地方自治，至今數月，各區及農工商各界市參議員，業已先後選出，惟水上蜑民，未得參與，現聞海珠，南石，白鵝潭各處蜑民，以彼等亦負納稅義務，為市民之一，應有選舉權，特推派代表多人，前赴「協助自治委員會」，要求成立水上自治區

選舉市參議員，開該會已據情轉呈市府，請示云。

這可以說蜑民在政治史上一種創舉。

廣州市政府對於此事，曾有批文，大意以為市參議員選舉，仍照各區辦理，不必劃分蜑民的界限。這就是說，蜑民本來是屬於海珠，鵝潭，花地，南石，四區，按照各區選舉參議員的條例，由這四區選派。我們以為這種態度，本是政府所應持有的。使政府而特別的設立蜑民選舉區，不照原有的市區辦理，則顯然的把蜑民當做一種特別民族看待。不過事實上的蜑民，既是被人蔑視，又沒有知識能力，同時這數個分區中，又有多少陸上人民，混雜而居，結果恐怕所謂按分區選舉，所謂蜑民區的市參議會代表，又不外為陸上居民或和蜑民沒有半點關係者所操縱。這麼一來，蜑民一切的意見與痛苦，都無從申訴出來，所以我們以為政府對於這些蜑民，要考慮其特殊情形，而找出一個辦法。

又廣州二沙頭的沙南，是蜑民所居的地方，屬於番禺縣，近來也照縣政府所頒佈的鄉村自治條例，實行村治，選舉村長。又有鄉團的組織，維持治安，這都可以說是蜑民參加政治的初步。

除了廣州市內及附近地方，如沙南外，蜑民之在政治上有多少地位的，要算三水縣的河口鎮了。河口是廣東西江一個重要的市鎮，位於西江北江和南通香港東通廣州的一個河口，且為廣三鐵路的終點。這個鎮市，簡直就可以叫做蜑民的市鎮。在好幾千的人口中，大半居住水

面。在水而居作的，全是蜑民，同時在陸上居作的，也多是蜑民，故無論在那一種商業上，蜑民都有相當或較優的地位。現在的副鎮長，也是一位蜑民。又因爲河口是三水縣的重要商埠口岸，在政治上的地位，本極重要，故蜑民在縣政上的地位，當然不可忽略。至於他們之在海關裏服務的，爲數也很多。

第五章　疍民的職業

關於疍民的職業，有些人以「捕魚爲業，賣淫爲生」這兩句話來概括。可是對於疍民的職業稍有過多少認識的人，總能明白這兩句話不但是片面之言，而且後者對於疍民有了侮辱的惡意。事實上，不但現在的疍民的職業，不能以這兩句話來概括，就是有史以來的疍民，也不只以捕魚賣淫兩者爲業。

反之，疍民的職業的種類，也很繁多，關於歷史上所載的陸居疍民的職業如何，我們不易知道。但是水居疍民和現在之移居陸上者的職業，大概可以略爲敍述。

歷史上，水居疍民的職業之見於著作者，厥爲採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已經說過：

> 合浦珠池蚌蛤，惟疍能沒水採取。

要是珠池蚌蛤惟疍能採取，則採珠之業，便爲疍人所專有。關於珠池的起源與沿革，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一廣東五曾說：

> 按珠池之事，漢唐無考，自劉鋹置媚川郡，宋開寶以還，遂相沿襲，設場置司，或採或罷，迄無定制。洪武二十九年，詔採而已，未有專官也。正統初始令內官一員，分鎮雷廉，正德中，又取回，鎮雷者，總關於廉。嘉靖時，巡撫林公富盡奏除之。專其任於兵

備諸臣，此廉郡之大幸也。

珠池之由政府管理，雖像蜑民所說，漢唐無考，然關於珠海或珠母海，舊唐書地理志曾有記載云：

合浦縣有珠母海。

又「合浦還珠」是漢代孟嘗做合浦太守時的故事（見後漢書），可見採珠的歷史很久。假採珠爲蜑民所專有，則不但可知廣東的蜑民在漢唐時代以採珠爲職業，而且可知廣東蜑民之水居的歷史很久。

可是採珠之業，恐怕未必是蜑民的專業。晉書陶璜傳載「合浦百姓惟以採珠爲業。」舊唐書地理志也云：「珠母海爲郡人採珠之所」。淸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也云：

雷州直出海中，有淵洲。周廣七十餘里，內有人村，專業採珠。

又如明林富請罷採珠疏有云：「題爲乞罷採珠以蘇民困」等語。舊唐書所謂「郡人」，孫承澤所說的「人村」，林富所指的「民困」，大概不一定全是蜑民。不過，自宋以後，蜑民在採珠的方法以及從事這種職業的危險，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已有記載。他說：

勞人以繩繫其腰，繩動搖則引而上。先煑衲毳極熱，出水，急覆之，不然，寒慄而死。或遇大魚蛟龍諸海怪，爲鬐鬣所觸，往往腹潰折股，人見血一縷浮水面，則蜑死矣。

關於蜑民採珠的方法敍述較詳的，如明陸容菽園雜記云：

珠池居海中，蜑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蜑丁皆居海船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絙；別以小繩繫諸蜑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人多葬鯊腹，或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墜石，用木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此無踰此矣。

歷史上的蜑民，除了採珠的職業外，志書所載，及民間傳說，多以爲蜑民乃賴打刧爲生，故每被叫做「蜑家賊」。毛奇齡西河合集蠻司合誌卷十五，關於這一點，曾有兩段記載，今錄之於后：

蜑戶在雷廉間，盜珠爲生，其酋長不一，有蘇觀陞周才雄爲二酋。其先皆安南夷。嘗款石城潿洲爲白僕，因得充蜑戶，阻烏兔、多浪爲險，招致大賈，使禁池盜珠。禁池兵衞故甚設，蜑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出刼。前此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偸襲殺之，於是他酋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曆改元，犯北海；明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永安；還入太廉角。既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佯爲珠商所迫，鼓棹而入於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兵備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蜑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兔。烏兔北枕高山，南濱大海，可爲窟穴。乃採大木十圍以上者

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塹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而封之。獨啓南一門，面海通出入，誡門者勿輕啓，凡啓必張旂志，鳴金鼓角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人，銜枚擊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已。已乃椎牛犒諸賊，治舳艫三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永安所近，有百戶張偉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滘滙哨，皆擐旂擐甲出戰。偉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於擊劍，橫行諸蛋中，諸蛋中當之輒創。顧倔強，寧赴水死，勿受創。以故劍所及，祇斬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人，而餘死於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爲勿及也。無何，蛋中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爲意，蛋倉卒圍治，治及兵十七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觀陞陽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鍾，及分巡徐時可辭夢甯請於總制劉堯誨，造樓船軍以二十七艘爲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爲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不支，聞大兵至，夜半從欖樹港逃之井村。官軍追之，生獲蘇觀敬、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等二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多漂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狼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死，曷若聚蛋詣軍門唯將軍命之，或尚有贍蛋哉，衆曰，諾，獨酋長陳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周才雄者，別爲

石城將所獲，衆皆定。其後梁本豪復亂。

梁本豪者，亦廣海賊魁也。先是海賊符一本稱雄海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竄於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本明、馬本高、石志和、布倘韜諸魁，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所制艇艦，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柁人，諸賊自操濯，乘風鼓波濤中，倏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水不能爲災，俗號人鯏。其俗女子男倍於男，男少時，倍力反過於壯者，以敵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捕，即百不得一。緝捕急，則山中編氓，爲保姦者，往往藏諸偷於家，深閣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出視，堅稱此門中無盜，不稍闖門。前此海賊誘倭奴入寇，頗得利，本豪既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按察趙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曾殺千戶濮澳與史林煌，鹵執通判駱乘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會相依爲奸，此不可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漁人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既而漸衆，則皆海上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爲橫江船，因緣爲利，頃以徵稅苛報罷，海上人無以爲資，皆闌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程方劫略沙頭鄭氏執其男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虎門，參將楊爲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白艚大艘，

不足用借及漁艇，分道並出騷擾，沉賊船八十餘，生獲本高等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蛋者，皆殲之。

毛奇齡所述之蛋賊，大概爲明時事。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也謂明嘉靖年間，倭人之入寇，多由蛋民引導。至於清初屈大均在廣東新語中蛋家賊條，也有關於這種記載。云：

「蛋中之盜，……患在無巢穴者，而不在有巢穴者。……蛋家其一類也。……彼大艙小艑，出沒波濤江海。水道多岐，而苦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凶渠相爲結合，我哨船少則不能蹤其踪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銳。

後來鄧淳在嶺南叢述蜑人條也說：

其一指蛋人一性兇善盜，多爲水鄉禍。粵故多盜，而海洋聚劫，常起蛋家。其船雜出海上，多寡無定，或十餘艇爲一宗，或一二三艇爲一朋，每朋則有數鄉船隨之醃魚勢便以劫，爲商旅害，秋成時，或劫割田禾沙田，農人有雇船者，各以錢米與之，乃免禍。

又同治十年所修的番禺縣志及三水江道瑞品呂男所輯粵中見聞也有同樣的記載。此外傳記及著作之言及蛋民以打劫爲生者尚多。比方在瓊州東海一帶，客船貨船之往來於清瀾陵水及各口岸者，每有談及蛋家艇之流爲盜賊者。可是近年以來，此風已大減少。至於廣州、三水、香山、新會各處的蛋家，據我們調查所得，不但少有盜賊的行爲，事實上，他們卻算是人民中之最能守法安份者。我們以爲過去傳記及志書之多視他們以行劫爲生的盜賊，恐怕未免於言過其

實。蓋蛋民本為人們所目為蠻夷種類，他們就使沒有強盜行為，也為人們所歧視虐待，何況人們之對於他們極盡壓迫之能事，而政府又從而慫恿之，無路可逃，不為盜賊，必至餓死。故凡一般人之能稍明瞭其實況者，無不嗟嘆其為世間最可憐最貧苦之民族。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廣東四博羅縣條，對於這一點已說得很明白。茲錄之於后：

嘉隆間，山海盜竝作，盜不耑於傜與蛋，而傜蛋或為盜倡芟夷之後，族乃不蕃。承平六十一年，復蠢蠢動矣。……邑之蛋有二，一編為篷箕之屬，一捕魚，皆不徙業。編竹者籍隸東莞，其賦長歲，賦丁銀一錢。捕魚者隸籍歸善，其賦長歲，賦人二兩，十年更籍，又賦人五兩，子壯有室則父免。狹河駕艇舟。得魚不易一飽，而賦身錢如許，欲不激而亡且得盜乎？邑魚課米，既派於民田，而業漁者困累乃更甚，是安可不亟為之所也。

關於描寫蛋民此種苦況之記載，不勝枚舉。可見蛋民雖係被迫而為盜賊。至於今日的蛋民，像上面所說的採珠為業，打刼為生的事，可以說幾乎沒有存在。關於現在蛋民的職業，我們可以將其比較普通及重要的數種來分別敍述。

蛋民既差不多完全以舟為家，浮生海上，捕採海鮮食物，乃是環境所使然。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謂「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為業，採海物為生。」周去非嶺外代答謂「欽之蛋有三：一為魚蛋，善舉網垂綸，二為蠔蛋，善沒水取蠔……」。廣西通志述桂林知府錢元昌粵西諸蠻圖記謂「或執笱撑舟，其浮家江濱，而止以捕魚為業，惟蛋人也。」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八十邊

州府棠考八風俗志謂陵水「蛋民世居……瀕海諸處，男子罕事農業桑，惟緝麻爲網罟，以漁爲生，子孫世守其業」。又萬州「蛋人……居海濱，業漁，以魚赴墟換穀」。「文昌有蛋，蛋世漁戶也」。此外關於記載蛋民之從事漁業的志書，不可勝舉。現在沿海一帶的蛋民之在香港、澳門、瓊島、陸豐各處者，多依賴漁業爲生。至於珠江、閩江流域之以漁業爲生者，也不算少。光以廣州河面來說，漁艇約有一千五百艘，艇的名目，也很繁多。所謂打漁艇，捕魚艇，繒艇，蜆艇，魚水艇，攞蜆艇。又有專取蝦麵(音春，蝦卵也)艇。在廣州所見之漁艇，大概很小。普通長約一丈四尺，闊僅三尺二寸。除捕魚的網罟、竹籠及線釣各種用器外，夫婦子女住食均在其中。西江從三水至梧州間，所見漁艇，略爲廣大。大約因每年西水汎濫，河流急迫，漁艇太少則易生危險之故。至於香港澳門及沿海一帶之蛋民漁艇，大約千數百艘，少約三兩百艘。在河裏的漁船，很少有帆，海裏皆用帆，捕取的海鮮食物，除偏僻地方外，大多數是直接運到魚欄，售與魚商，然後由魚商轉運各處。

漁業的蛋民，而特別是廣州的漁業蛋民，環境較諸普通的蛋民尤爲貧困。一來，廣州河面及其左近艇船，來往太多，魚蝦很少。二來，廣州稅餉名目繁多，而且一般征收稅餉者，往往多事勒索，故捕魚之蛋民，大都衣服破爛不堪，而其小孩多有一絲不掛者。至於艇小人多，其偪促情形，殊非筆墨所能形容。而且一遇風雨交作，或寒氣迫人的時候，其苦慘之景象，使人目不忍睹。在香港澳門的漁業蛋民，亦有致富小康者，然其數無多。在香港附近蛋民之捕魚

苦，若者日見在四五日間捕取不夠三斤。欲以自養尙且不夠，欲把來換米來，裁製衣裳，修理艇船，更不容易。在三水的漁業疍民，二十年前，人息頗豐，且有聯絡而建築祠堂。然近年以來，零落情形，日甚一日。至於惠州沿海一帶，年來漁業之不振，疍民亦難免不受其影響。他如惠陽各處之捕魚疍民，苦況之見載於報章者，已不止一次了。

大概來說，在沿海一帶及珠江閩江流域較小市鎮或鄉村左近的疍民，多以漁業爲生。至於在大城市如廣州，以至梧州等處，因爲河之兩傍均爲繁盛市場的區域，故來往兩岸及河面的交通，差不多完全依賴疍民艇船。在廣州所謂四柱大廳，橫水渡，孖舲艇，以至沙艇，都是專爲渡河或到廣州附近各處的客艇。其中以四柱大廳的數目最多。在廣州最少有五千艘以上。沙艇有二千五百艘左右，渡河橫水渡，約有五六百艘，孖舲艇也有三百六十至四百艘之間。總共這數種掉客的渡河艇，約佔廣州艇船總數的三分之一有餘。每艇平均至少二人以上。於是可知疍民之以掉客渡河的人數之多。而這些掉客渡河的疍民，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是婦女。

在廣州在西濠口、白鶴洞、花地、嶺南及頤養園下渡各處，沒有電船來往渡河之前，所有兩岸的水道交通，都操諸疍民之手。有了電船以後，疍民之賴掉艇過海者，多受打擊。雖則這些電船上的工人，也有不少是疍民，然電船所用工人既少，載客又多，此外價值之廉，時間之快，均於疍民艇船不利。比方從前白鶴洞沒有過河電船的時候，從白鶴洞到廣州各處的疍艇，不下三四十艘，有了電船以後，現在至多不出十艘。此外嶺南各處之疍艇在營業上受到電船的

打擊者，雖沒有白鶴洞蛋艇那樣厲害，然比之從前，也有天壤之別。

然而過海蛋艇之受打擊最大者，要算跨過珠江而連接河南河北的海珠鐵橋。在鐵橋尚未築成以前，在廣州河南河北兩岸，而特別是橋附近的靠掉客渡河爲生者，每天每艇平均入息總在一塊錢以上。鐵橋築成以後，每天所得平均僅四五毛。甚至有些整天沒有開市。至於康樂嶺南一帶的蛋艇，嶺南日間有電船後，日間所得，平均不够兩餐。（兩餐約需五毛）比之從前每天平均至少一元五毛以上的情況，已大不同。近來嶺南電船夜間加開一次，他們的環境愈覺困苦，再加以鐵橋之築成後，蛋民若不改業，似無以爲生了。

凡是到過廣州而步遊或坐車經過長堤一帶者，免不得會聽到沿途蛋婦叫「過海呵」的聲音，不絕於耳。要是你行近培英嶺南各處碼頭，他們立刻蜂擁跑到你的身傍，不絕的問道：「先生到嶺南呵！到培英呵！」要是你在沙面的沿岸，他們就會問道：「先生到白鶴洞呵！」要是你不在這些地頭附近，他們會問道：「過海呵！」「遊河呵！」一個新到廣州的人，有時也許會因爲她們的蜂擁而來的威勢及不絕而叫的聲音，感到驚異。

這種的艇船，普通二人掉搖，一人在後而立起。多數以二人操兩槳撑水，有時一槳，一人在前面，坐撑一槳。有時前面加坐一人，而加用一枝槳的。這是四柱大廳，沙艇以及橫水渡的大概。至於孖舲艇，則兩個人立在後面掌管兩槳，客人所坐的位置，是艇中間的部分。在孖舲艇者，面向掉艇者，而背着前駛的方向。其他艇船的客人，則面向前面直駛。

這些艇船都很清潔。有的還裝飾得很美麗。近來所有的四柱大廳，多仿嶺南碼頭艇船，客位背後有一橫板斜置，以便坐者背後有所依靠，故很爲舒服。蜑民婦女之掉艇者，多衣服整齊潔淨，而且招待週到，故也有不少的人們，喜歡多費點金錢，多點時間去搭艇，而不願搭小輪船。平常每艇兩個人中，一人留艇，一人徘徊於岸傍，招徠人客。他們每早六七點至晚間，除了用膳之外，一則忍耐的坐在艇裏，一則忍耐的鵠立堤岸，有些數日沒有一客光顧，若果得了一客，則滿面笑容，欣喜欲躍，而其旁立的一般同輩，亦似有了不勝其羨慕的樣子。

從事這種職業的蜑民，既差不多完全是婦女，其中也有不少當作副業，而非正業。比方沙艇多爲熱天過夜遊河或做住家之用，然日間有客叫搭艇渡河時，她們也多樂就。或者因正業入息太微，而不得不從事副業以資彌補。又有不少婦人，丈夫所有月薪入息，本可够用，然而從事這種工作，因爲她們別無所事，而蜑民社會，固少有坐而食的。又蜑民普通入息無多，能多得一點錢，雖牛馬之勞，而爲陸上人們所覺得所得太不抵所失的，她們皆樂爲之。故在蜑民之中，不分老幼男女，沒有一個人不終日勞碌。他們認爲以艇掉客，也許十日無客光顧，然一月之中，能有十次，也聊勝於無。蓋其生活艱難，使之不得不出此。

這是廣州以艇掉渡客人爲職業的蜑民的概況。在香港九龍的過海交通，完全爲小輪船所壟斷。且海面較廣，風浪較大，小艇較爲危險。故掉客過海之蜑艇，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但是香港爲東亞大港，每天國外國內各處輪船之來往很多，輪船少有碼頭停泊，多下錨於港中海面，

故人客之上落輪船，除電船外也有不少依賴於疍艇。至於旅館中所備之以搬運人客行李，差不多完全是疍艇，故他們之在沿岸一帶者，也多以此為業。可是他們招徠生意，不像廣州的這種疍民直接的去尋找，或等候客人。他們多數是和旅館合作，或由旅館長期或預先雇定。往來香港的客人，由自己僱艇上岸與到輪船者極少。

三水河口疍民很多靠珠江流域的輪船上落客人以為生。但是三水河口既為客人換駛舟車的市鎮，接送客人上岸下船，均由疍民直接交涉，故凡每次廣三火車到三水時，疍民之爭找客人，每每多至用武。苟非十分靈敏者，沒有法子找得生意。其由西江上游各城鎮來河口的客人，多數於船未到河口時，船上人員或侍役每代找艇。故疍民之要尋找客人者，必和船上人員侍役先前聯絡。然這種情形並非普遍。此外尚有由河口至西南的渡艇。兩個人搖掉一點鐘左右，僅得一毛錢，其情況最苦。

肇慶及西江幾個大市鎮，從前的疍民也有很多像三水河口之依賴接送人客到輪船以為生者。但是現在這種權利已為捐商所獨占。客人之中，鮮有不搭公司艇的。其結果是往日借以此區區為生者，至今幾乎不能不放棄而圖別業。

來往梧州之輪船渡船，多停泊碼頭，疍民之接送客人之到輪船或渡船者很少。又梧州過河對岸在大江以南者，地方偏僻，介於大江北江之半島，也非商業之區，疍民之依賴掉艇過河者，人數也不很多。自廣西大學開設於夾在大江北江的半島後，來往於梧州及半島者，人數較

多，疍民在那個地方，掉渡客人過河，入息頗豐，據說每艇每月約有五十元以上之入息，比之廣州好得多。然這種艇船數目不多。又將來若有過海電船行駛或鐵橋建築，則這般疍民，必定受累。

除了掉客過河或接送客人到船輪的疍艇外，又有載貨物的疍船。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在廣州並不少過於從事送客來往的艇船。據廣州公安局二十一年報告，貨船總數爲五千零七十八艘，事實上尚恐不止此數。照廣州市二十一年人口調查報告，貨艇約分爲七十種。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在陸上所有各種商店所發售的貨物，在水上都有裝載這些貨物的艇船。

這些載貨艇船，有些很大，有些很小。在香港的疍民貨艇，有能載數千擔重貨物者。在珠江流域大者約載千擔左右，小者數十擔。普通來說，貨船有二種：一爲專在市內裝載貨物，一爲由一市裝載貨物到他市鎮。前者多由疍民自己用櫓或竹竿搖渡，後者多合數船雇一小輪船拖駛。此外如在三水等處，因西水澎漲時，岸上店鋪多被水浸，故特備一種貨倉船，常泊於一處，少有移動。

貨物艇舶的名目雖多。然疍民自己差不多完全只是船主，而非物主。他們所靠以爲生者，不外是船租與搬運貨物上落的勞力酬勞。

貨艇載貨的價目，因時因地因艇而異，沒有一定的標準。年來經濟不景氣象，在廣州以及各處貨艇之失業者觸目皆是。

除上面所說的職業外，又有所謂專爲人們娛樂的艇船。這一類艇船，大約可分爲三種：一爲遊河之用，一爲住宿之用，一爲飲食之用。在廣州、佛山、肇慶、梧州各處不少的蜑民，依賴着陸上人雇艇遊河以爲生的。沙艇，四柱大廳，孖舲艇及洋板均做遊河之用。沙艇天熱時人們多當作旅館住宿。在肇慶、清遠等處好多蜑艇，是住宿艇。飲食艇在廣州、佛山、梧州有美麗的紫洞。此外所謂廚艇，也是飲食艇。但這些艇多爲蜑民自己於婚嫁或特別事故而請客時僱用的。

遊河艇常通二毛至三毛錢一句鐘。雇全日者價值較廉。住宿艇，在廣州大概每天六毛至一元之間，可容住客二三人。在三水因爲由西江上游來的輪船多在早上三四點間，故接客蜑艇，多預備給客人休息或睡覺至天明。在肇慶清遠各處，住宿艇的價錢較廣州略低。這些艇的內部，均極清潔，一般所謂走水路與有些商人，多喜借宿。較好的紫洞，大概租銀每天要十元或八元。若叫他們自己預備酒菜，租銀也許減少，菜銀每桌約二十元。沙艇有時也爲遊客或住客預備小食，大約二三塊錢，他們就弄出五六樣可口的菜色。

在廣州、佛山、三水、肇慶、梧州各處，所謂社會上高等人物，像教育界，軍政界，或是出頭的商家，對於蜑民多存了蔑視的態度，少有當蜑艇做旅館者。然雇艇遊河，或下艇請飲，卻是一件很平常很高興的事情。特別是炎夏的時候，在廣州東堤左右的紫洞艇，每每要早幾天雇定。至於荔枝灣的洋板，東山的四柱大廳，差不多完全是靠着這些所謂「優秀」的市民的光

顧以為生。近年以來一般名流政界迭了招待外國人士，也有到這些地方的。

現在我們進而談及蜑民的娼妓生涯。

「賣淫為生」是一般人所想像中的蜑民的職業。所以有好多人，一談到「蜑婦」這兩個字，就會聯想到「妓婦」這兩個字。比方胡樸安先生的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篇卷七廣東部廣東之蜑婦條裏說：

粵有所謂水雞者，即所謂蜑婦也。以其居水濱，故名。浮家泛宅，一葉扁舟，日以渡人為業，生涯亦頗盛。顧以此等水雞，則注意於夜市。所撑之艇曰沙艇，裝璜美麗，潔淨非常。每當夕陽西下，則燈火齊明。沿河一帶，如西濠口、長堤、沙基等處，濟濟溶溶，觸目皆是，一般青年蜑婦，盛服豔裝坐以待客。或高唱其鹹水之歌，或嬌呼其喚渡之聲。於是「叫艇呀」，「遊河呀」，「乘涼呀」，「過夜呀」，一片柔脆聲浪，乍聆之如春鶯出谷，殊令人解頤。遇炎時尤多。第見其衣黑綢之衣，長可及膝；着黑綢之褲，短及於脛。赤足盤座而露其雪白嬌嫩之膚焉。夜度之資甚廉，然多痲瘋之症，偶一不慎，則禍立隨之矣。

這段記載確是犯上文而不實的毛病。我且略舉數點，以示其錯誤的大概。第一，蜑婦所撑之艇，並非完全沙艇，廣州的沙艇數目，不及艇的總數十分之一。第二，這十分之一的艇，有了不少是家道小康，或入息充裕的蜑民的住家。第三，有了不少的沙艇雖可遊河借宿，然並沒

有少婦，卻是老婦或夫婦。第四，公娼艇和私娼艇中之妓女，有了不少是陸上人下艇充當者。第五，蜑民雖作鴇母，然自己兒女，使之當娼的卻是例外。當娼者多由蜑民或陸上人幼年購買而來。故若謂蜑婦皆妓婦，則錯誤過甚。這正像遊上海四馬路而見野雞者，謂上海婦女皆為野雞，沒有分別。

清乾隆年間，沈復在其所著的浮生六記卷四裏，曾有下面一段的記載。云：

正月既望，（按乾隆五十九年，西曆一七九四）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遊河觀妓，名曰打水圍。妓名「老舉」。於是同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對頭分排，中留小巷，以通小艇往來。每幫約一二十號，橫木綁定，以防海風。兩船之間，釘以木樁，套以籐圈，以便隨潮漲落。鴇兒呼為梳頭婆，頭用銀絲為架，高約四寸許，空其中而蟠髮於外，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身披元青短襖，著元青長褲，管拖腳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赤足撒鞋，式如梨園旦腳，登其艇即躬身迎笑，搴幃入艙。旁列椅杌，中設火炕。一門通艄後，婦呼有客，即聞履聲雜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盤辮者，傅粉如粉牆，搽脂如榴火，或綠襖紅褲，有著短襪而撮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鐲者，或蹲於炕，或倚於門，雙瞳閃閃，一言不發，余顧秀峯曰：此何為者也？秀峯曰：目成之，後招之，始相就耳。余試招之，果即懽容至前。袖出檳榔為敬，入口大嚼，澀不可耐，急吐之以紙擦脣，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至軍

工廠，裝束亦相等。雖長幼皆琵琶而已。與之言，對曰：嘵嘵者何也，余曰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若此野裝蠻語，誰爲動心哉？一友曰：潮幫妝束如仙，可往一遊。至其幫，潮州亦如沙面。有著名搗兒表娘者，妝束如花鼓婦，其粉頭衣皆長領，頭垂項鍊，前髮齊眉，後髮垂肩，中挽一髻，似丫髻，裹足者著鞋，不裹足者短袜，亦著蝴蝶履長拖褲管，語音可辨，而余終嫌爲異服，興趣索然。秀崧曰：靖海門對渡有揚幫，皆吳粧，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謂揚幫者，僅一搗兒呼曰邵寡婦，擕媳曰大姑，係來自揚州，餘皆湖、廣、江西人也。因至揚幫，對面而排僅十餘艇，其中人物皆雲鬟霧鬢，脂粉薄施，闊袖長裙，語音了了。……遂有一友別喚酒船，大者曰恆艘，小者曰沙姑艇。作東道相邀請余擇妓，余擇一雛年者，身材狀貌有類余婦芸娘，而足極尖細，名喜兒。……遂有仵頭移燭相引，由艙後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長榻，几案俱備，揭簾再進，即在頭艙之頂，床亦旁設中間。方窗嵌以玻璃，不久而火滿一室，蓋對舟之燈光也。衾帳鏡奩，頗極華美。喜兒曰：從臺可以望月，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蛇行而出，即舟梢之頂也。三面皆設短欄，一輪明月，水闊天空，縱橫如亂葉，浮水者酒船也。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更有小艇，梳織往來，笙歌弦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令人情移。余曰少不入廣當在斯矣。……一夕之歡，番銀四圓而已。

我不厭繁來抄這一大段，一來，說明從來艇船中的娼妓不少自陸上各處來的。二來，略給

我們明白河中的妓艇的大概及妓婦的生活。現在廣州的妓艇中，所謂揚幇潮幇似無所聽聞，而各種不同妝束，如沈復所述的，也不見及。至於艇的大概，卻沒有改變。妓艇所在地，除了沙面長堤一帶，又加了東堤。東堤在五六年前，很爲熱鬧。可是現在也稍形零落。在沙面的妓艇，自外人佔領沙面以後，外籍商人水手多爲其主顧。一般俗人所謂「鹹水妹」不但能操數句英語，甚有不少頭髮金白，而色桃紅，像西洋人的像子。妓艇大概可分爲兩種：一爲公娼，一爲私娼。據公安局二十一年報告，公娼僅有三十三艘，但也許不止這個數目。私娼沒有正確統計，大約自沙基到東堤一帶，夜間在岸上鵠立找客的很不少。她們什九是住在沙艇。她們有的是艇家自養的，有的是艇家自當者，有的是由陸上或他埠來的。私娼之於蛋艇，兩者互相利用。艇家給妓婦以住所及飯食，而妓婦每日或每月所得之入息，半數要繳交艇家，半數歸自己。還有一種私娼，是自己掉艇到各輪船或渡船帆船，而特別是輪船去兜就客人的。然這種私娼，若不是爲客人所素熟識，多須線人引導，或預先約定。艇妓亦有陪客人上岸在旅店住宿者，然非熟客，必不敢就。艇上妓婦，夜金亦有貴到十元者，然究屬少數。大部分僅得一二元。甚或只得三五毛以至二三毛者，其困苦之況，可以想見。

蛋家婦女之當娼者，正像陸上婦女之當娼者，到處都有。且有到南洋各處者，甚或有賣女爲娼，以其得資爲男娶媳者。然其所以至此，大都由於貧窮所致，且都屬少數例外。我們在調查沙南的蛋民，約一千人中，婦女之充當私娼者不出三人，可知人們所謂蛋婦皆以「賣淫爲生」

之見，實爲錯誤。

在商業上，廣州、梧州的蜑民沒有什麼位置。在梧州而特別是廣州的河面小販生意，是隨處可見。日常的食物如米、肉、魚、菜以至布疋、雜貨都有小艇裝載到各艇船出售。此外，在二沙頭的沙南沙北等處的陸居蜑民，也開設各種商店，可是本錢有限，規模很小。又有到廣州附近或西江各市鎮購買貨物出售，也有由廣州載運貨物到這些地方出售者，然人數也無多。且大都是私人和零碎的貿買。有時因爲有利可圖，也許繼續做下去，略有虧本，則立轉別業。至於有的專做私貨生意者，更沒有確定性。

比較在商業上之有多少位置的，要算三水、河口、澳門、香港的蜑民，還有很多蜑民陸居在這些地方，商店之屬於蜑民者很多。米店，日常用品店，雜貨店以至報關行，均有蜑民經營。所以我們不但在三水河口的商會，報關行公會有相當位置，連到副鎮長也是一位蜑民。至於香港澳門等處的蜑民，因經營商業而富至數十萬者，也有其人。可是他們富有之後，卻多不願自承爲蜑民，其原故不外因恐人們鄙視。

在農業上，據舊籍所載，多說他們不事農產。惟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八十瓊州府部彙考風俗記載陵水蜑民「間有種山園，置田產，養牛耕種」。可知他們亦有從事農業者。近來蜑民之耕田的還是很少。在廣州沙南，蜑民之從事耕種者，幾等於掉艇的人數，然多數被傭於陸上人，其自有田園者，只有幾家。

在工業上，他們也沒有位置。圖書集成有云：「陵水婦女兼紡織布被爲業」。然據他種書籍所載，多云他們不事紡織。近來在沿海一帶，有些蛋民善於造作網罟繩線，然多數乃爲自用，甚少出售。艇船是蛋民的住所，在廣州及西江一帶的艇船廠，卻多爲陸上人所設。在沿海一帶的小市鎮的蛋民，也有能製造者，這大概是因爲他們自己需用，不得不爲，並非專爲他人而製造，此固無商業性質。

此外，其他各種勞工，差不多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有蛋民。我們現在略舉所見的數種。

挖河底泥沙，是廣州蛋民一種很普遍的工作。廣州近年來塡長堤內港各處，與市民之塡地建屋所需沙泥，爲數甚多。據公安局二十一年報告，專挖泥沙的艇船，也有四百四十九艘。艇約闊二丈八尺，至少需四人，蓋每由海底取一盤泥沙上艇，費力不少。此外還要自己撑到陸上目的地。每艇泥沙及人工約值三塊錢。每日至多只能取兩艇。

蛋民之做機器工人者也在不少。香港、澳門、廣州、西江一帶的輪船，及小輪之用蛋民管理機器或駕駛者爲數頗多。又如來往廣州、康樂、嶺南的小電船，多爲他們所駕駛，這一類工作，入息有的百餘元，至少也有十餘元至二十元。

破竹是蛋民婦女的一種很普遍的工作。婦女除掉艇及日常正當生活的工作外，多以破竹爲副業。他們所破的竹是用來造香以奉神。這種工作，每日入息，多者五六元，少者一元數毫。

起鹽的工作。是蛋民中一部分人的特種職業。據說他們從前是自製鹽爲生的。明萬曆會典

卷三十四頁二十七：

　正德五年議准：廣東沿海軍民蛋戶，賴私煎鹽斤爲生，許令盡數報官，於附近場分減半納課，以補無徵之數。鹽課提舉司給與批文執照，有不報官賣私鹽者充軍。

　可是他們現在已只能爲人起鹽了。在廣州的沙面，據說一百年前他們的祖宗多在河裏取蝦卵，鹽商每請他們起鹽，不給工資，僅給鹽與他們醃蝦卵。到了後來，外來之鹽日增，他們便放棄取蝦卵的工作，專爲鹽商起鹽了。除得工資外，此種工作，雖非大大能有，然平均每日做半天，每月也有二十餘元的入息。

　打石的工人中也有很多蛋民婦女。這種工作多在廣州東堤一帶。建築事業發達，大石打成碎石，所用人工不少。售石公司，多在河邊，故附近的蛋民婦女，多樂從事。每天所得工銀，約四五毫。

　蛋民長於伐木，由來已久。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已說：「木蛋善伐山取材」。現在他們在東西江上游的山林中斬伐木材，拖入河裏，用繩縛成一大塊。他們就在木上結茅爲屋，沿江而下，到各市鎮發售。

　此外，蛋民男子在廣州、梧州、香港、澳門等處之到陸上各商店中爲伙伴，及各種雜工的甚多。在肇慶，著者見過好幾家的蛋民住在旅館裏當下船接客的工作，雖則妻子住在水面。又有在陸上當苦力者。在三水海關裏工作的下級檢查員，通通都是蛋民。在德慶一個蛋婦告訴著

者，道：她的丈夫在梧州一個店裏當大廚。別一位說：她的丈夫是在理髮店理髮。至於一般壯
南洋的蛋民之在橡皮園錫鑛場做工的，數目也在不少。

第六章　蜑民的教育

一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述蜑民與漢族不同的要點云：

蜑戶……愚蠢不諳文字，不自記年歲；此其異也。

他在同書卷一百廣東四又云：

論曰：語有之，近山之民仁，近水之民智；其居使之然也。傜居嵓而偏忍．蜑居水而倔愚；豈其種類之殊也。

然在同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他又云：

廣（州）中近年亦漸知書，或登陸附籍，與良民同編，亦有取科第者矣。

又如道光年間，東莞鄧淳所編的嶺南叢述，同治年間所修的番禺縣志，均謂諸蜑亦漸知書；可知蜑民之受教育的歷史很久，同時也可以明白所謂蜑民因愚蠢而不諳文字之觀念的錯誤。

原來蜑民一方面受貧困的壓迫，一方面受陸上人的欺凌，不准入校讀書，不准參加考試。

又加以浮家海上，萍踪無定；就使想讀書，也沒有機會。淺見的人不察，卻以爲他們生而愚蠢，不可就教，其偏見之深，誤會之甚，莫此爲甚！遂使這一般同此圓顱，同此方趾，與我們朝夕相往還，生活相依賴的蜑民，直至現在還沒有相當機會受教育。馴至他們的環境日劣，生計日蹙；這是我們民族的抑制同作異類的民衆最可痛心的一回事。

據說光緒二十八年間廣州河泊所大使王勳，曾極注意於蜑民的教育，並且條陳兩廣學務，籌辦省河蜑民學校。條陳上後，奉批嘉許；可惜他不久因事去職，遂成罷論。著者對於這事，曾詢及王勳先生之弟亦鶴先生，希望得到當時倡議開辦蜑民學校的文獻。但據亦鶴先生說，他當時正留居東洋，而呈稿已沒有遺存。他所知者，大概是當時其兄素來熱心教育，加以義和團事件發生以後，興辦學校，以開發民智的聲浪甚高，王勳先生身居蜑民長官，管理蜑民徵收魚課，故對蜑民的智識缺乏，免不得去思其所以補救之方法。他除呈請政府開辦蜑民學校外，常常和亦鶴先生談及此事。

這件事雖沒有實現，但至少也可以表示政府當局，對於蜑民教育的態度的改變，而且可以證明所謂政府過去對於蜑民讀書入校加以禁止之說，恐怕不外是一般土豪劣紳，腐儒無賴們假藉以欺詐壓迫蜑民的手段罷了。

二

民國肇興，法律上雖承認他們與漢族平等，然教育上政府並沒代他們設想。直到民國十六年廣州市當局才開始注意到蜑民的教育問題。廣州沿珠江一帶的水上蜑民，人口總數不下十五萬，他們大多數沒有受過教育。廣州市最初由社會局發起，後來乃由該局會同廣州市教育局磋商開設水上學校，教育廣州河面的蜑民。後來選擇在東堤附近的河面以大艇船三艘爲教舍。每艘都有課室和各種設備。名稱就叫做水上學校。目的專爲收容一般水上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兒童。經費由社會局擔任。惟據廣州市政府報告，這筆經費好像也列入教育局開支項下。校長由教育局委任。第一任校長是一位姓黃的。當時學生人數，約有百人左右。這當然不過佔廣州東堤蜑民兒童的很少部份。起初一般蜑民之送子女入校，很爲踴躍。可是入了學校當然不能幫忙父母掉艇，或幹別種工作，家裏人息因之減少，尤其重要者爲以掉艇爲生的人，有時整天爲了還就客人的指使，往往不能回來原處。兒童們固然要發生吃飯的問題，而學校又因爲浮在河面，兒童的上學散學，還要父母的送往迎回。結果，他們不能按照原來規定的時間返學。這是蜑民方面的不便。在學校方面，因爲校舍是在水上，所以潮水漲落，風雨之際，都不免受到多少影響。有時輪船、渡船從旁行駛，波浪震動；有時艇船擁擠，弄到校舍轉移；凡此種種，均於上課工作，有很大的影響。

因爲上面所說的以及其他的種種困難，水上學校的嘗試，終歸失敗了。廣州當局不能不改換方針，把學校遷到陸上去。這就是現在的廣州市東堤市立第十一小學。這間小學，目的雖是

爲着蛋民而設。然陸上居民子弟，也有入校就學的。當時學生有一百三十人，其中蛋民佔五分之三以上。到了民國十九年，陸上居民兒童進校日多，計共有學生二百四十五人，其中蛋民兒童七十人。蛋民與陸民的比較，前者所佔僅百分之二七・一六，而後者所佔竟百分之七二・八四。這麼一來，與開設這間學校的最初目的，已完全違背了，因之，民國二十一年乃完全由廣州教育局負責辦理，任李叔英爲校長。這一年的學生共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蛋民只有三十人，比之民國十九年又少了四十人。顯明地表示蛋民教育的缺乏，並非由於蛋民沒有學校可入，而乃由於他們的經濟，職業，及其他種種的困難所使然。

同時，蛋民教育的缺乏，又和他們的天性智力完全沒有關係的。據我們調查所得，蛋民兒童之在這間學校，智力上和其他的兒童，完全沒有分別。蛋民兒童的年齡，從六歲到十八歲所修習的學科，有黨義，常識，英語，國語；修學指導有作文，音樂，體育，工藝，算術，習字，珠算等。這些科目，無論那一科，他們的成績比之陸上居民的兒童，都沒有遜色。所可惜者，就是他們因爲家庭經濟，職業的種種困難，不能使大多數的兒童受教育，而少數的受教育者，也每因這些困難，而不能依時上課，循序以進。

私人團體之努力於廣州蛋民教育最早的，要算南中國基督教會水上傳道會，該會在特杜女士（Miss Drew）指導之下設立水上傳教福音船。她於民國初年已注意到蛋民教育；到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曾在廣州河面特別造了一艘艇，專爲教育蛋民兒童之用。來校讀書的兒童，

還可以在校裏住宿。一九一七年再造艇一艘，開辦女學校和宣道所。不過她們的目的，是爲着傳教；所以來校讀書的學生，除了讀聖經以外，還要遵就宗教的儀式。蜑民對於基督教觀念本甚薄弱；甚至有處在反對的地位，他們以爲入校就是入教。來就學者較少；而成效無多。後來該校停頓，直到了現在還沒有恢復。

廣州附近的白鶴洞，水上蜑民人口也極爲繁衆，眞光女子中學就在白鶴洞的碼頭傍邊設立蜑民學校，這間學校開辦於一九二〇年，首創其事者，爲眞光女校一九二三年的師生。最初入校的學生約二十餘人。後來稍爲增加；大多數都是白鶴洞碼頭艇家的子女。初辦時該校的女生比男生爲多。一來因爲是男子稍大，就要外出謀生。二來因爲這間學校是眞光女生創辦的；所以蜑民女子入校特別踴躍。年歲由六歲至十四歲之間。因爲人數不多，採單級制。教員都是眞光女校的女生。每星期上課四天。上課時間，由下午四時半至六時。星期日則對於基督教的教理加以講解。課程有寫字，作文，算術，故事，唱歌。書籍和其他石板、石筆、筆墨用品都是完全由學校發給。

在初辦時校舍很爲簡陋，後來自建了一小棚。到了一九二九年，眞光女校圓園社出資建築一所精美的木屋，並由該社擔任教授。可是從白鶴洞電船公司開行以後，白鶴洞的蜑民，多都遷移他去，日漸零落。結果，學生人數也日見減少。到了前年，僅有學生數人。蜑民學校遂不得不停辦，而改爲附近工人夜學。

廣州花地附近的蛋民，外國教士和教會對於他們的教育，亦曾加以注意，但沒有什麼成績。不過近來廣州教育局，除擬在黃沙及二涌口各地設立學校，專收珠江之蛋民子弟外，又擬設立水面蛋民教育館，以灌輸普通知識。可見廣州當局對於蛋民教育是如何的注意了。

三

廣州沙南一個小島上的蛋民，也有千餘人口，他們都以捕魚及划艇爲業，最先注意到沙南蛋民教育的，要算廣州嶺南大學的方社。方社是嶺南大學一九二六年級學生所組織的。在一九一九年方社社友尚在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他們就籌辦沙南蛋民學校。於是集款開辦方社學校於沙南。在當時的方社學校刊裏曾有下面的一段記載：

沙南者，河北一小島也。與本校隔一衣帶水。居民以捕魚，起蠔，搖艇，佃工，破竹等爲業。全島有兒童百餘人（現在已有三百以上）。馴善可教。雖有向學之心，而乏求學之地。本校青年會助力尚能伸及是間；故此事功遂不能不讓與本社獨爲。宗旨在輸以普通教育，以開通彼方之閉塞。所有開辦費，及常年經費，均由社員認捐。間亦有西人先生及校外人士捐助者。

款項方面，既有着落，乃租民房以爲校址，復請教務長主持校政。最初沙南父老，多有反對，僅有男生三人，女生四人。稍後逐漸增加至百人左右。到了方社社友中學畢業時，又募到

數千元的基金，並與嶺南青年會合辦。一九三二年乃與沙南疍民所自辦的番禺縣第二區立第三十二小學校合併。

這間學校，因爲在沙南的歷史較久，貢獻亦大。該校校長馮樂先生之在該校任職，有了十年的歷史。中間曾有過一個時期，嶺南青年會，擬把該校停辦。但沙南父老曾聯合到嶺南請求繼辦，顯然地，他們現在已曉得教育的重要了。

方社學校的功課，完全是以實用爲目的。信札，算盤這兩門，尤爲注重。凡在該校讀過幾年書的，出來做事，馬上便能應用；因此一般父兄覺得學有所用，而不費分文，故大半子弟多被送入學。因爲沙南疍民多住河岸，也就沒有東堤水上學校所感覺的那些困難了，雖極窮苦的疍民，也必令其子女入學。而學生之中，也有不少聰明勤勉的。所可惜者，差不多所有學生僅能在該校讀完，就要出外謀生，不能深造。然他們在該校所得之區區智識，其出而應世，比諸過去或其他之未受教育者，已勝一籌了。

近來廣州嶺南大學社會研究所，對疍民教育，極力提倡。而於疍民的研究，也特別的注意。一方面是務着開發他們的智識，和促進他們的教育。一方面，是想借教育以得到研究他們社會文化的機會。故在廣州的沙南和三水的河口的疍民住區，除盡力幫助原有的教育機關外，在沙南增辦夜學與暑期學校，及各種校外教育。夜學的創辦，是專爲一般日間必須操作以幫助家庭的疍民兒童。從二十一年夏開辦，三個月爲一期。本來預備男女兩班；然而出乎意料之外

的，報名人數卻有八十人左右。而且差不多全是女子。年齡從八九歲至十七八歲。原來沙南的男子，多於日間入方社學校。女子日間或在家管理雜務，或則艇爲生。夜間比較空閒，故多來就讀。結果爲着遷就女子起見，就再辦女子夜學。同時在教員方面，也在嶺南大學找了兩位女生充當。功課方面，除了教授習字，作文，寫信，算術各科外，特別注重於女紅。

暑假學校是爲一般沒有機會在方社學校讀書，或在該校讀書，而欲作暑假補習者。時期最久不出兩個月。教員多爲嶺南大學男女學生。並且還請了兩位曾在小學裏，有過相當經驗的教師主持校務。此外，各教員於每星期作一次或二次通俗演講。沙南的父老及不入學校的男女們都可參加。

沙南平民教育機關，還有番禺縣第二區第三十二小學校。

第三十二小學有極悠久的歷史。小學沒有正式成立之前，已有私塾及新民學校的創辦。私塾的起源，遠在民國以前。起初是由沙南父老請了一位姓何的來教授十餘名學生。到了民國元年，又請了一位姓容的。學生增加到六十餘名。講授的科目是三字經，四書古文。學生每人每年除繳納學費三四元外，還給先生白米數斗。一切書籍用具，都由學生自備。此後教員時有更換，學生逐漸減少。到了民國十二年，僅剩了學生十餘人，而學費則每人增加二三倍。

民國十三年，沙南父老中有位姓梁的請了一位姓蕭的教師來沙南開辦學校，定名爲新民學社。後來蕭因事不能主持，遂薦了一位學生姓劉的來做主任教員，這時學生也不過二十餘人。

然這位姓劉的曾受過新教育，故把往日學塾中所教的東西，一律放棄，而採取學校教科書。校址是在沙南之北，二沙頭之中間。從此以後，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沙南有了兩間學校：一爲上面所說的嶺南方社的方社學校。一是新民學社。這個新民學社就是後來番禺縣第二區小學的前身。

新民學社規模較小。到後來沙南的起卸蜑民組織一個廣州下河起落裝包公會，要求該商增加工資。於是便從每包工資中抽出八釐半來做辦學之用，使學校經費有所仰給。迨後又在番禺縣立案，改名爲第二區第三十二小學校。

民國十七年間，由沙南的廣州下河起落裝包公會出資購地，塡高地基，建築校舍兩間：一爲平房，一爲兩層樓房。這兩所房屋中間，尚有一大操場。後來再增建一座茅屋。地點甚爲適中，在外觀上，比之在廣州市裏的市立小學整齊得多。

教員方面，除了校長監學之外，又聘教員五人，分任各級主任，幷分擔各科科目。課程的內容大體與普通小學的一樣，有歷史，地理，歌詩，國文，國語，筆算，體育，常識，圖畫等。學生初有七十多人，後來增至一百三十餘人。凡是這個地方的學生，每季收堂費一元，每月雜費二角。制服鞋襪，全學校定製，約値四元五角。又收學生會費二角；每年約須繳納二十元左右。這個數目，當然不算多；其原因是學校一切費用都由該公會支給。然從不少的蜑民家庭來看，二十元還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而因爲方社學校費用還少得多，而且兩校的地址也距離

較遠。故這間學校設立之後，方社學校不但沒有影響，反而隨之日增。到了民國二十二年夏，方社學校才併入第二區第三十二小學校。

因爲沙南教育逐漸發達，沙南居民對於遣送子女入校的願望，也很殷切。他們都能克苦克勤地工作來維持子女的教育，所以他們的子女在沙南小學讀完四年之後，還有了不少的送到嶺南大學青年會所辦的小學升入第五年級。同時據我們的觀察，嶺南教職員子女之在嶺南青年會小學讀書的不少；他們環境，比蜑民環境優勝百倍，然兩者的成績，卻沒差別。可見蜑民兒童的才智並不遜於常人的。

四

廣東三水縣河口市，差不多可以叫做蜑民的市鎮。蜑民人數極多。那裏的蜑民學校有廣東三水河口縣立第五小學。這間學校以節孝祠爲校址，位於河口河旁。民國二十一年，該縣縣長曾親自把那所學校加以整頓。民國二十三年間，該校有教員七位，學生一百一十四人。蜑民子弟佔了六七十人；課程完全採用教廳頒佈的新標準來編配。經費雖由縣政府，闔邑學產管理處，和三水全屬防務公司等每月補助，但仍感不夠。學費每年僅收六元。而蜑民學生之中，其家庭環境係是自給，家境比較稍爲充裕者，多送其子弟入私立河口小學校。

私立河口小學校，是河口市鎮的居民自己所設立的，蜑民也盡過相當的力量。它創辦於宜

統二年，當時名爲河口國民學校，幾而分四級（即舊制初小）。學生共四十餘人，分兩班教授。民國八年，學生人數，已增至百餘人。民國十二年因遭火災，全校被焚。校長和董事乃再捐資重建，改名爲河口小學校。學生也有百二十餘人，水陸學生各半。民國十五年學生人數增至百五十人，教員也由四人增至八人。直到民國二十三年間，教職員學生人數，和十八年那時都沒有多大差別。

爲協助學校的經費起見，創辦人的子弟在該校讀書的學費要比其他的人多一倍，就是二十元和十元之比；這可見得他們創辦人怎樣的竭盡人力財力來維持該校的一斑了。民國五年該縣知事獎國均以該校辦理成績卓著，乃由縣政府撥款補助，每年四百元。民國二十一年增至六百元。此外，還有河口碼頭每月租銀十元，和有兩間舖位的租銀每年收入二百元，都撥歸該校和縣立第五小學作爲兩校的經常費。故該校經費較爲充足。校中課程，有公民，算術，國語，英文，衞生，社會，自然，地理，歷史，論說，作文，尺牘，默書，習字，勞作，童軍訓練，及體育等，頗稱完備。

十餘年來，在河口蜑民中之校有聲譽者，多出自這兩間學校，而尤以私立河口小學校爲多。著者遇過幾位在這間學校讀過書的蜑民青年，各種普通知識，都在乎一般普通小學畢業生之上。他們若有機會升學，造就必更有可觀。

嶺南大學社會研究所在河口方面的蜑民教育工作，也很努力。除了盡力與原有的學校辦理

知期暑假學校外，又於二十二年夏天租了一艘大艇，顏其名為河口書報閱覽處。艇裏備有新聞紙及各種通俗小說雜誌。設備兒童及成人玩具。且特地請了一位有經驗的教師，對於蜑民兒童成人來閱覽處者，加以指導。此外，又在艇上舉行交際會，演講會。

此種設備，對於蜑民教育沒有直接幫助，然而間接上發生不少的影響，所可惜者，嶺南研究所在人力財力上都很缺乏，以致不能長久辦下去。然而在這麼短促的時期中，曾得到一種經驗，就是這種校外的教育，對於他們的影響，遠在學校教育之上。

此外，廣東韶州陸豐一帶，蜑民也算不少。陸豐縣政府，對於該縣蜑民的教育也頗為注意；故有籌設蜑民學校的計劃。廣州民國日報二十三年四月十日的教育欄曾有一段新聞，如下：

陸豐縣屬沿海各區蜑民，素操捕魚為生活。青年子弟，類皆目不識丁，且視教育為畏途。縣府有鑒及此，以漁民子弟同屬國民份子，自不能歧視。為普及教育計，特派督學曾乘牛到各區籌辦蜑民學校，以資救濟。茲聞曾督學於本月七日奉令先往縣屬第二區籌辦蜑民學校，並邀請當地各機關代表開會，討論籌辦事宜。結果即席推出楊森森，張際初，吳作琴，陳世浩，鄭杰如，陳鳴岐等六人，為開辦第二區蜑民學校籌備會委員。一俟呈陳縣府加委後，可即開始工作云。

在韶州的水上福音船，也曾辦過小規模的學校，教育蜑民子弟。其中有了一位後來還到廣

州續完培英中學。在淸遠陳村各處福音船，雖也致力蜑民教育。但因爲福音船時時移動，或更換地方，故收效殊微。

五

上面不過略將我們所知的各地蜑民教育來做一個簡單的敍述。此外，蜑民教育之有相當成績而爲我們所未及知者，恐也不少。同時蜑民之因個人有相當機會而在各種學校裏有過相當的訓練者的人數也有之。比方在福州聽說有一個天主教徒的蜑民女兒，她曾受過中等學校的教育。在淸遠聽說也有好幾個蜑民受過普通的教育。在香港澳門的人數，恐怕是舉不勝舉了，不過，受過較高教育的蜑民，他們卻不願意來認做蜑民了。

蜑民之所以被人們輕蔑鄙視，其主要原因是沒有教育；可是在過去，和現在，也許將來之有教育的蜑民又不自認爲蜑民。結果使蜑民和教育這兩件事，好像是脫離了關係一樣，這當然一種很不良的現象。這種不良現象的發生，一方面也許是人們對於蜑民的鄙視和壓迫所致。然一方面，一般有過教育而不願自認爲蜑民者，也不能不負有多少責任。假使他們能爲着一般沒有受過教育的蜑民着想，那麽，蜑民的教育狀況，也許未必會衰落到這個地步了。廣州沙南，三水河口，可作爲一個很好的借鏡。

其實享受教育，是每一個人所希望的。我們見過不少的蜑民之做父母者，皆盡方法來使其

子女去進學校。我們見過不少沒有人進學校的壯年以至老年的晉民，出盡方法，從其朋友中學習認識文字。所以一般有教育的晉民及一般從來輕視鄙視他們的人們，從此應該改變態度，真心誠意地的來幫助晉民的教育的發展。這樣，將來晉民與我們之間，就不致發生何等的隔閡了。

第七章　蜑民的家庭與婚姻

現在一般蜑民的家族觀念，似乎較為薄弱，其原因有三。第一：他們完全浮生水上，親屬移動較劇。第二：艇船能容的人數有限，男女結婚後分住他艇。第三：他們既少譜文字，譜系不通，相傳過三四代後，世系已不復辨別了。此外蜑民聚居的地方，多在通都大邑，都市地狹人繁，不適於大家庭制，故蜑民的家族觀念非若中國一般農村社會的那樣濃厚。

但蜑民亦並非無家族組織的。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述潮州條云：

潮州蜑民，有姓麥、濮、吳、蘇。

民國六年的惠州府志（按本據光緒辛巳惠州志）云：

蜑……其姓麥、濮、何、蘇、吳、顧、曾。

現在的蜑民也不止有上述姓氏，據嶺南社會研究所的調查，廣州市沙南蜑民一百二十九家中，有下面的十四姓，即：

梁、馮、李、陳、黃、何、范、羅、盧、孔、龔、鍾、郭、彭。

在三水河口，又有鄧、林、張、王的幾姓。其他如香港，澳門，梧州及各處的蜑民姓氏的繁多，更難枚舉。我們可以說，陸上現在居民的姓氏，蜑民差不多都具有的。

疍民的姓氏，是本來固有的，抑或受過漢族的影響而始有？這裏我們打算不詳加討論，但是他們爲着同姓而像陸上居民有一種家族共同意識，是隨處可以見到的。在廣州的沙南，據我們調查所得，凡是同姓的人，多居住在一個地方。他們遷來沙南，大約是在乾隆年間。初來這裏的不過三四姓，而同時也只有三四家。他們多數是在河裏逐漸遷到河岸，其後子孫增多，更進而搭棚居住，有些填地建屋，同一祖宗分派出來的子孫多住在一塊地方。

廣東三水河口的水居疍民，同姓也多住在一塊地方。如姓吳的艇船集中在西北一帶；姓鄧的則集中西南一帶。正像鄉村裏的同姓的人們住在一塊一樣。又在肇慶的疍民，大致上也因姓氏的區別爲若干區域的，在梧州的疍民，也有幾個地方是姓林的較多。

疍民的職業也和姓氏有密切關係。最顯明的例是廣州二沙頭的艇丁人。他們以姓氏分爲若干區及若干班。計有沙南、沙北、六合堂三區，這三區又分爲十五班。這十五班與各姓的關係如下：

（一）沙南五班：

瑞志班——姓李原班。

錦永班——姓梁原班。

創耀班——姓梁得四分之一。

祖勝班——馮姓一半，梁、李、陳三姓一半。

新班——姓梁分兩班。

（二）沙北四班：

永安班——姓梁原班。

維好班——姓何分兩班。

積振班——姓梁原班。

華生班——姓陳（昔日乃姓梁的）。

（三）六合堂六班：

錦彩班——姓梁分兩班。

潮連班——姓梁分兩班。

華國班——姓陳（昔姓梁的）。

元福班——姓梁分兩班。

發進班——姓郭分兩班。

彩雄班——姓何原班。

上面所舉的十五班中，姓梁佔最多。原因有二：一來因爲姓梁的和興尙起醮，爲時較久。二來姓梁的人數較多。在沙南的一百二十九家中，梁姓的佔了四十家，其餘十三姓只有八十九家。人數總共一百八十人，其他十三家佔四百二十九人。姓馮在沙南有二十九家，人數一百四

十二；姓李有二十八家，人口一百三十三，均爲沙南大姓。然所佔起艇班數之少，實由於他們遷來沙南較晚，而起艇權利早已爲姓梁及他姓所據有了。

上述某班屬於某姓而後屬於別姓的是因爲前者讓與於後者。所謂讓與當然要費相當的代價。經過了讓與的手續受與者的子孫可以長久享受，正與產業的讓與一樣。

在廣東三水河口蜑民的職業與姓氏也有關係，大概從事漁業的多爲姓吳，在車站碼頭服役的多爲鄧林各姓，在岸上經商的又爲鄧張二姓。在廣東肇慶有較大的消遣艇可供人客住宿的，據說也爲某姓最多。因爲他們的職業旣世代相傳，則姓族與職業必然有一種固定的關係了。

蜑民聚居的地方，姓氏與他們的社會地位也有關係。假使某姓的人數多，則某姓在這個地方的地位也較高，以廣州沙南的梁姓而論，他們的戶數人數最多，故沙南的鄉長以及各種團體的主持人多以梁姓人充任。而該處之蜑民學校創辦人也是姓梁的，校長也是姓梁的。這位校長雖屢次爲衆所反對，然而卒因爲梁姓人數繁多，反對者亦沒奈其何。

三水河口吳姓的蜑民，於清末的時候，更建築宗祠。這當然是蜑民宗族意識發達的表現。祠堂在河口的西北岸。他們大半以漁業爲生。他們爲着同姓的兄弟，得到永久的團結，使聯合起來建築宗祠。據說當地舉人吳朝亮對於蜑民建立宗祠幫助頗大。他本來是三水的紳士，曾當過三水縣立中學校長，現任西南第十一小學校長。他是陸上居人，可是因爲與這些蜑民同姓，蜑民常被陸上人們鄙視與壓迫，所以吳姓的蜑民，乃依賴吳朝亮的聲望，以得到許多的方便。

故蛋民卽當他爲他們的同族了。

蛋民之有祠堂者，雖然不多，但有族譜或家譜的卻是很不少，這也可以表現蛋民家族觀念的一面。如三水河口的吳姓蛋民，既有宗祠，又有族譜。又如廣州沙南較大姓的蛋民，據說均有族譜，惟因四十年前，西江河水汎濫，族譜已付諸東流，現在僅有姓梁姓陳的二姓族譜了。姓梁的族譜很簡單，它是用格紙來塡寫的。寫時在民國十五年間。其中有簡某的序別，又有譜序，說明其祖先的來源。

據譜序所述，他們的祖先是宋朝梁悅安，傳至現在，共有二十一世代。現將其所記二十一代的人名字，生時，死時，住處，葬地，及各類列爲一表如下：（表中的西曆是我加入的）。

梁氏族譜

世祖	名或字	生時	死時	住處	葬地	坐	案語
1	悅安	宋					
2	丹群	宋					
3	天樑	宋					
4	俊選	元					
5	志同	元					

6	敬[illegible]	明					
7	崇學				合葬山崗地		
8	秩謚				合葬太公山		
9	可先				大社之西長合葬		
10	紹鑑						
11	允祿						
12	觀能	（西曆1527年10年7號）丁亥年九月十二日戌時	（西曆1599年9月1號）己亥年七月十一日寅時		沙地南向今遷沙坳北向		
13	述學	（西曆1584年11月3號）甲申年十月二十三日申時	（西曆1658年12月17號）戊戌年十一月六日寅時				
14	懋桂	（西曆1593年9月9號）癸巳年七月十二日丑時	（西曆1615年10月8號）乙卯年九月十七日丑時				
15	學聯	（西曆1650年11月5號）庚寅年十月十日					
16	俊英 東沙房	1705	1650	沙南			
17	達龍	（西曆1702年）康熙壬午年	（西曆1777年12月3號）乾隆丁酉年十一月三日子時				76
18	孝賢	（西曆1672年1月31號）康熙壬子年正月二日亥時	（西曆1840年11月5號）系慶庚子年十一月十一日子時（此乃錯誤因孝齊祇活着六十九而此處乃相差一百六十九		下渡金鐘崗	坐東向西	69

			年由此可知爲雍正庚申年(1740)十月十日或西曆1740年11月30日)				
19	作壽	(西曆1756年7月14號)丙子年十月二十日子時	(西曆1813年12月24號)癸酉年十一月二日丑時				
20	錦權	(西曆1801年1月14日)嘉慶辛酉年十一月三十日巳時	(西曆1844年12月3日)甲辰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酉時				
21	茂學						
17	遠祥						
18	興盛						
19	爵財				小北黎婆崗	坐西向東	
20	錦祺				小北黎婆崗	坐西向東周大風爲賢人穴	
21	以階	三月十二日辰時	四月		小北門外白坑崗背金爺后土左約二尺開深五尺五寸	坐北向南卽癸丁兼子子六度線	61
22	發澎	(西曆1886年9月22日)丙戌年七月二十二日申時					

梁氏的譜序上，雖然牽強附會的地方很多，然而可見蜑民的家族觀念與陸上居民沒有差異的了。

蜑民的家庭，多爲小家庭制。因爲他們住居艇船，地方有限，故蜑民子女結婚以後，多分

裂爲小家庭，住別艇船。間有三代同住一艇的，然而爲數很少。

蜑民多行一夫一妻制。因爲蜑民的生活困難，一夫多妻者甚少，在廣州沙南的蜑民，一百二十九家中，僅有一人納妾的。廣州河面較富裕的蜑戶，據說也有三二納妾的。

蜑民一家中的家長，自然是男子。但是蜑民婦女在工作職業上既和男子處於同等地位，所以實際上男子與婦女的權力並無高下。蜑民中人人都能工作，自食其力，故男子縱使死了，婦女也可以自己生活。而實際上蜑民的婦女卻是家庭的主人。所謂家庭的主人，不但是對內，就是對外也是這樣。對內因爲家庭的入息，她也有一份，也許還是大部份，所以錢財的分配，她也有一部分或較大的權力。又如子女的養育，日常生活的調度，和艇船的管理，她更佔着比較重要的地位，這是用不着說明的。至於對外方面，上輪船，到車站，或守候碼頭，或站立岸旁來招攬顧客，固然是婦女的工作，就是一般裝載貨物的艇船，要到店舖裏交涉運載貨物事項，也多由婦女擔任。此外一般做小販生意的，如雜貨艇，柴米艇，蔬菜艇，差不多完全由婦女管理。沒有丈夫或是丈夫在外工作的蜑婦，固須事事由自己來做，就是一般夫婦同住的，這些工作也多由婦女負責。而男子卻做了看守艇船，預備飯菜，以至管理小孩等瑣事。我常常有這種感想：水居的蜑婦，許多做了陸居的男子的工作，而水居的男子，卻不少做了陸居女子的工作。換言之，他們是反乎我們所謂男治外女治內的觀念，他們卻實行了女治外男治內的習俗。自然，在蜑民中男子之離家外出找工作的很多，但是並不是說男子一定要負擔家庭的一切費

用。其實有不少男子，在外工作的入息，多只能供給自己個人的用費，有時回家還要依賴其妻以為生活，所以普通來講，蜑民婦女，不但比蜑民男子能幹，而且也活潑得多。深閨弱質，纖指傴僂一類的詞句，是不能適用於蜑民婦女的。

蜑民兒童，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蜑人條說：

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兒能自孩，其母以軟帛束之背上，蕩槳自如。兒能匍匐，則以長繩繫其腰，於繩末繫短木焉。兒忽墜水，則緣繩汲出之。兒學行往來篷脊，殊不驚也。能行則已能浮沒。蜑舟泊岸，羣兒聚戲沙中，冬夏無一縷，真類獺然。

現在的蜑民兒童，仍有像上面所描寫的。不過在較大城市附近的蜑民小孩，未必「能行則已能浮沒」。有的到老也不會游水。至於所謂「冬夏無一縷」，現在也已不如此之甚了。兒童至八九歲，多已能幫助搖艇，且有能自搖一小艇者。此乃習慣使然。兒童性本好動，但艇中地方既僅能容膝，終日禁之於此，為父母者又忙於工作，這對於小孩個性發展的阻礙，自不待言了。

照一般人的觀念，家庭與普通的社會不同，家庭是富有嚴格的私有性質，但是在蜑民中，這種差別是沒有的。他們的家就是人們的交通工具與娛樂借宿的地方，所以蜑民的家裏婦女，不但不會像我們舊式的婦女，見着男人而走避，反之招待人客的幾乎全賴婦女，我們可以說，蜑民的家庭就是「社會」。而他們的社會，幾乎就是家庭。因之蜑民之家庭生活，可說就是社

會生活了。

關於疍民的婚姻，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零四廣東八裏說：他們是同姓可以配婚的。也許從前的疍民沒有宗族的觀念，所以婚姻不避同姓，但是現在據我調查所得，同姓配婚的習慣已經沒有存在了。

現在的疍民，行隔絕聯婚的甚多。在廣州東山水上遊藝場附近，約有三四十家疍戶。他們比鄰聚居。幾十年來他們互相嫁娶，很少與外人結婚。所以目下數十家的疍戶中，完全都有親戚關係的。

原因很明顯，從前陸上居民，對於疍民極為賤視。故水陸居民互不通婚，他們只有自相配偶了。清俞蛟夢雜著卷十潮嘉風月記說：

潮嘉曲部中半皆疍戶女郎，而疍戶惟麥、濮、蘇、吳、何、顧、曾七姓。以舟為家，互相配偶，人皆賤之。

同時他們大家的環境既無差別，而男女老少均須食其力。處處相同，無所謂選擇名門富戶。這也不能不算是疍民自相婚姻的一個原因。

婚姻之權，差不多完全操諸父母之手。特別是女子方面。有時到結婚之前兩三星期，始由父母通知。但今日男女自由結合的也有之。而且近來有些受了多少教育的女子，間也反對父母作主的盲婚制度。

蜑民的婚姻制度，有些是很値得我們注意的。一種是兄終弟及的制度，就是丈夫死之後，便與夫的弟弟或親屬結爲夫婦，她的家長是不能奈何的。有一種是兒子死了，媳婦往往和家公結爲夫婦，但家婆知道了，乃到別處居住，他們就算作正式夫婦了。又有些是死了丈夫，她的家公或家婆不願媳婦出嫁別處，家公家婆就揀一男子同家，若媳婦應允了他們，就成爲夫婦。這個男子婚後，要拜她的前夫，並請「南巫佬」解說入贅的理由，而家人就以死去的人名，加於這個入贅的人了。

又有些是丈夫死了之後，他的妻子不願出嫁，就自己訪尋情人，家人知和不知都可不管，後來懷了孕時，才告訴了家公家婆，生出來的子女都歸家公家婆所有，而情夫絕不過問。

蜑民的婚俗，同治十年所修的番禺縣志，曾有下面一段記載：

諸蜑以艇爲家，是曰蜑家，其男有未聘，則置盤草於梢，女未受聘，則置盤花於梢，以致媒妁，婚時，蠻歌相近，男歌勝則奪女過舟。

這些原是原始民族的一種婚俗。現在這種風氣已大大改變。置草置花以致媒妁以及歌勝奪女的風俗都很少見。現在他們的婚俗，已和陸上居民沒有很大的差異。這也許受了陸上人的影響罷。

蜑民娶妻者亦用聘禮，多至一千八百左右。他們的男人大約自十歲左右就要出來工作，二十歲左右結婚，一生勞苦，苟能積蓄一筆結婚費者乃眞幸事。沒有積蓄的甚至賣女爲婚，以爲

其子娶婦者也有之。所以要花這麽多錢的原因，是因為平常的女子身價，多須五六百元之間，在窮鄉附邑附近的蜑民婦女，出嫁的身價也須至少三百元以上。此外男家尚要給她們不少禮物。同時結婚兩天或三天內，多請親戚鄰近的人們連飲數夥，其費用總共在三四百元以上。嫁女時也要請親戚鄰近的人們飲宴，同時嫁粧衣服之費亦須三四百元。所以做父母者，除了賣女給人家為女，或為娼者外，普通嫁女，所耗亦多。

因為婚姻的費用太大，在蜑民中，童養媳的習俗較為流行。一個女孩在十歲以下，若先把她娶過門來，則所費也許不過百元。至了十六七歲，然後才舉行一次較為簡單的儀式，這比正式結婚節省多了。

蜑民結婚，多數仍在艇船中舉行。但多賃廚房艇或紫洞艇一艘或兩三艘。廚艇或紫洞艇上高懸燈籠一對，上書某府迎親。先由男家駛艇到女家迎接新娘，並由女家預備茶點款待男家親屬。因為他們是水上結婚，花轎和汽車均用不着，只在靠近新娘的小艇上，張燈結綵以代紅轎。做新郎多穿長衣鞋襪，新娘頭簪花釵，身着衣裙（據說從前有蜑民不准穿裙之例）脚着襪，然很多沒有穿鞋的。

新娘到男家艇後，和新郎先拜天地，然後再拜祖先，拜神既罷，捧茶拜見翁姑伯叔及各親戚。最後是親友飲喜酒，飲完了酒，他們也有鬧房的風俗。

新娘嫁後兩天，偕新郎一齊回來娘家，這叫做「回門」。回門時也同樣先拜天地及女家祖

先，然後拜岳父岳母。岳父岳母要請女婿飲酒，然後新郎新娘回男家。再過了八天，女家送禮給女婿及其父母兄弟等，這叫做「荷惠」。通常給女婿及其父母兄弟鞋各一對。其餘畬民的婚俗大致與漢人相同。

第八章　蜑民的宗教與迷信

最初記述蜑民的宗教的人，都相信他們以蛇爲崇拜的對象。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四云：「蜑人有姓麥，濮，吳蘇。自古以南蠻爲蛇種，觀其蜑家神宮蛇像可見。」潮州府志亦有同樣的記載。現在蜑民習俗上，還有崇拜蛇精的殘影。據我們調查所得，有下列二則故事：

廣州仲愷農工學校農場工人某與一蜑女訂婚，這個女子有一天在農場工作，有一條大蛇走到她的身邊，她驚慌得很，後來染了大病，幾乎要死的時候，口吐眼變爲蛇狀，並到行動都變爲蛇的樣子，她的家人都說蛇精要娶她爲妻。後來請得巫師和「茅山」用紙搭成大蛇一條，和蛇仔幾條，令病者拜了，足足做了一日一夜，都沒有好。後來她的未婚夫，把她帶回家醫治，約有兩個月之久，才痊可了。

廣州蜑女梁金妹，十九歲。有美貌，前曾與小牢的農夫訂婚，後來，梁金妹爲蛇（廣東俗名曰過機陝）所魅，蛇精每天晚上都睡在她的身邊，梁金妹感到如患大病，終日昏迷。經過了半年之久，家人才把蛇殺死投於河中。其後再延道士作法，病者始癒。

可是嚴格來說，蜑民可以說是沒有宗教的，假使有的話，當然要算近代的基督教了。

蜑民之有基督教，由來甚久。據說滿清末年，廣州已有過向蜑民傳教的福音船，但教會有組織和有計劃的蜑民傳教工作，最早還要算南中國艇船傳道會。這個傳道會現在有十一個傳教士，九個美國人與兩個英國人，其中八位是婦女，只有三位是男人。因為蜑民之中，男人多在外工作，而在艇者多為婦女，故用婦女傳教較易入手；同時這個傳道會的先鋒和中堅人物是一位美國婦女名叫做特杜(Drew)女士。所以該會的女傳教士特多。

特杜女士於一九〇九年來中國。在蜑民中傳教二十餘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卅一日死於廣州福音船。她是莊嚴寡言的婦人，然而見過她的人，也很容易看出她是一位意志堅強的人物。在一隻長約三丈闊約一丈的福音船上，她就渡過了二十餘年的生活。她曾寫過一本小册子叫做南中國艇船傳道報告，(Reports of South China Boat Mission)，裏面有幾段是關於對蜑民傳教史的，大意如下：

一九〇六年在蜑民中的工作開始了。在這年，有一位亞力山大(Alexander)姑娘，住在香港，她常常把蜑民放在心裏。她認識特杜女士一個姊妹，後來她寫信給特杜牧師(特杜女士的兄弟)和特杜女士說明這些蜑民應當得到福音，又得了芝加哥伊榮·聖會友教堂(Ewing St. Congregational Church)少年團的幫助，一個小福音堂便在香港建立起來。亞力山大姑娘又寫信回美國詢問有沒有人可以擔任這種工作？這封信引起了特杜女士感覺到上帝要她到蜑民中服務，她雖然沒有答應幫助她，她自己備有一筆旅費和多少

餘鈔，然她卻決意來中國。一九〇九年十一月她到香港，囊裏的鈔票幾乎用完，於是乃在一間商店裏充作速記員，每天做兩小時工作，其餘的時間用來學習語言，這樣的繼續四個月，有些在支加哥的朋友自動供給她。她才離開商店而把所有時間去從事蜑民的宣傳事業。……

特杜女士在香港一年後，她的兄弟特杜牧師又跟着來了。他來了不久，他們便決意遷到廣州，因為廣州比香港是一個較為適宜於蜑民工作的中心地點。……在香港的福音堂雖位於海傍，然蜑民來福音堂也有困難，結果是為蜑民而築的福音堂，時時充滿陸上居民。事有湊巧，廣州的瑞典傳道會有一隻福音船出賣，他們便覺得這是上帝給他們的好機會。……買船以後，特杜牧師和特杜女士遂離開香港而到蜑民集中的廣州，同時他們就把這個船來做他的傳道的根據地了。

特杜女士告訴我們她的兄弟特杜牧師只在中國住了三年，遂回美國，她自己卻繼續努力，到一九一七年除了原有的福音船外，別有一隻婦醫艇，一隻男子學校艇，一隻女子學校艇。現在贈醫艇和男女學校艇都沒有了，可是傳道艇卻增加了五六艘。

特杜女士之外，現在這十餘位從事蜑民傳教工作的人都很為難得的。在清遠的福音船的文特爾（Winter）夫婦，到南中國從事這種工作也有了十四年的歷史。初在三水各處，後來到了清

遠，住了九年。他們沒有子女。文特爾夫人除了傳教，還養了三位無托的蜑民兒童。羅斯女士（Ross）於一九三三年的秋天寄給回去美國的朋友的一封信，曾述及她們向蜑民傳教的情形，使我們讀了更加佩服她們服務社會的精神了。這封信發表於南中國艇船傳道會公報一九三三年秋季號，（The Bulletin of the south china boat mission），有以下幾段：

你們記得罷，當我們返到中國後幾個月，我就了韶州方面的職務；我的目的從來是要得一艘艇來居住，與進行工作，從母親遺下的半點遺產，我知道她除了用這些遺產來造一艘福音船在南中國的河面外，必不會願意我把這些遺產去別的地方做別的事情。而且我在美國時，我的兄嫂因很關心於我的工作，所以對我的一切的住宿膳食，都要我供給，而使我節省不少。所以從我繼續所得的薪金裏，也可以把來爲建造船艇之用。我初我恐怕我所存的尚不够用，擬購一舊艇下身，以資節省，可是一來沒有這種相當的艇的下身，二來金價高漲，使我所存的錢，正敷所需。……到了六月二十八日，這艘福音艇竟然貢獻於上帝的工作：……現船是停止碇埗而從事於很有興趣的工作了。……

這些傳教士之傳教的熱忱，固是這麼可嘉，但蜑民之信仰基督者還是寥寥。在廣州，經過二十餘年的宣傳，而且在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間福音船男女學校船贈醫船共有四艘，而蜑民受過洗禮的，據特杜女士說：總共不出七十人。在韶州，她們傳教有好多年了，據托韓特爾（Todhunter）女士說：入教的蜑民也不過二十餘位。在清遠的人數也差不多同樣的稀少。在三

水河口因為疍民信教心甚淡，好幾艘福音船又間斷的住了不過一年便又遷移到別處去。在陳村，近年來教士們雖很努力，然而都沒有多大的成績。至於廣西梧州及撫大兩江方面的疍民的信教情形，我們可從民國十九年六月神召月刊五卷三號的梧州水面佈道會之歷史及工作報告中見之。節：

初臨此處主理水面佈道之工作者乃美國人梁天理（二三六）牧師。彼後購用晨光真光二福音船為佈道之所，努力工作，日夕宣講，故此時福音道能普遍於撫（河）大（西）兩河面之居民。牧師在此工作六年餘，至七年乃例假回國，其工作則暫交建道聖經男院李啓榮牧師兼理。至首次到船傳道者，為鄧千里先生，任職三年，工作頗有成效，繼其職者為蔡成深先生，任職二年，工作亦好。

然而該地疍民一九二六至一九三〇年受洗禮者，統共不過八個人，一九二六年男女各二，到一九二七年男女各一，又到一九三〇年才又有男女各一人。一九三四年夏著者到梧州，遇由韶轉赴那裏的托韓特爾女士，她說四年來受洗禮的疍民大概不過三二人。

福音船的傳教工作成績之所以如此者，其原因正如特付女士在南中國[illegible]傳道會報告裏所說：

在疍民中做基督教的事業，極為困難，而又令人灰心的。他們是沒有得論的，除了少數男子能寫讀外，其他都沒有受過教育。就普通來說，男子受過三年至五年的學校教育的

很少，他們時時移動，大的艇在廣州一年之中，只留廣州幾個月，所以雖然他們喜欲做基督徒，但信仰不堅固，有很多曾認識了基督，可是他們的船離開後，便很難與他們聯絡了。他們忙碌的生活，尤其那些掉艇爲生的疍民，實在是傳教工作第二種困難。因爲光陰就是他們的金錢，疍民很不願意用這些寶貴的光陰來聽福音教育。

疍民之入教者數目雖少，但在珠江流域的疍民，直接或間接地和福音船的教士都有過關係，原因是一來這些福音船年間每每移動，行駛於珠江流域，凡是有疍民的地方，教士們也會停留下來宣傳教理和贈送聖經小册。婦女教士們有時幫助一般疍民婦人照料兒童，並施贈醫藥。據說從前在廣州那艘贈醫船有不少的疍民到來請診。數年之間，領受福音船的醫藥的疍民有好幾千人。

因此之故，一問起福音船，沒有一個疍民不認識。然而因爲疍民太窮，而沒有時間去領略宗教演講，所以疍民傳教的工作可以說是失敗了。

除了福音船傳教之外，從前嶺南的中西人士之信教者，在嶺南附近及沙南的疍民中，也做過宣傳工作。然二十多年來，信教的疍民只有四個人，在香港和澳門疍民之入教者據說也只少數。而以教會學校之富有的疍民子弟爲多。據說在端州（肇慶）的天主教會曾對疍民的傳教工作，極爲注意，然而在三百戶疍艇之中，我們隨便的問了好多戶，對於天主教的認識如何，他們回答只認識了福音船（新教）。沒有認識天主教。據吳高梓先生在福州疍民調查一文裏也說，

只有一家蛋民信教。這可見蛋民信仰基督教者少。

除了基督教外，在離香港約不遠的青山，聽說有兩位歷到尼姑菴唸佛的蛋婦，從前自己在南洋當過妓女，後來又當鴇兒，頗有積蓄，現在預備在青山建築一間小小的庵堂，喫蔬拜佛，可惜在著者調查的時間，她們沒有來過青山。

在廣州東勝坊，據聞也有一個蛋婦，約五十多歲，在無着地爲尼姑約十幾年，改名爲淨傳，後因政府將這個庵封了，她就和一位同道到西樵去了。

佛教在中國的社會裏，多與道教相混雜，蛋民對於這兩種宗教在教義上和儀式上也都沒有了解清楚，而蛋民之中除了少數信基督教者外，其餘都崇拜佛道兩教。然而這與其說是宗教信仰，不如說是迷信了。

蛋民的迷信與陸上漢人無異，據嶺南社會研究所所調查，沙南蛋民最崇拜的鬼神如下：

第一是關於神者：

家神——歷代祖先的神。

土神——安放在街頭巷尾。

門宮——安放在家內。

灶君——安放在廚房內。

洪聖大王

華光大帝
天后元君 } 安放在公所內。

中央的中社
東邊的西社
西邊的西社 } 安放在街道上。

天官或天公——安放在艇頭。

譚公龍神——安放在艇尾。

波羅神——在廣州附近之波羅。

娘媽神——在香港附近赤灣。

三界神——保護水上平安及可以令人添丁。

華陀菩薩——醫疾病的神。

龍武姑娘

關平帝——關公兒子。

觀音菩薩

關帝——關公。

七姐——七姐誕日的神水可以治病瘡。

第二關於鬼者：

孤蹤鬼——無所依泊的寃鬼。

水鬼——溺水死者。

吊頸鬼——吊頸而死者。

大聲鬼、

長聲鬼——這一種與大聲鬼均於清明時候出現。

豬鬼
牛鬼
雞鬼
鴨鬼
——多在農家出現。

有怨鬼——年齡不應死而死者。

回魂鬼

寃鬼——死於非命者。

家鬼

蠻民所崇拜的神，有正神殘神之分，鬼也有家鬼野鬼之分。凡是供之廟宇或神壇的，謂之正神。其餘在半天流浪者，謂之殘神。鬼之中有家可歸的，謂之家鬼。人們若不侵犯他們而照

例去拜祭他們，他們就不作祟。沒有家室可歸的，謂之野鬼。野鬼最易作祟於人（參照嶺南學報三卷一期一三九頁）。

上述的鬼神，除了龍神天公及水神水鬼爲蜑民所特別崇拜外，其餘的與廣東民間一般迷信習慣相同。前人的著作中雖有蜑民祀蛇的記載，但現在的蜑民在陸居者屋內已多仿陸居人於室之中間較高處，建一祖先神樓，神樓之下尙有地主龍神。在艇上，小艇如四柱大廳或小過四柱大廳的，都沒有神宮的設備，僅於新年前貼一「紅紙」於艇之前後，以表示天公龍神之存在而已。大艇如沙艇或較大者除前後貼紅紙外，艇之中間的右旁每有一小木架或木庵，木架上則多置香爐於架上，此外日常所用茶壺、茶杯亦多置在這裏。有木庵者，多有祖先神位，香爐在庵之兩旁，此外有供神之酒壺酒杯，或他種祭神用具如小油燈或燭臺等。庵背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前，且可隨時移動。

蜑民中有一種叫做醒婆的，專爲蜑民執行醫卜星相等職務，廣州一帶的醒婆，據調查所得，計有南岸五人，三人住艇，二人居陸。黃沙一帶六人，住艇。海珠橋西一帶九人，住艇。海珠橋東一帶四人，住艇。東關涌二人，住艇。上芳村二人，一住艇，一居陸。下芳村一人，住陸。河南新填地一帶六人，住艇。河南海珠橋西一帶三人，住艇。河南海珠橋東一帶八人，六人住艇，二人住陸。大涌口一帶三人，一人住艇，二人住陸。石涌口二人住水棚。大沙頭涌至游藝會三人，住艇。六合堂一帶二人，住水棚。東勝坊一帶（卽頤養園的東北便）二人，住水

棚。夏源社（即北沙）一帶一人，住水棚。沙尾一帶一人，居陸。沙南一帶二人，一住陸，一住水棚，山村一帶（即花地對面）八人，二人住艇，二人住水棚，四人住陸。

又有類似的巫覡，疍民迷信的很多。尚有類似道士的「南巫」。「南巫」多保陸上居民，廣州沿江一帶，專為疍民禱祝或執行各種迷信事項的南巫，計有：山村一人，下芳村一人，南岸二人，東關一人，大沙頭涌一帶二人，河南尾二人，大涌口三人，六合堂二人，沙南一人。

因為疍民迷信甚深，上述醒婆、南巫等在疍民社會裏不但普遍而且佔着重要的位置。他們往往藉此擁有豐裕的財產。女巫在廣州沙南的，其中有一位每年獲得三二百元謝神的報酬，可見其人息之豐了。在廣州有幾艘專為疍民作齋建醮的道館船，道館船的收入也不惡。較為充裕的疍民，每次請道士女巫來做功德的費用，往往在二三百元左右。

此外，疍民對於算命風水的迷信，並不亞於廣東一般民間。其他迷信風俗，與漢人相同，茲不復贅。

第九章 蜑民的生活

一

研究蜑民的生活是一個頗饒興趣的問題。我想把他們的住，食，衣，娛樂，合會組織，衛生，與俗各方面分別作簡略的敍述。現在先從他們的住所說起。

蜑民的住所大概可分為屋，棚，篷，艇四種。住屋的事實上已變為陸上居民。在廣州二沙頭的沙南，沙北，大沙頭的沙那，住磚屋的各有百數十家；也有住木屋的，但為數很少。此外廣州北江兩岸和別的地方，也偶有蜑民在岸傍建屋的。三水河口也有幾十家。至於香港澳門各處，為數當更多，可惜不易調查，確數我們無從知道。他們所住的屋，與普通陸上居民所住的沒有多大分別，不過稍小一點。但也有一廳一房，還有廚房。房屋或也有蓋樓的。因為臥房多只有一間，所以父母子女的眠床都排列或是相接在一處。有這樣的磚屋居住的蜑民，已經算是最幸運的了。在沙南，磚屋每間約值一千元左右。但他們的磚屋多數已陳舊不堪。因為他們的生計日益窘迫，十餘年來在廣州的大沙頭及二沙頭新建磚屋的，幾乎是找不出來。

棚是傍水建築的，後面接近堤岸或磯圍。全部基礎，都用杉木，插入河邊沙泥中。普通高出水漲得最高時一尺左右，故在水漲時，從遠處看去，好像是浮在水面的一樣。水退之後，可

見細底的泥沙。此種棚欄，多用雜木建造，地板厚約五分，屋頂有用瓦的，也有用松樹皮或白鐵片的。棚分兩層，內層用杉木，外層多用松樹皮。棚作長方形，普通長約兩丈，廣約一丈，多分爲四部分：第一部爲乘涼處，圍以欄杆，且有小木梯，於河水退時，可以直下河灘。第二部爲大廳。第三部爲臥房。第四部爲廚房。這種棚欄，收拾得很清潔。在大江旁邊的，真可當做一絕好的避暑所。棚裏各種傢具，極爲簡單。普通每間建築費約需四百元左右，材料較好房間較大的，約需七八百元。最小的棚長僅五六尺，闊三四尺，高不過四五尺，真小得和鴿籠一樣。

廣東通志雜錄云：「蜑人瀕海而居，世世以舟爲宅，餘者架竹爲簰」。可見蜑民的簰居是「由來已久」的了。但現在的簰，既不限於用竹架做，也不一定是蜑民或蜑民之行者的居所。在西江上游各處的政府機關，如梧州的航政局，海關，以至碼頭貨倉，都是住簰的。我曾在遠離河兩岸如大城等處，見有不少用簰以爲別墅的，其構造的精美雅緻，皆非貧窮的蜑民所能夢想得到。蜑民所住的簰，據我們調查所得，爲數很少。在廣州河面，僅見數所。而用這些簰還不是完全用作住所的。東江方面。如惠州附近也可以找出幾所。至於西江上游，如都城，梧州，也很寥寥。

簰是浮水的屋，其底身或用木，或用竹，緊縛成四方形或長方形。厚約五寸至一尺。現在的簰多用木造成兩三層形。敷板於上面，使能浮於水面，然後建屋於其上。所用各種材料，與

木棚無異。屋形和平常的屋一樣，惟稍小一點。稱之爲艇船與木棚之混合品，實很恰當。因其上部像水棚，而下部像艇船之浮於水面。隨潮水的漲落而高低。艒多停泊近岸，也有在中流的。必要時，可以隨便遷移。

上面所說的陸上的屋，傍岸的棚，及水上的艒，都只是一小部分蜑民才有的住所；而且事實上，住艒，住棚，以至住「屋」的蜑民，多數還有艇船。有的簡直把艒，棚，和屋當做別墅。有些雖有了棚，而仍然愛住在艇上。有人說蜑民住所的進化，是由艇而艒，由艒而棚，由棚而「屋」。這也許未必盡然，但是艒較近於艇，而棚又較近於屋，則是事實。至於艇之於「屋」，已很顯明的表示出水居與陸居的分別了。

艇船的種類很多。廣州市公安局及航政局都有不同的分類。比較詳細的，要算民國二十一年廣州市人口調查委員會根據海珠分局的分類而加以改訂的分類表。今錄之於後：

(一)紫洞艇：紫艇。

(二)樓　船：民船。

(三)廚　艇：菜艇，辦船，廚船。

(四)營業艇：竹艇，粥艇，膝衣艇，炭屎船，茶居艇，唷嗏艇，食物艇，飯艇，魚艇，風爐艇，道館艇，蕃薯艇，麵食艇，收買艇，酒艇，肉艇，粉艇，理髮艇，寶物艇，瓜菜艇，小販艇，沙船，牛肉艇、竹篙艇，酒艇，工人艇，

工作艇，賀香艇，花艇。

(五)沙　艇：即渡客遊河及住宿之艇，住客艇，客艇。

(六)什舲艇：渡頭艇，埗頭。

(七)大瞪艇：即四柱大瞪。

(八)妓　艇：即娼艇。

(九)挖沙艇：坭艇，砂坭艇，砂艇，水坭船，濬河船，絞沙艇。

(十)貨　艇：大艇，葵蓆艇，火水艇，蓆艇，牛骨艇，糖船，谷灰船，石仔船，煤炭船，大煤船，運柑船，火柴艇，二水船，中艇，缸瓦船，貨船，載包船，運草船，磚艇，石艇，省港船，火載艇，燃料艇，小艇，什貨艇，草船，纜船，葵船，籐艇，石灰船，灰柴船，鹽船，菓蕉船，燒船，開艇，茶艇，運石拖船，大小石、豬、牛、豆、紙船，葵蓆船，米蓆船，油、糖、谷、米船，糞草艇，雞鴨艇，水纜艇，三桐艇，吉水艇。菓欄艇，航尾船，芋頭艇，運油艇，煙葉艇，運碗艇，扁頭船，駁載艇，西瓜扁。

(十一)洋舢舨：洋舨，三舨，舢舨。

(十二)電　船：電船。

(十三)橫水渡：橫水渡。

(十四)火輪船：火船仔，鐵船。

(十五)用料船：糞尿船，牛糞船，垃圾船。

(十六)渡　船：陳村船，東莞船，毆艇，墟船，蘇江船，民船，佛山船，街艇，長船，什江船，惠州渡（他來羅行艇）

(十七)水　寮：水棚，住家棚，木寮，船廠。

(十八)杉竹排：水排，木排，竹排，木船，木艇，看杉竹船，杉尾，桃船，杉艇，杉牌艇，運竹艇，放排小艇。

(十九)漁　艇：捕魚艇，打魚艇，蛤艇，蝦艇，蜆艇，取魚艇，魚水艇，攞蜆艇。

(二十)其　他：乞兒艇，福音船，爛船，花捐艇，乞食船，焚死畜船，無名船艇，差遣船，江頭船，關口艇，紅眼畫船。

表中第九類的濬河船，第十二類的電船，及十四類的火輪船，第二十類的福音船等，其火伕或水手，雖有不少蜑民，但不能算是蜑民的住所。又如第十七類的水寮等，也不能算是艇船。此外有些蜑民艇船也許不一定是蜑民的住所。

普通艇船可以分為三部分：即首部，中部和尾部。首部地方較小，其大者間有小艙，然為數甚少。多半只為搖櫓之用。尾部較大。廚房用具，掉櫓，掌舵，飲食，休息談笑，以至睡眠，多在這裏。中部最大。大艇則載貨，小者載客。沒有客時，飲食坐談，也許在這裏。其最

小者如四柱大艇，日間載客，夜間就爲睡眠處。

大艇如貨艇，後面多有小艙，尾部艇面有蓬蓋以禦太陽風雨。小艇的中部與尾部皆有蓬蓋，首部是露天的。兩旁也有完全遮蓋的。否則僅於夜間及有風雨時始用帆布或草蓆遮蓋。首部多有可以隨便移動的小木門。也僅於夜間或有風雨時，始裝置起來。

以艇爲家的蜑民，起立的機會甚少，就是睡眠時，能够兩足伸直的也很少。因爲地方太小，而有時四五個人睡在一艘長不過一丈五尺，闊不過四尺的艇艙裏面，其擁擠情形，可想而知。

二

其次談到蜑民的飲食。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云：「蜑，海上水居蠻也。以……采海物爲生，且生食之」。又同治十年的番禺縣志：「諸蜑……婦女皆嗜生魚」。鄧淳嶺南叢述也說：「盧亭率食生物，以魚鮓爲饔飧」。現在，吃生海物的蜑民，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廣州河面有所謂「魚生粥」的，切魚成片，放入熱粥而食。但吃這種魚生粥的並不限於蜑民，而且事實上，「魚生粥」的魚經放入熱粥裏之後，差不多已將煑熟，不能再說是生食了。

據過去一般的著作，多說蜑民以「海物爲食」。如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四十二潮州府雜錄之五：「蜑人……惟捕魚，裝載以供食」。廣西通志謂：「宣化蜑人……以魚爲食」。現在蜑

民之「以魚爲食」者可以說是很少。除了捕魚爲業的蜑民以外。其他蜑民之吃魚的，已不多見。原因是魚比別的肉菜更貴，貧窮的蜑民自然少有財力來買鮮魚了。

蜑民的貧窮和他們得食的艱難，是過去各家著作所共同承認的。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蜑人條謂：「凡蜑極貧……得掬米，妻子共之」。吳方震嶺南雜記謂：「蜑民在春夏水潦魚多，可供一飽，常日貧乏不能自存」。這些話到現在仍舊可以適用，所以蜑民的飲食，仍舊是很簡單的。他們平常每日只有兩餐，早餐在八點至九點之間，晚餐則在四點至五點之間。但遇有工作時，早晚二餐都沒有定時。食物以米爲主。普通蜑民，每餐能吃米飯三大碗至四大碗。他們都沒有甚麼好菜吃，多數只有蔬菜與少許鹹魚。鮮魚肉類不是時節或入息特別豐厚的時候，少能購買。四口之家，吃飯時大概有一二兩豬肉煮的菜湯一碗，鹹魚一碗，鹹菜一碟。較充裕的人家，則加點雜菜，或鹽炒花生。男子於每餐中也有飲一點酒的，婦人則很少見。一般蜑民的飲食費，每日平均兩人兩餐約需銀五毫左右、其中米約值兩毫，柴油鹽醬又需一毫，剩下兩毫才可作爲購買肉菜之用，若以每餐計算，只有一毫。廣州的肉價，平常每斤五六毫之間，蔬菜每斤也要一毫錢左右。以一毫錢而想吃較好的肉菜，這是不可能的。他們近來入息更微，每日所得，多不出五六毫錢，除了兩餐之外，要想再有積蓄以爲不時之需，更不容易了。

蜑民衣的方面，極爲簡單。惠州志卷二十五，述楊載鳴語謂：「蜑尤艱窘，衣不蔽膚」。吳方震嶺南雜記謂：「蜑性耐寒，隆冬單衣，跣足」。其實還是因爲他們不能有衣服鞋襪以禦寒，而不得不忍耐。又如周去非嶺外代答謂蜑民「衣皆鶉結……羣兒聚戲沙中，冬夏無縷」。可見他們衣著的一斑。

近來各處蜑民的衣服，比之上面各家所述雖已較好，但較之陸上普通的人們，還是太簡陋。沙南有一位老蜑婦，年紀已有八十餘歲，而所穿的衣服，還是出嫁時的嫁粧。有一兩套已經補過二十多次了。在廣州河面一般捕魚的蜑民，有不少沒有上衣穿的，就是孩子也破爛不堪。至於小孩子，特別是男的，有許到十二三歲的還是一絲不掛。在偏僻的市鎮鄉村附近的蜑民，衣服的簡陋，尤爲不堪。

普通蜑民，除了結婚時有穿長衣綢裙的以外，男女所穿的衣服，多用土布，如大成藍，薯涼布等。顏色少有用白的，雖然女子的內衣多用白色柳條。普通衣服，一套約需銀二元。裁縫都是自己做。男子衣對襟，女子大襟。男衣較短，而褲較長。女子則衣長及膝，而褲則有短至膝上的。男女衣服，四時都是這幾套，冷時加棉衣於內。最冷的時候也有穿襪的，但是很少。

蜑民衣服雖很簡陋，但頗清潔整齊。一則因爲居住水面，洗衣服很爲方便。二則，他們的艇船多爲人客往來之所，所以不能不特別講究。

蜑民在艇上多跣足，較小的市鎮，蜑民上岸時也是跣足的。在廣州長堤一帶的蜑民，上岸

時多穿木屐或皮拖鞋，間亦有穿布鞋的。他們之跣足上岸者，一下艇就先伸兩脚入水洗濯，然後工作。蜑民婦女沒有纏足的，但他們的脚普通都較陸上人爲小，這也許是脚部運動較少的原故吧。

蜑民男人多剃光頭。女人已婚的多梳髻，未婚者多梳辮。在廣州西堤各處，也有三二剪髮的，這是例外，而且多是妓婦。圖書集成卷一千二百八十瓊州府部彙考載：「萬州蜑婦髻垂後，或插簪包金，戴平頭藤笠」。現在珠江流域及沿海一帶蜑民於結婚時，雖有多少頭飾，然很少戴簪。至於藤笠則每人必有一頂。男子也多有笠。間亦有用布傘紙傘的。幼年女子的髻辮，有用紅線緊纏的，又有包以線網的。他們很喜歡插幾朵鮮花於髻辮或衣襟之上。尤其愛戴白蘭花。替人耕田或住在小市鎮的蜑民，多用黑布包頭，間亦有用紅布的。此外、耳環手鐲戒指等比較少用。至於脂粉，除了一般公娼私娼外，簡直不是他們的化粧品。

四

蜑民因爲衣食住如此困難，所以很少有嗜欲。普通一般蜑民，日間稍稍抽煙喝酒，或是到最下等的茶樓去飲茶的，已算是有嗜欲的人。但就是這些嗜欲，也很少見，而婦女更少。在火輪中做工的男蜑民，也有習染於鴉片娼妓的，然爲數也不多。此外有的喜養小鳥，有的喜在艇舫上栽種花草，都只能算是例外。

同樣，他們簡直沒有什麼娛樂。在廣州沙南的蜑民，因爲多數居陸，而且經濟稍裕，所以還有多少娛樂，如音樂，戲劇，國技，象棋等，但是一般住在僅能容膝的艇船裏的蜑民，連這些娛樂也差不多完全沒有。其實他們整天工作，恐怕還不得一飽，怎能談到娛樂呢？假使一定要說他們有一點娛樂，那麼無非是釣魚和游水罷了。但是平常蜑民聚居一處，艇船密佈，魚當然不會到這種不安全的地方的，所以事實上他們又是無魚可釣的。水也很不潔淨，而不堪一游。所以世稱善於沒水的蜑民，現在竟有許多是不會游泳的了。

在一般雅人韻士的心目中，一葉扁舟，容與中流，蕩漾於清風明月之間，應該是神仙不易理想生活了。但一般蜑民都是天生俗人，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會有什麼好玩的。即使眞能領略清風明月的好處，但他們自早至暮，自春徂冬，甚至自生至死都是過着這樣的生活，也一定是「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了。

一年之中，蜑民之能稍稍休息或歡樂一下的時候，除了婚嫁喜慶，或重要節令外，就沒有別的機會了。

親戚朋友家裏有喜慶的事，他們就掉艇往賀，這不但得飽食幾餐較好的肴饌，而且暫時把工作放在一邊，可以歡談笑語一下。吳方震嶺南雜記說他們「婚娶以酒相餽，羣婦子飲於洲岸，兩姓聯舟，數十男女互歌爲樂。」現在互歌爲樂之風，已不多見。但結婚時，也有鑼鼓八音炮竹之類湊湊熱鬧。做「神功」是蜑民中一種求神賜福的儀式，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一種娛

樂。

節令之比較重要的，爲新年，清明，端陽，及中秋。他們的新年，當然是舊曆。終年勞苦，只有新年幾天最爲清閒快樂。所以平日無論如何節儉，新年總要浪費一點。貧家大概要費十餘元，稍裕的家庭也要費三四十元。香燭，元寶，是免不了的。豬肉及雞鴨差不多家家都要有。生菜，瓜子，糖果之類，也要購買多少。至於年糕，則由自己預備，且多有用以送給親戚朋友或熟識的顧客的。著者住在廣州河南怡樂村，村近水旁，共有二十餘家，來往省垣康樂之間，多光顧碼頭幾艘疍艇，每屆新年，這些疍民就多做年糕送給村中各顧客。

新年幾天中，或上岸遊玩，或到戲園賞戲，或在艇中以天九麻雀爲戲。此外探訪親朋，都在這三四天之內，而且也多只能在這幾天之內。

清明節是祭掃祖宗坟墓的節期。普通的疍民，三代以上的祖墓多已忘記，但父母或祖宗坟墓之爲他們所知者，也於這個時節中祭掃。他們掃墓的儀式也和陸居人沒有什麼分別。

據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八十瓊州府部彙考八載，萬州疍民「端陽午後，浴於河，披髮歸，謂之弔屈原」。現在廣州各處少見此風，惟龍舟競渡，也有疍民參加。疍民中，也有在這一天做粽子吃的。

疍民在從前有中秋節對月而歌的風俗，現在在廣州的沙面附近，到這天晚上，還有不少疍民婦女之善唱者，聚艇而歌。廣州人士之到河中賞月或喜聽疍歌的，多到這個地方，每一歌

完，聽者打掌喝彩，善歌者能繼續唱一二百首。

所謂節令，除了新年及清明外，端陽，中秋，正是疍民工作較忙的時間與入息較豐的機會。節令的娛樂，多只有陸上的人們才能享受，在疍民反而是特別勞苦的時候。

五

現在我們談到疍民的合會組織。因爲疍民生活困難，娛樂固無暇顧及，就是團體生活，也很不發達。據過去的著作所載，他們有里長，有首領，或分爲大罾，小罾，等十九色，現在已經找不到遺跡了。像三水的吳姓宗祠，更不能算是普通的現象，原因是他們自顧不暇，那裏還能參加團體生活。

然而他們並不是完全沒有團體組織。不過這組織大都是爲着互助大家經濟上的困難而設立的。像月會就是一個好例。他們因爲有時遇到特別事故，要用數目較大的款項，如製造新艇或婚嫁等，所以多入月會。月會有每月從一元，二元三元至四五元的。由他們中間信用較好的人當會首，管理一切。凡會員有急需的，可出較高的利息投得各會員所繳納的款項，然後在每次開會時依期繳還。據我們調查所得，差不多沒有一個疍民不入這種會，且有參加兩三個的，但普通總共每月也不過三四元錢，因爲近來做會首者，每多席捲潛逃，所以他們多願多做幾份會費較少的月會，以防不測。

又有所謂安人會者，是由一般窮苦的父母為預備將來兒子結婚的費用而組織者。這種會沒有定期，凡會員之一的兒子結婚時，其他會員須納銀若干，直至所有會員的孩子都結了婚為止。

又有所謂老人會。大約每月繳銀數毫，有一定的年限。會員死時，購買棺材及喪葬費用之全部分，或一部分，由會支給。他們生時雖東西飄流，萍跡靡定，然於死後卻欲得一棺一地，故蜑民很多對於這種會，都樂意參加。

此外如廣州沙南的蜑民有所謂起落會。與月會性質頗相類似，惟時期無定。何時有起落，則何時開會。沙南起落工人，還有廣東下河起落船包裝起落工會之組織。會中有章程，且於沙南教育極力幫忙，對於會員也有特別優越的待遇，但是這種會之在蜑民中，也只能算是例外。

沒有經濟上的互助意義而組織會社的，如三水蜑民，從前有過保安會。目的為保護他們的安寧及解決當地蜑民之糾紛。又如廣州沙南公所，也是為着這種目的而設立。參加的人，多是年齡較老的。但這種會社也很少見。在宗教或迷信方面的會社，如沙南的神廟，最初為土地廟，後來加了洪聖、天后、華光等神位。在民國二十一年，且費了五千元左右重新建築，比之三水的吳氏宗祠，尤為堂皇，而為蜑民中所不易見到的建築物。但是這種會社，都只限於一二個地方，不能當做蜑民中的普遍現象。

六

蜑民的飲食養料，雖如上面所說，極爲簡劣，然體格比之陸上的人，平均來看，強壯得多。這也許因爲他們水居，空氣較好，而且終身勞動，反而有益，故疾病較少。面色較陸上人稍黑，這自然是由於多受陽光所致，但也有不少生得皮膚很白嫩的。婦女的生理上雖與男子不同，但操作沒有一天間斷。生育子女後，也沒有好好的調養，且不久就要操作。但是普通體格也很強壯。在廣州河面及沙南各處，蜑民之患眼病的很多，近來嶺南大學醫科，曾特設贈醫處於沙南，一方面爲幫助他們，一方面爲調查病源。至今雖尙在研究之中，但好多人都相信他們所用的飲料和眼病有很大的關係。因爲廣州河面既充滿艇船，住居水上的人口多至十餘萬，平時屎尿及一切汚穢的東西，都拋在河裏，蜑民既用這種汚水以爲飲料，則微生物之侵入眼體，乃理所當然。實際上他們除了無意中得享受天然的新鮮空氣和被迫而操作的運動的利益外，對於衛生方面，不但不講究，而且實在不明白。何況卽使能夠明白，以他們的環境，也沒有法子來講究。

蜑民男子，壽命似較女子爲短。我們調查的結果，蜑婦中年在四五十歲以上而丈夫已死的頗爲不少。有的是病死，有的是因工作危險而死。但同時我們也知道，蜑民男子在婦死之後多設法再娶，而蜑婦在夫死後，多因子女關係，或他種原故，而再嫁較少。雖然在蜑民中婦人再嫁的事，未必像陸上人那樣的覺得失節可恥。

因爲蜑民沒有受過什麽教育，所以對於疾病多以爲是鬼神作祟，輕則焚燒香燭元寶以祈神

佑，重則請女巫說病源，請道士做神功。這種浪費往往多至幾百元。廣州市的女巫和道士，生意非常興旺。在沙南，居民人口不夠一千，已有兩位女巫。有一位住的水棚，在沙南要算是最大的建築物。她每年說病源的收入，總有好幾百元，這些錢可以說都是沙南一百餘家的金錢。而沙南人所以供給她這麼多的金錢，完全是爲疾病而請她說明是那種鬼神作祟的報酬。同樣，道館船裏的客人候待處，差不多每天都有不少的婦女童子，在那裏虔誠的請教於道士。

相信醫生的，大多數就中醫診治。原因是：一則中醫中藥價錢較廉。二則他們對西醫沒有信仰。在三水有一位青年蜑婦，手上生了一種容易傳染的皮膚病，我們給她一點西藥藥水，她的婆母因爲聽人談過西藥的功效，極力勸她一試，可是因爲她從前沒有見過藥水，始終不願試用。

廣州在二十年前，曾有一位南中國基督教艇船傳道會的特杜(Drew)女士，和一位中國西醫叫做劉英傑(譯音)的，設了一艘醫藥艇，專爲蜑民服務。這位劉醫生是廣東臺山人，家境清寒，二十二歲時，他的叔父帶他到美國去做工，他美國時很熱心去聽人說教，因而入教。後來他儲蓄了一些金錢，回到中國來，途中遇到一位要來中國教會醫院服務的醫生，他受了這位醫生的影響，乃決心在廣州學西醫。畢業後仍在校服務好幾年。因爲他對於蜑民的疾病很注意，所以特地籌設了一艘醫藥艇，他每星期用好多時間來爲蜑民醫病。據說在一九一四年，醫過七百三十人；一九一五年九百三十二人；一九一六年九百六十一人。這可見蜑民對於西醫西

藥已漸有信仰。可惜到了一九二〇年，這位醫生因積勞致疾，與世長逝了。此後雖有人繼續他的工作，然不久又因廣州戰事，和他種困難，終於無形中停頓了。

民國二十一年，嶺南大學醫科設一贈醫處於沙南的第三十二小學內。其目的在上面已經說過。工作方面，最先將第三十二小學裏的學生的體格，逐一詳細檢驗，同時學生及沙南人之有病疾的，也可以到那裏去診治。沙南蛋民，多在嶺南大學碼頭掉艇，對於西醫西藥的認識，比別處蛋民較爲深刻，所以沙南蛋民之來求西醫醫治的，也很踴躍。

七

蛋民的喪葬也很簡單的。他們既是生在艇裏，死時也是在艇上。凡人死時，多以四村大廳一艘，置尸其中，親戚朋友，則在別艇看守。多數能有一具棺材，太窮而生前又沒有人老人會的，則僅以草蓆包捲尸身而已。艇之四周，均須遮蓋。供奉香燭，然後開艇頭的小門。在艇頭伸出的篷蓋兩旁，掛兩個白色藍字燈籠。在福建閩江的蛋民，聽說將樱做的鳥，插在船頭的。貧窮的守候三天或七天就草草埋葬了，家境稍裕的，多待過了三七，然後埋葬。在這幾天內，除自己一家人以外，親朋亦多輪流幫助守候。日夜焚燒香燭，別有用各色紙做成的各種冥具，如船，衣服，鞋帽等。我還見過一兩家有用紙做成轎子和車子的，我曾問他們：水居的人，用卅已够，何必要轎要車？他們的回答是：有時要到陸上去，且死後埋葬在陸地，免不得要用這

些物件。此外元寶等類的東西，均於埋葬之前，時時焚燒。

稍爲充裕的人家，還要請道士或和尙（廣州少見蜑民請和尙，聽說福州多有）在廚艇或紫洞艇上念經做法。前年在廣州附近有一位曾到南洋當過娼妓的蜑婦，頗有積蓄，年僅三十餘，大約因病去世，其家人大事舖張，請道士做了好幾天法事。他們以爲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消除生前所受的各種痛苦及屈辱，且使來世更能够託生於一個比較淸白的家庭。這樣看起來，賣淫是一種賤業，乃是他們所特別感覺到的。

死者的家人雖少穿喪服，但女子多以白巾包頭，或束於腰部；男子則戴白帽。女人須念哭詞，但除了最親切的家人以外，其餘念哭辭的，幾乎是一種形式的做作，有些年靑女子念完哭辭之後，一點眼淚都沒有，她們不過當做山歌唱着玩罷了。

蜑民對於風水也很迷信。除非貧到不得不葬在公地裏，稍爲充裕的，都要請一堪輿先生，找一片好風水的墓地。好多蜑民，祖宗的坟墓在那裏都不知道，但他們卻大談其祖坟的風水。假使有人問他們：你怎麼知道風水好不好？他們的回答是：這是父親講給他們聽的。

死後應該得一片淸淨墓地來安置其屍體，是一件爲蜑民所覺得很重要的事。如果結婚是他們覺得人生最重要的事，那麼埋葬的墓地就是他們一生第二件重要的事情了。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他們一生，除了設法儲蓄錢財來娶一個妻子外，第二可以說是爲棺材和墓地的儲蓄了。一個人死了的喪葬費用，少也要數十元，多至數百元以至一千元以上。

第十章　蛋民的歌謠

蛋民是很愛唱歌的。李調元在南越筆記卷一粵俗好歌條云：

蛋人亦喜唱歌，婚夕兩舟相合，男歌勝則牽女衣過舟也。

其實蛋民唱歌不只限於婚夕，他們平日搖舟海中，觸景興情，隨時隨地，都有歌唱。尤以女子爲甚。俗諺所謂：「搖櫓唱歌槳過滘」正卽指此。所以蛋民足跡所到的地方，都流傳着他們的歌謠。

蛋民的歌謠，據說淵源甚遠。可惜少有流傳。歷來載籍記述的蛋歌，只有李調元粵風第一卷中所載的三首，其中一首是這樣的：

鹿在高山喫嫩草，
相思水面緝麻紗；
紋藤將來作馬騎，
問娘鞍落在誰家？

這大概屬於情歌之類，然係廣東何地蛋民所作，則殊無可考。

其次，乾隆間花溪逸士編的嶺南逸史第三卷第十回中也載有蛋歌四首。現在我們把它抄錄

如下：

手撚梅花春意鬧，
生來不嫁隨意樂；
江行水宿寄此身，
搖櫓唱歌樂過滘。

官人騎馬到林池，
斬竿削竹織筲箕；
筲箕載綠荳，
綠荳恨相思；
相思有翼飛開去，
只剩空籠掛樹枝。

雲在水中非冒影，
水流影動非身情，
雲去水流兩自在，

雲何負水水何緊。

撥掉珠江十二年，
慣隨流水逐嬋娟；
青蘋難種君莫種，
慨雨堪憐君莫憐。

這四首所謂蜑歌，詞句文雅，或係文人仿製或刪改，未必盡係蜑民所作。但就使係文人仿製或刪改的，大致仍未失去蜑歌的風調。

到了現在，蜑民的歌謠，往往隨各地的方言而異，福建沿海一帶的蜑歌，固然與廣東的蜑歌不同，就是廣東潮州的蜑歌，亦與廣州一帶的殊異。福蜑的蜑歌，我們今日所知較少，鍾敬文先生所著的蜑歌一書，其中所採集的大致上卻是限於廣東惠州一帶的。

著者年來於廣州沿江一帶的蜑歌，曾注意搜集，所得不下百首。可惜七七事變後，遺失多半。現在所存者，不過一小部分。茲特把它分別整理敍錄於下：

廣州蜑民的女子，大多數是很好的歌手，有一首流行的歌謠是形容她們的，名叫做蜑家妹賣生果，如下：

你如果妖嬈，整得咁排頭，（咁排頭；這麼華麗也）時常賣俏惹人嬲。（嬲，愛也）
你妝扮咁消魂，睇睇到透；（睇，值得也）
唔搽脂粉格外風流。（唔，不也）
做乜你頭花紅辮團成珠，（做乜，爲什麼也）
耳環翠色半含羞？
一雙淫眼襯住櫻桃口，
個件藍衫益發惹人愁。
懷裥着胸前遮住兩臼，（兩臼，乳也）
一定係香港扣在襟頭。（蜑民多以香港銀幣作鈕扣）
下着烏褲一條光到滑溜，
青蓮褲帶露出兩個絲球。（青蓮，紫色也）
脚鈪打成蓮子鈕，（脚鈪，脚圈也）
水磨雪白足蹄頭。
你行動猶如風擺柳，菓籃水挽咁就兩頭遊。
聲言香荔兼共糖蓮藕，

番蕉芬角潤得你嚨喉，
沙梨更兼桑麻柚，
荔枝杧果美味珍饈；
啜姿熱透依開口，
重話有榴一對送你心頭；（重話，還說也）
至好係西瓜，君呀，你紅都食透，
恐怕你甜橙得食又番頭；（番頭，回頭也）
有圍楊桃真正滑溜，
有樣香甜龍眼出在平洲；
白欖心思肯不歇口，
菠蘿蜜味會水流流。
菓色咁多問你邊樣中意來消受？（邊樣，那一樣也）
佢重乍作嬌聲言語弄出鶯喉。（重乍作，還作作也）
或時倚在你煙床口，
放斜淫眼把你魂勾；
個陣荷包亂踭共佢細講情由。（個陣，那時也，踭，動搖也）

好似火凭乾柴燒到透，
走埋靜處共佢訂咁幼；（埋，近也）
點曉得佢係疾女宗師把你三代來根究？
他日鼻淰淰眼請請對兒心髮；
不滿百日手指又攣，面會打冃，（打冃，結瘤也）
行運到脚板穿時更重愁，（行運，指傳染，脚板，脚底也）
就係唔會發瘋防佢花柳；
千祈不可共蜑女交遊！

每年舊歷中秋節，可說是蜑民重要的娛樂節日，在明月之夜，他們把艇船在一起，唱歌爲樂，他們叫做唱「姑妹」。男女蜑民，這時候就是他們施展技能的時候了。在廣州市的石涌口，南石頭一帶，都舉行這種集會。

「唱姑妹」的時候，一任外人鑒賞。有些在紫洞艇上，更舉行唱姑妹比賽，外人進去歡賞的要到艇上掛號。而且備有獎品。

據說在廣州石涌口一帶「唱姑妹」最好的蜑民有如下諸人：

陳大口，大口金，八妹，生果滿，煙屎鴦，桂好。而他們的優點是：

陳大门：聲音清亮，花樣繁多。

大门金：音散帶嗓，多插笑話。

八　妹：音聲細嫩，語多相關。

生果滿：聲音響亮。

煙屎舊：喉音多變，大小相和。

桂　好：聲音不平，語多滑稽。

此外尚有生果榮，雲吞財，生鬼發，亞八，清妹，大聲婆（卽亞拉）等亦甚佳。

唱姑妹，有男女對唱，有男或女獨唱，有時先由男子獨唱，唱到中間由女子答和。廣州石涌的蜑民所唱的是：

自唱：

今晚嘟啲月光將圓亮呢姑妹，（嘟啲是襯音）

我的嘟啲生果好新鮮囉喇，

而家嘟啲半夜三更人將散呢兄哥，（而家，現在也）

各位嘟啲朋友想買就開聲囉喇，（開聲，開口也）

香蕉嘟啲沙田甜柑透心呢姑妹，

妹呀嘟啲邦襯格外平囉喇。

呀哥你唱的歌眞有意呢兄哥，
弟係唔比得咁好高才囉喎，
兄你係有心共我講囉義呢姑妹，
我而家獻醜失禮兄台囉喎，
兄嘟啲唱情令我學呢兄哥，
學來學去嘟啲似你四爪扒沙囉喎，（四爪扒沙，言其笨拙也）
扒來扒去凸出頭又綠呢姑妹，
綠頭是帽一隻大烏龜囉呢。

對答唱：

烏龜的名是你妹俾我的囉喎兄哥，
你唔鬧你妹你嘟啲來鬧人囉喎，
我起東堤你妹來褸我呢姑妹，（起，在也，褸，挑撥也）
帶埋街去你係我舅爺囉喎。

大口金在河南唱的鹹水歌如下：

自唱：

今晚的十五月光人共賞囉，姑妹，
我嚟請位姑娘呢傾吓談囉啊，
邊位啲朋友來唱吓姑娘呢，兄哥，
唱完姑妹共你賞吓月光明囉啊。

對答：

我都賞完月光來玩耍吓囉，姑娘，
有姑娘都同我玩耍好開心咯呢，
各位朋友聽見好歡喜呢，兄哥，
見我都來要請大家都來咯呢。

答：

賞月啲高興人人有的呢，兄哥，
月神嚟啲唔想你哋所爲咯呢，
好多朋友唔聽你的醜話囉，姑妹，
醜言醜話嚟得罪姑娘咯呢。

對：

哈哈哈嚟哈哈哈真好笑呢，姑妹，

我喜歡聽你啲嘅音如鶯唱咯呢，
滴滴潍潍嘟啲鶯音令人敬呢，兄哥，
姑你嘟唱出來我聽出耳油咯呢。（聽出耳油，形容其音之佳也）

答：
你嘟啲流耳油係生大毒呢，兄哥，
你的大呀毒好似發大瘋人咯呢，
你的發瘋巡警來鎖你去囉，姑妹，
拉你嘟的發瘋院見吓閻王咯呢。

對：
我你嘟的發瘋你都摟我耍呢，姑妹，
耍埋今晚又共你吓蝦魚咯呢，
蝦又蒸時魚又炒啲咯，兄哥，
蒸蒸炒炒嘟共你同樣咯喇。

生果榮又與桂好對答唱的蛋歌如下：

榮：
桂好你坐嘟坐在艇頭來賣俏囉，姑妹，

猶如我嘟的生果入心嘟甜咯呢。

桂好：

人坐艇頭嘟的來貨呢，兄哥，

不以你嘟啲賤格亂車來囉喇。

榮：

我嘟一片眞心嘟的同你耍嘛，姑妹，

見你嘟啲秋波一射身都輭埋咯喇，

桂好：

而家你都身輭一陣你都身硬咯，兄哥，

明天你的屋企喊你的陰魂囉喇。（屋企，家中也）

榮：

如果都得妹眞心我都心甜囉，姑妹，

我就嘟啲從頭死在妹的身前囉喇。

桂好：

啋啋啋亞榮你死都關乜我事呢，兄哥，

而家你死作，忤作嘟啲執去埋囉喇。（忤作，殮工也）

唱：

佳好嘅有咁好情義啲令我愛咯，姑妹，

不如同我嚟買的生果啲做夥計囉喇。

「大山含在石涌口唱的罟歌如下：

今晚月圓人人共賞哩，兄哥，

賞完明月共哥起處傾吓談囉喇，（傾吓，談談也）

又有亞姑起處來做作哩，姑妹，（起處，在也）

睇吓佢靚過個貴妃囉喇，（靚，美也）

我共兄台我們遊月殿囉，兄哥，

各人可得一個歡心人囉喇。

賞月之時有亞姑來作飲哩，兄哥，

飲完有位亞姑遞月餅香煙囉喇，

執起香煙有火柴冇餘盡哩，姑妹，（冇，無也，盡、擦也）

請姑借一個火柴餘盡吓囉哩，

香煙眞係索得滋味囉，兄哥，（索，吸也）

索完之後共姑遊吓河囉喎，
各位哥兄遊河有姑伴囉，
我哋遊河有亞銀相隨囉喇。（我哋，我們也。）

聽見亞姑望佢我來叫囉，姑妹，
叫我快的過亞姑艇來囉哩，
來到艇頭拖我上艇去哩，兄哥，
斟茶送煙叫句吓大少囉喇，（大少，少爺也）
我好心歡同姑揸吓手哩，姑妹，
又刁眼角兩家笑起來囉喇，
姑笑之時身都鬆曬囉，兄哥，
尤如仙子來伴嫦娥，囉喇，
神女有心都襄王有意哩，姑妹，
兩心從願共去遊河，囉喇。

在香港的蛋民，他們又有一首最流行的鹹水歌如下：

女唱：門口有菠摩囉菜；兄哥，唔聲唔盛走埋來。（註：菠，棵也）

男唱：甕菜落塘唔在引，姑妹，二家情願使乜媒人。（註：使乜，用什麼也）

女唱：番鬼識當唐人坐落；兄哥，哥歪二字趕兄台。（註：識當，Sit down也，哥歪，go away也）

男唱：番鬼花邊唐人打印；姑妹，有心撩我莫向撩人。

女唱：番鬼推車錢銀世界，兄哥，無錢大纜絞唔埋。

男唱：番鬼黙中籮戲稱；姑妹，當初唔肯莫應承。

女唱：番鬼洋煙唔好食，兄哥，食煙容易戒煙難。

男唱：番鬼洋煙從無辣，姑妹，單心來共妹癡纏。

女唱：番鬼川頭四個禮拜；兄哥，但逢禮拜要哥開來。

男答：番鬼應中未有打印；姑妹，送完番鬼去唐人。

女唱：香港生涯還有老契；兄哥，貪新忘舊打醒精神。（註：老契，情人也）

男答：香港有間大纜鋪；姑妹，買條大纜帶住艇旁。

女唱：香港有間白米鋪；兄哥，打石白米養姑娘。

男答：香港有間打銀鋪；姑妹，打條銀鍊帶妹埋城。（註：埋城，上城也）

女唱：香港有間綢緞鋪；兄哥，買齊綢緞做衣裳。

男答：香港英銀籮戲稱；姑妹，家中唔願惡應承。（註：惡，難也）

女唱：香港生涯還要到底；兄哥，有妻懷念莫把妹爲題。

男答：香港花街情太重；姑妹，誰知今日大不同。

女唱：香港熱頭人曬壞；兄哥，勸哥莫做水面生涯。

男答：香港姑娘無個義氣；姑妹，眞心從此結合佳期。

女唱：上東落西攜帶小妹；兄哥，帶埋小妹去到江湖。

男答：上東落西欲攜小妹；姑妹，海波浪大我姑惡行。

女唱：頭槳可掌尾槳可掉；兄哥，丟低二槳共哥商量。（丟低，放棄也。）

男答：有水行船無水食；姑妹，有姑同講無姑同床。

女唱：正月娶妻二月帶妹，兄哥，娶妻容易帶妹虛閒。

男答：落雨擠遮攜熱扇；姑妹，共姑攜手萬千年。

女唱：我哥有情還有義；兄哥，有情有義等哥開來。

男答：香港髻髮自己作賤；姑妹，將身作賤醜陋生涯。

女唱：香港賭錢大馬路散；兄哥，哥你風流不顧妹淒涼

男答：香港生涯容易散；姑妹，散極留番養妻兒。

女唱：上海有妻，下海有妹，兄哥，兩盅白飯任哥施爲。

男答：岸上姑娘人俏雅；姑妹，千金難買水上繁華。

女唱：手巾樓頭鹹水妹；兄哥，長髮大髻淡水姑娘。
男答：渤姑少年唔好咁壞；姑妹，老來個陣向乜誰攜。
女唱：轉入羅帳無乜計帶；兄哥，衫褲除下任哥施爲。
男答：入到雞幃唔係計帶；姑妹，眞心說話「個件」爲題。
女唱：新勾老契還要到底；兄哥，莫話半姑把妹丟離，
男答：切薄沙梨一個咬啖；姑妹，將心丟卻欲捨難離。
女唱：七月指甲八月欖豉；兄哥，攬妻容易攬妹虛閒。
男答：擠水上山淋月桂；姑妹，種生月季伴妹羅幃。
女唱：馬蹄批皮唔批頂；兄哥，當撈人仔四海標名。
男答：你眼瞓來我眼瞓；姑妹，出如新會隔香山。
女唱：番鬼新爹唐人禮拜；兄哥，但逢禮拜要哥開埋。（註：新爹 Sunday）
男答：不時開來無乜計帶；姑妹，眞心話「個件」爲題。
女唱：不是貪哥容貌俏；兄哥，貪哥行動可消遙。
男答：先到福州後到上海；姑妹，但逢有信寄書來。
女唱：香港有間魚肉鋪，兄哥，買條魚肉與哥打邊爐。（註：打邊爐，火鍋也）
男答：紅毛大班無姑你份；姑娘，摩囉水手係你姑情人。

女唱：同哥摷錢夠如摷偕；兄哥，要哥攞米等火船埋。（摷，取也）

男答：前世食齋未有朗碟；姑妹，今生折隨呢段生涯。

女唱：衫袖裏頭藏白菜；兄哥，想哥唔到落水投河。

男答：初一唔來十五就到；姑妹，但逢五、十實開來。

女唱：一晚相交無乜實意；兄哥，眞心待你也亦噓開。

男答：番鬼花邊你想打印；姑妹，沙麖人仔無乜錢銀。

女唱：十兩半斤容乜易散；兄哥，常撈人仔莫咁縱橫。

男答：圓眼結緣緣份小；姑妹，買個西瓜共妹結大緣。

女唱：茶葉翻渣茶無味；兄哥，共你和番蜜餞沙梨。

男答：今晚開曬就曬；姑妹，剩番三頭五十買香油。

女唱：瓜子檳榔落滿碟；兄哥，生煙落錯水煙筒。

男答：落手相交情咁重；姑妹，肩挑背負為妹花容。

女唱：食了芋頭丟了芋頂；兄哥，廣東人仔四海聞名。

男答：你食了芋頭丟了芋頂；姑妹，花街人女極好人情。

女唱：七月銷差八月帶妹；兄哥，帶妹回歸做你老婆。

男答：有姑出兵日日勝；姑妹，光宗耀祖又拖雛。

女唱：頭髻唔梳話你懶惰：兄哥，梳光頭髻話妹勾人。
男答：鹹水姑娘繞髮散髻；姑妹，光梳頭髻淡水姑娘。
女唱：食粥梗心食飯梗脷；兄哥，食哥茶飯任哥施爲。
男答：燒酒大杯叫姑你飲；姑妹，要姑起筷把瓜子爲題。
女唱：淡水有姑鹹水有妹；兄哥，帶姑容易帶妹艱難。
男答：開廳席上講姑禮義；姑妹，猜枚搶飲要妹施爲。
女唱：鹹水姑娘唔係好散；兄哥，迎新送舊也虛閒。
男答：槳耳掉崩跌姑落水；姑妹，有姑落水無姑浮頭。
女唱：香港許多收命鬼；兄哥，把哥留住把魂迷。
男答：衫袖裏頭藏豆蔻；姑妹，丹心一片講風流。
女唱：大兄充軍二兄問吊；兄哥，三兄四弟去擠泥。
男答：你哥擠泥無乜事幹；姑妹，擠泥二字爲妹癡迷。
女唱：大海茫茫魚打泥；兄哥，五洋大海係哥山墳。
男答：你話海茫魚世界；姑妹，賭埋銀子俾妹山墳。
女唱：先買雞春後買鴨蛋；兄哥，兄預蓆袋後預籃。
男答：你肚娘胎你我打種；姑妹，孩兒落地爲哥香爐。

其次，蜑民女子出嫁的時候，她們的哭詞也很有歌謠的意味。蜑民女子當出嫁的前一晚上，她們召集她們的姊妹們聚集一起，放聲哭嘆，廣東的俗名叫做「開嘆情」。她們有一首十二月的嘆詞如下：

唉我妹呀，

正月水仙檯上擺呀，

還有石春伴住水仙頭呀。

二月桂花貴地種呀妹，

你姊學人閒話貴地長呀，唉衆妹囉。

三月白蘭過街叫佢買呀，

買來白蘭奉神前呀。

四月黃蘭難到低呀妹囉；

我難到底有乜誰知聞呀。（註：乜誰，誰人也）

唉我各位姊妹呀，

五月英爪有心人有義呀；

你姊有心咁就苦低連呀。

六月米仔米踏兩樣米呀，妹呀；
問你兩樣花名邊樣香呀。（註：邊樣，那一種）
七月玫瑰花香由我媽親手種呀；
官家看見全盆搬呀亞妹喎。（註：官家，指男家）
唉我各位姊妹呀，
八月金菊海棠來鬪豔呀，
我媽移佢到廳堂呀。（註：佢，牠也）
九月白菊花開開得含笑口呀妹；
菊花含笑我含愁呀。
唉我各位親愛呀妹喎；
十月大紅花開得滿園紅過冂呀；
紅花難縮我命長呀。
唉我各位親愛呀妹呀，
十一月桃花含蕊笑呀，
佢家歡喜笑我擔愁呀，妹呀。
唉我地親愛呀妹呀，

十二月臘梅花開年將近呀，
保祐我爺娘壽命延長呀。

又有一首名叫喊天九郎把天九牌的名字拼合起來成爲有意義的歌詞。如下：

（天地人）牌分拆散呀，（梅花）全白落黃泉呀。
（要六）連具常暗慘呀，（雜九）枉非慘斷腸呀。
（地八）分開常羈覽呀，（人七）無情分散開。
（鵝五）（大梅）歸地府呀，（至尊）開口嘆悽涼呀。
（長三）一對分離呀，（板櫈）分離我落陰呀。
可憐（要七）難見面呀，（三鷄）細小保唔來呀。
（斧頭）自古傳陽世呀，（紅頭）軍隊隔住冇歸期呀。

又一首叫喊三十六古人，是把「梅花」牌的名稱拼合起來的歌詞，如下：

（合同）開得嚴親話，（合海）（衆生）侍老人，
獨望父親（安仕）身康泰，（太平）平落百年長。
（月寶）保身長百歲，（明珠）兒女敍（三槐）。

呢枝壽命（天良）滿，（火官）歸位坐龍神。
（天申）名你歸原位，（青雲）得步上瑤池。
數十（臺高）難滿日，（占魁）難望轉回頭。
我心想尋雙親又難見面，（正利）懷思淚暗流。
咁嘅今晚（青元）歸一世，（萬金）難買我回頭。
（貝得）席上佳肴稱好味，（正順）齊來各鑒嘗。
（逢春）滿路旨來敍，（九官）倍我英雄，
（銀生）架胼分左右，千般（有利）興才源。
（元吉）四方方吉照，（光明）路上貴人逢。
（江祠）老少人康泰，（福孫）佳子壽延長。
兒孫他日攀（丹桂），（必得）榮華各自然。
想得（坤山）葬在龍门地，（茂林）發達子孫榮。

最奇怪的是：蜑民娶親，大約在晚上，這時女家親屬聚集歡飲，到了三更左右，男家的娶親的艇便搖到女家來。這時新娘要用哭詞來痛罵媒婆一頓，來表她不願離開自己的家庭，唱完，才進到男家的娶親艇去。她們的罵媒婆的哭詞如下：

唉！媒婆呀，你做媒婆唔得好呀，
人家女兒唔做你偏做我呀，你生子做賊；
生女來當娼呀，聽埋的錢財來養你個龜婆呀，
你做龜婆做過世呀，你心咁毒送人女子落閻王呀。
而當過新嫁的姑娘、梳頭時也哭罵媒人，其詞如下：
新梳梳頭頭肉痛呀，自己梳頭鬼咁自然呀，梳斷乙執要你績呀，梳斷二條要你倍呀，倍
金倍艮世唔要呀，倍番金絲頭髮來打扮呢個大烏龜媒婆呀。

蛋民有人死了，家族哀哭，他們的哭詞也頗類似歌謠。茲錄數首如下：

哭母

你女驚天動地啊，
我驚六動地避歸黃啊，（黃，謂黃泉也）
我乍醒朦朧世唔估啊，（世唔估即想不到之意）
唔估親娘咁早上下亡啊！
個陣你陰路好行陽路別啊！
個陣你陰司條路且長行，

蜑民結婚之夕，大張筵席，親朋會飲，飲畢，便鬧新房。鬧新房時，各人對新娘唱種種歌謠以取樂，這些歌謠是很美麗的，現錄數首如下：

四海三山八洞仙，
九牛五虎一齊眠，
二姊七姑詩六友，
周圍十五月團圓。

手執鵝扇兩便西，（西，即搖動）
借問深抱幾時歸，（深抱，即新婦也）
一定昨日好番歸，（番歸，回家也）
歸來好心事某某，（某某指新郎）
拍手而做到眉齊。

茶就我茶，揸就你揸，來就我家，
顧住我家，同心合意，結子繁華。

八仙檯頭一盞燈，
燈燈兒開兩粒仁，
你女掛娘兒掛毋啊！
做乜你一便心腸你別兒啊！
做乜你兩目閉埋唔掛女啊！
女難爲女兒掛跟娘啊！

哭妻

我妻妹啊，
記得初歸第一個晚呀，
我口火舊冰糖畀你嘗啊！（畀，給也）
你唔念子情，情太淡！
你唔好留命在陽台啊！

媳哭家婆

唉，第一杯，今夜報兆年呀安人，
將射箭呀安人，

壺中好處萬諾君老酒倘眞情呀。（萬諾君，令酒之神）

第二個係張四嬌鳳四姐走去後樓買酒呀。（張四嬌鳳四姐，死者之婢）

女日當个無二樣呀安人，

你子女好似金英流淚恨親娘呀！（金英，古人，死時之悲者）

衆位聽過行好運，

出路相逢遇貴人。

蜑民戶籍中又流行着一種風俗，係年三月初一爲蜑家婆買力之日。因爲她們要搖船把櫓和男子一樣工作之外，還要生兒子，管家務，所須要的力自然很多。故傳說係逢是日必要把岸上人們的力買回去。買力的方法是在晨光熹微的時候，在船上向岸叫道：「一抵快，二抵快，姑娘婆嫂的力都來晒」（註：來晒，全部來了之意）（見貢獻雜誌四卷二期）這種也可算是蜑民很好的歌謠。此外又有檸檬仔歌，和新婦歌均是表現蜑民的實際生活，茲錄於下：

檸檬仔

檸檬仔，酸兜兜，亞哥撐船落廣州，廣州女仔學梳頭，四兩頭髮半斤油。

新婦歌

新婦出埗頭拜觀音，家婆睇見偸歡喜，家公睇見笑迷迷。